

容
路
溪
山

第三輯

宏海法師
著

正
趣
微
課
堂

目录

- 第一辑 成佛之道
印度佛教史
中国佛教史
佛教宗派
- 第二辑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略解
断恶行善
世界·轮回
《劝发菩提心文》略解
《二课合解》简介
- 第三辑 《地藏经》略解 001
《四十二章经》略解 105
《维摩诘经》略解 187
- 第四辑 《金刚经》略解
《心经》三解
《楞严经》趣味解
- 第五辑 浅说《法华经》各品大意
《肇论·物不迁论》直解
《大乘百法明门论》略解
《八识规矩颂》贯解
《六祖坛经》贯解

《地藏经》略解

《地藏经》略解（1）

佛弟子在因缘中，应当以广结法缘为根本。总的来看，法缘与人缘也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分别来说，我们这个国土中，人缘最广的是观世音菩萨，法缘最深的是地藏王菩萨。我们以结法缘为本，故而开班即首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经》影响广大，而且经文简洁流畅，读诵极易上口，内容信息又分明易懂，是很多佛弟子的人道因缘。然而《地藏经》的义理却极其深邃，每一品都在坦露现前心性，密不透风地直击心地法门。在讲《地藏经》之前，先引用祖师讲过的一句开示：“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人学习《地藏经》的诀窍，也是受持本经应该有的效果。

虽然从时间上论，《地藏经》是在讲《法华经》的同期宣讲的，但是从义理上论，却是直通《华严经》的境界，所以一般的流通本中，都会在前面附上《华严经》中的《觉林菩萨偈》：“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应知

佛与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段话可以说是通部《地藏经》的完美注释，也可以说是一代教法的旨趣。如果能把这几句偈语悟透，则学习《地藏经》就势如破竹，于事于理都无碍于心了。

如果尚不能悟，那我们还是依着本经的内容逐品讲起。在讲经文前，我们需要了知两条缘起线索：第一，佛为什么要宣说《地藏经》；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在此讲解学修《地藏经》。先来解析一下佛说《地藏经》的缘由。

我们常尊称地藏菩萨为“大愿地藏王菩萨”，说明大愿力是此尊菩萨功德的特色，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有他们的本愿，既是修行的初心，也是途中的助力，更是成就以后度化众生的筹码。我们读诵《地藏经》的每一品内容中，都有一位大菩萨或者护法来请佛问法，而且都是像文殊、普贤、观音、定自在王、虚空藏菩萨等一线位的深位菩萨。地藏菩萨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召力，能结如此殊胜的法缘，就是因为他的大愿功德。在《地神护法品》中坚牢地神讲：他曾经亲近过许多大菩萨，都分身六道行大慈悲度化众生，但是他们的愿力是有毕竟的，

只有地藏菩萨的愿力没有限量。这种功德主要来自他因地发愿的格局的巧妙，第四品中佛讲到：有两个小国之王，志同道合想度众生离苦得乐，但愿力体现得有点儿差别，一个国王发愿“早成佛度化众生”，另一个国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求先成而愿后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愿力的优势，这种“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格局，与佛所行持的境界不谋而合，以示现菩萨身份而行佛道，令他度化众生的事业连文殊菩萨都观不周全，甚至连佛都望不到尽头。所以佛说《地藏经》的第一缘由，是为了偏赞地藏菩萨大愿功德。

《地藏经》略解（2）

佛宣讲《地藏经》的第二缘由，是为广开度化众生折、摄两种方法，人性中的一些特点是概定的，虽然心知肚明，境界来了依然作用，佛正遍知的功德，观照到众生性情，有两种方法可以令其入道，便量情定作，说“苦法”令众生折服，说“乐法”来进行摄受，心怀慈悲来行摄受，展现威德进行折服。在经中讲到众生皆苦，苦到极致的在无间地狱，生到天人依然轮回，这正是依众生的习气而设的教仪。所以，在第一品刚开始就说：“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我们学习本经，要明白一点，知苦识乐并非浅显的分别心，而是在成佛之道上必须要有的正见。

佛说《地藏经》的第三缘由，是为了让闻者明了心地法门，运用于自我修证。从认识苦的内容，了知苦的生起，将苦的根本推进到究竟层面，苦乐的差别就是我人烦恼心的生灭，根本而言苦乐是相对的，并非决定的相状，问题来源于心的分别执着。所以一切纷纷扰扰的因果轮回，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念介尔之

心。正所谓世出世间的事相无非因果，世出世间的真理只有心性。我人在观望因果报应自作自受丝毫不含糊的同时，也要观照广大平等无差别的心性，这样才能运化“万法唯心”同时又“心唯万法”的事理圆融，并将这种觉悟时时刻刻保持在现实生活的场景中。如果久久形成力量，就可以依心改造命运，在自我修证的同时，还可发愿度化众生。

第四点缘由，正符合有情众生的感觉，《地藏经》这场法会，可以说是一场极具情怀又荡气回肠的托孤大典。众所周知，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刘备，在白帝城将其不成器的幼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照顾，希望他辅佐刘家的天下，因此诸葛亮也成为鞠躬尽瘁的千古典范。

同样，我们每一位凡夫众生，都可说是大慈悲父——佛不成器的儿子。世尊当时在双树林中入灭已经示现涅槃，而弥勒菩萨成佛还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生在八难之一“佛前佛后”的我人，将由谁来负责法身慧命！这是释迦如来最重要的一件后事，他把重担转放在地藏菩萨的肩膀上。在《分身集会品》中，佛对地藏菩萨说，“你看我累劫勤苦度脱这么多刚强众生，还有没得度众生，如果他们受大苦时你应该忆念，我曾在此忉利天宫殷切地嘱咐，让弥勒菩萨出世之前的众生，永离诸苦。”地藏菩萨回应佛说：“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

生为虑”。在《嘱累人天品》中，佛再次叮嘱地藏菩萨，“不要让三界众生堕恶道中，哪怕一日一夜。”地藏菩萨跪着合掌说，“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场托孤法会，之所以称为大典，是因为佛还叮嘱观音菩萨、普广菩萨、坚牢地神等全部来外护地藏菩萨代理佛的事业。当时弘一大师听到地藏菩萨数次白佛“不以后世众生为虑”时，触动佛子情怀而放声大哭。

当然，佛的菩萨弟子很多，为什么单单传法于地藏菩萨，也是本经的一个旨趣，因为四大菩萨中，唯有地藏菩萨现的出家僧相，这也表明“住持佛法本在僧”的宗旨。

《地藏经》略解（3）

讲完佛说本经的缘由，再了知一下我们学习《地藏经》的几点缘由，希望学习本经，能够起到树立正见、增长净信、堪当法器、得圣加持、导归净土的作用。

之所以要“树立正见”，是因为身处末法时代的我们，有太多走偏的机缘，在学修路上一不小心就误入歧途：比如误解诵《地藏经》能招鬼神；又说白天可以读，晚上读诵则不吉祥。要知道一切大乘经典，只要发心正确，在任何时候都是吉祥因缘。还有民间一些有关对地藏菩萨的见解，也令人不知道如何是好。比如农历七月三十地藏菩萨生日，许多人会在住宅前后插满香烛，意为供养“地”藏菩萨；还有一些地方在这一天不倒洗完的脏水，害怕染污了地藏菩萨，难道平日菩萨就不在么，只待在地下不能在虚空；更有甚者认为地震动时，是地藏菩萨挑度化众生的担子太重了，正在换肩，于是磕头不止，虽然虔诚，但是用错了见解反成迷信。所以学习《地藏经》，首先要破除这些邪见迷信，引入佛法正信正见。

之所以说“增长净信”，是因度化众生讲经闻法，为

令人未生信令生起，已生信令增长。比如习惯了以万物之灵自居的人类，就很难客观平等地看待六道有情，以及整个宇宙众生多样化的存在。特别初学之人，读到“无量亿天龙鬼神，亦集到忉利天宫”，或者“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饮食神、草木神”时，会下意识地觉得天方夜谭一般，不能接受，实际上都是认识太过狭劣，不能容忍众生共存而生的排斥反应。但是六道轮回、前生后世、芸芸众生，不是佛专属的创意，《地藏经》中所描述的场景，正是宇宙实况的现场直播。于此生起正信，才是人道之机。

之所以说“堪当法器”，是因为我们的色身以及所具的六根门头，既是整日造业的工具，也可以反转为修道的法器。本来属于自己的法身慧命，却因无明烦恼的覆盖而无法现前受用，犹如镜子不擦就没有照物的功能。因此要相应从本经中提供的修法中入手，或者受持读诵，或具听闻功德，或持地藏菩萨名号，或礼拜、供养、恭敬、塑像，种种所设方便法门，既可以让我人依因果而行一切善，也可以依心性而离一切相，所谓的法器，无非从这两门入手。

之所以说“得圣加持”，是因《地藏经》的法会，虽然是本师释迦佛在两千多年前，在忉利天宫的现场演说，佛在彼时讲，我人在此时听，中间隔着很大的时空间距。

然而若能从心地起觉悟之力，认识到时空实际上是我人最大的错觉，观想打破时空坐标的距离，此时此处与彼时彼处则完全是一处，我们现在学习本经的因缘完全同步释迦如来讲法的现场，我们也在参与忉利天的法会，地藏菩萨也会入到我们现在闻思的法缘，好比灯与灯之间光与光交错一样，能够在现前得法会圣众的不可思议加持。

之所以说“导归净土”，虽然学习的经典内容各有侧重，但希望行者最终往生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的共识。本经以地藏菩萨为法主，没有正说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的消息，但实际上地藏菩萨的大愿与阿弥陀佛的愿力堪称一辙。具体情节中也有令端坐思维佛名号，而得念佛三昧的功德；也有堕入地狱蒙女救度，转生“无忧国土”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佛千经万论同宣净土法门，《地藏经》也正在“千经”行列之中。

综上所述几点，可作为我人学习本经的参考报告，当然佛经有无量妙义，随众生领悟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观成峰，一一皆是庐山真境。只因“法无高下，契机则妙”而已！

《地藏经》略解（4）

我们先对前两节课作一总结：首先说服自己深信因果；其次若心在道则努力明心见性；第三意识到法脉传承的重要；最后以净土为根本归途。学习《地藏经》的经意大致如此。本讲的课程我们从经题开始讲起。

本经的全称为“地藏菩萨本愿经”，题目中已经体现出来经文的两大殊胜：“地藏菩萨”属于人殊胜，累生累世修因证果过程中，每一生都以发大愿心救度有缘为资粮而成就的菩萨功德；“本愿”属于法殊胜，大家仔细阅读本经的内容，会发现菩萨的根本愿心一次较一次弘深，一次比一次恳切，“大愿王”的称谓名符其实。经中提到本经的异名，又叫“地藏本行经”，意为有愿必有行；又叫“地藏本誓力经”，是度化众生誓愿弘深之意。

我们先来看“地藏”这个德号，它是一个比喻，所谓“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与“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有异曲同工之妙义，意思是这尊菩萨常住在甚深的禅定境界之中，而能广行利益众生的佛事。在时空中不管巧妙示现什么身形，菩萨的心性一直都在清凉无为的大禅定中，凡夫很难想象这种动静一

如的结合，然而却是大圣人最日常的生活状态。说来可能难以置信，也许我们此刻能够通过这些文字来信解本经、结此法缘，也是地藏菩萨从中巧作安排，不可思议功德的显现。

从字面理解“地藏”的称号，有两重意思：其一是“喻德”，比喻此尊菩萨的慈悲愿力，犹如大地一般能生一切功德，也比喻实际上一切众生的心性具足万法，也如同大地一样本来就生长万物；其二是“显行”，菩萨手法借机行事，一切利益众生之妙行都可以令众生增长善根，与道相应。

再分别细论，地藏之“地”，蕴藏着三重功德：首先是“住持”功德，地藏菩萨度化教导六道众生，是一切众生的依止，甚至于为了一个众生，能随形六道不舍离成为其所依止，只要在菩萨所住之处就有相应法门持于众生，所以称之为“住持”；其次是“生长”功德，地藏菩萨教化的对象，除却已经成佛者之外，或在行菩萨道者，或在修声闻乘者，或在人天之道，甚至于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都想法令其离苦得乐、道力增长，故称“生长”；第三有“承载”功德，世尊在忉利天宫把娑婆世界弥勒菩萨出世前的众生，都咐嘱给地藏菩萨令他度脱，犹如父母亲般承载养育，故名“承载”。

另起一头，地藏之“藏”，也包含三重意义：首先是

“伏藏”义，此尊菩萨久远地修行，证悟了我们所本具的如来藏性，称为“出缠真如”，然而对于凡夫来说，还不能现前受用真如法性的清净无碍，好比水在浪中，但执着“浪”者则无暇见“水”，又好比宝藏隐伏其中，虽知道而不能取出受用，称为“在缠真如”，故称“伏藏”；其次是“受用”义，我们的佛性天生有无量功德，菩萨已经完全彻证受用，现一切的善巧方便，将一切现前发生的因缘，都转为利益众生的道用，故称“受用”；第三是“生慧命”之义，启动我们的法身慧命，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得蒙菩萨示现教化，让未信者生起信心，发心启程修行，来开启我们的慧命宝藏，故称“生慧命”。

上述内容意在详细诠释地藏菩萨名号功德所涵盖的意趣，愿大家善于从名词概念中获取心地上的受用。讲述并非是为扩充我们的知识储备，而是应当转增对三宝的信心。

《地藏经》略解（5）

关于地藏菩萨的圣号，上一讲介绍了“喻德”的部分，本讲我们接着来看“显行”的内容。顾名思义，“显行”就是显现他修行的特征所在，每一位佛菩萨在因地起步修行时，都会对世界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开始反思，从具体的某一个现象去深究明了。经典中记载：观音菩萨就是从声音下手观察；月光童子喜欢研究水；日藏、月藏菩萨观察日、月；虚空藏菩萨则善观虚空，他们各从其所观物中成道。地藏菩萨，则是从观六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生死业报轮回为其观察的对境，证得“地狱界本自清净”之藏，这便是大菩萨们所显现的行持之道。

若是各自所行持的法得以成就，就会显现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虚空藏菩萨修三界外的法，所以他一出现，三千大千世界忽然不见；月藏菩萨将要来的时候，大众头上都显示出半月的影像；地藏菩萨来的时候，与会大众各自手中现如意珠，放光并现十方国土，并且觉得四大组合的色身中“地”元素增强，坚重难举。这些现象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原理依然不出“万法唯心”。

立足于菩萨本行之道力，来成满其所发愿力，地藏菩萨常发大愿，普用心地统摄一切大地，普任持一切种子，普遍让众生随意受用，他的威神力，可以让大地的一切草木花果加强生长，这都是以大地为所观境而证得如来藏性。兑现在现实生活中，会展现出不可思议的效果。《九华山志》中记载，明朝嘉靖六年发生过大饥荒，当时九华山的竹子居然长出果实，小的像米，大的像麦，连续延绵有十里路之长，大家吃后都保住了命，没有被饿死，到了嘉靖十四年，又同样显灵了一次，救活很多人，当时此事还上报了朝廷。这就是地藏菩萨由行持特色而显现的功德。

现在安徽的九华山之所以成为地藏菩萨应化道场，是因为菩萨有过很殊胜的示现。唐朝的时候，菩萨降生到新罗国（今朝鲜半岛）皇族中，名为金乔觉，后出家为僧，带着名为“谛听”白犬来到中国。当时池州有乐善好施的长者闵公，供养地藏菩萨办道，并任他选地方启建道场，地藏菩萨说“只要袈裟所覆盖处就足够”，结果用神力令袈裟把整个九华山罩住，从此九华山就成为地藏菩萨的应化道场，也成了四大名山之一。这也是地藏菩萨的行持特色而成就的殊胜法缘。后来金乔觉圆寂后留下全身不坏舍利，就在现在的肉身宝殿，特别神奇的是，从古到今九华山所出现的肉身菩萨相续不断，这

确实也是在我们国土中，现前众生善根感召的不可思议因缘。

上述种种来看，菩萨的智慧之藏、慈悲之藏、神通妙用方便善巧之藏、救护众生之藏、令众生道业增长之藏，犹如大地之藏无量无边，故称为“地藏”。而实际上，我人的自性心地之藏，与地藏菩萨毫无差别，只是地藏菩萨顺性而修已获得解脱之藏，我人逆性而行还在轮回之藏，地藏菩萨见此情形，想方设法利益众生，而行本经中的一切功德之事，来开启我人每一位的心地之藏，故名“地藏”。菩萨圣号解释到此为止，请诸位有缘用心细品。

《地藏经》略解（6）

学完“地藏”再来学习“菩萨”，作为佛弟子，这个名字我们极为熟悉了，这个身份也向往已久，但是对菩萨的心行、境界，可能还没摸到门口。从常讲的一些道理来感受一下菩萨身心：菩萨的人生理念，是彻底无我利他的胸怀；菩萨的日常生活决不会锁定衣食住行的目标上，而是将度化众生、无间地拔苦与乐作为全部生活内容，这种人生观又支持他不知疲倦地上求下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乃至生生世世地精进不懈，并且决不会拘泥于任何世出世间的束缚，神通自在地大做度生佛事。特别是大乘深位菩萨，他既能示现为教献身、为法忘躯，同时也能摆脱固定的佛教形象而盘活佛法。这些内容大概就是菩萨慈悲智慧的表达吧！

当然，佛教教义对“菩萨”的解释，我们也学习一下。菩萨全称“菩提萨埵”，汉语意思就是“觉有情”，东土好简，所以就简称“菩萨”。如果从发心以及修证境来看，可分为“愿地菩萨”，尽管自己未得度，还是一名凡夫，但却发了大心度人，也称“发心菩萨”；其次还有“因地菩萨”，是指正在循着菩提之路修因果，迈向成

佛途中的菩萨；还有一种最厉害，是已经成佛，果后行因示现，倒驾慈航来普度众生，叫做“果地菩萨”。这样的菩萨数不胜数，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是典型代表，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这个世界才叫“凡圣同居土”，也即是圣人来度化凡夫的大道场，整个《地藏经》的内容，说的正是这个情况。

再来看什么是“本愿”，一切开始修行的人都必须发愿，否则启动不了修行。最初的“愿”就是我人的“原心”，故称为“本愿”。本愿既是一尊菩萨的根本之愿，也是带着原有的个性而发起救度众生的理想；也是导向根本佛道之愿，虽然有种种方便，满足众生所求，然而还是以令众生成就佛道为最终的目的；本愿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本性之愿”，一切愿力的发起，都是称法界自性而得以发现，就像万事万物离不开虚空而存在一样，大愿的发起而最终成满，全部都是自性清净功德的体现。

再来关注一下“经”的意思，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理解，经为“涌泉义”，我们至心受持经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灵感涌现出来；经为“出生义”，出生世出世间的善法，一切的法门行门从经而出；经为“显示义”，能够显示世间书籍诠释不到的微妙法义；经为“绳墨义”，可以像木匠的墨盒拉直一样，有楷定邪正，明辨善恶的

作用；经为“结鬘义”，能够将善法贯穿起来，令人尽形寿依教奉行。

以上是对本经题目的大概讲析，大家略知一下，下一讲开始进入正解经文，随喜赞叹闻法功德，真实不虚。

《地藏经》略解（7）

《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

一 佛为什么在忉利天宫讲《地藏经》

先来了解一下忉利天的地理位置，忉利天也称为“三十三天”。位于须弥山顶，中间是主天，四面各有八天围绕。这里的天人寿长一千天年，身高一由旬，大概是人世间的四十里以上，如此高大的身躯，天衣却只有二钱四重，天人身体香洁，光明彻照，有自然的法座，入地四尺，天子起身时，此座离地四尺。忉利天的首都叫“善见城”，周围纯金砌成，中央金城是天子释提桓因住处，城中有善法堂，是忉利天子讲法、共修的地方，佛陀就在此升座为母说法。

忉利天子的福报如此殊胜，来自他过去世身为贫女时，见有佛像破败欲发心贴金，可自己资粮不足，便号召了三十二个人一起随喜，命终后生忉利天做天子，三十二位同修也在四面三十二个小天做了天子。

佛陀之所以在忉利天宫讲《地藏经》，是因为忉利天在山顶，再往上的天界则依空而居，忉利天还属于地居天，表示地藏菩萨“承载”、“出生”的功德，而且专为母说法，也表心地之藏出生诸佛；另外一点，忉利天

子的福报来处是贴金功德，金性为一，而差别在目，说明一部《地藏经》因果历然而心性不动，具有“平等不妨差别，差别不碍平等”的佛法正见；还有一点，帝释天请佛上忉利天讲法，并说每尊佛都是在忉利天为母说法，是三世诸佛的常态范式。

二 为什么佛要放光那么多光明云

在本经一开首，十方诸佛菩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这些光明云，正是代表佛陀在阎浮提度化众生所设的教法。比如说“大赞叹光明云”，学修佛法首先要生希求好乐之心，才能发自内心地赞叹，实际上每尊佛第一次闻法，几乎都清一色的“生大欢喜，赞未曾有”；接下来踏入佛门，当然要有“大皈依光明云”；再开始受持五戒，是“大功德光明云”；由此得人身、常闻法，故而是“大福德光明云”。以上为在家修，下面开始出家之修，正显戒、定、慧三学功德：“大吉祥光明云”，是指出家受具足戒；“大三昧光明云”，是指由戒生定，三昧就是定的意思；“大般若光明云”由定发慧，三学增上成就出世解脱。以上代表声闻乘，下面回心向大，趣入大乘佛法，故有“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正是悲智双运菩萨圣道；悲智圆满称“等觉”，进而一念成大圆满觉的佛，即是“大圆满光明云”。总而

言之，正是释迦如来在此五浊恶世所设的五乘教法，根本次第。而且从顺序上看，先说的“大圆满光明云”应该是在最后成佛的光明云，却放在最初，而将应该在最初的“大皈依、赞叹光明云”放在最后，正表显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八相成道，是倒驾慈航的示现。

放完“光明云”后，又说了种种微妙的六度、四摄，乃至不可说不可说音。说明我们这个世界，眼根最明，故放光明云；耳根最灵，故说微妙音。佛陀设教之齐备，契机之善巧，已经在本经的开首便彻底畅所悦怀了。

第一品的内容，当如此理解较为妥当，我们讲解经文的方式，也将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串联起来进行讲解。

《地藏经》略解（8）

《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

三 为什么地藏法会来这么多众生

从这段经文中列出的天道鬼神来看，往往会令不解佛法者误以为《地藏经》就是谈神论鬼，也成为迷信本经的由来。实际上所列的天人也好，鬼神也罢，都在现身说法，显示此业海无边、众生无尽的法界情形。虽然我人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多时候还没真正地意识到我们并不在局外，而是身处其中。

在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叫“众生”，就是以业为核心推动力，又由业变异翻新，带着情识与爱见呈现的生命载体，之所以称为“众生”，是因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每一次轮回的生死关口，三界六道皆可能去投生，故称众生；其次如果不依佛法修行寻求解脱，只能一生又一生地重复而投胎转生，故称众生；还有就如同孤掌难鸣一样，众生的造业也须要互相成就，比如杀盗淫妄，皆要多个众生互为增上才能完成，大家往一个因缘中生，故称众生；我人每一次起心动念，都将成为未来的受生之因，故称众生。如此多元理解，才能对如此多的天人鬼神聚集现场确信为真。

在经文中列出的与会大众中,天人鬼神不可称计,表显地藏菩萨将一切同体有情用愿力摄在他所度化的对境中,所以这里连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用千劫的时间来测度都不能知道其量,甚至连佛眼来观,也都无法“尽数”。这并非佛菩萨道力当真有限,而是彰显地藏菩萨愿力无有穷尽的自性清净功德。

四 地藏菩萨的愿力从何而起

地藏菩萨在初开善根、接触佛法的时候,也是从“大赞叹”开始发心,在久远不可说劫前他是大富长者子,当时有佛出世号为“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长者子见到时十分欢喜佛的庄严相,就问佛:作何行愿能得此相?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长者子便发愿:从此以后度六道罪苦众生,全部解脱后自己方成佛道。这便注定菩萨愿力的特点,即“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镜头再转至“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出世的时节,有一位具足福德的婆罗门女,为了超拔救度她怀有邪见的母亲,在其死后大兴供养,并且问定自在王佛她母亲投生何处,在佛的授意下入念佛三昧,在地狱得知母亲受极大苦,同时又因她所作的功德而得生天上享受天福。婆罗门女就在定自在王佛前发愿:尽未来际广度将要受

苦的众生，令其都得解脱。这又奠定了菩萨愿力的又一特点，即“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五 小结

纵观切利天宫神通一品，其内容以本师释迦如来和地藏王菩萨修因证果的线索为本，就本师而言以果带因，所以有诸多光明云；就地藏菩萨而言以因说果，所以在数位佛前相继发愿。以“如是我闻”开首表难信之信；于此“五浊恶世”表难行之行。然而我人可以从中发现，释迦如来依旧以为人之子身份为母说法，还以八十岁老比丘身来示现印度，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止中流，表示并不执着果；地藏菩萨虽度众生，而实无所度，行空不证，涉有无执，以菩萨身而行佛境界，表示不执着因。

师徒表的法，即是“成佛之道，孝为始终”！佛随顺世间因缘而为母说法尽孝，地藏菩萨随顺出世间因缘而度尽众生，根本宗旨即是随顺法性，若见我人本具不生不灭如来藏性，便是我人成佛之正因！

《地藏经》略解（9）

《分身集会品第二》

六 本品为什么叫做“分身集会”

上一品的品名中，我们只介绍了忉利天宫，但没有讲“神通”的内容，因为地藏菩萨大愿力，本身就是其神通妙用的功能显现，不仅仅体现在第一品，甚至整部经中都在显现菩萨的神通妙用，比如此品中“分身集会”的内容，光就此“分身”的境界，也要从几个角度来考量。

从经文看其正解，先是无量无边不可称量世界的地狱中，正在度化众生的地藏菩萨无量的分身，全部集会在忉利天宫的法会现场，到后面“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复一形”，这是“一多无碍”的化身分身集会；其次还有“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于无上正觉已经得不退转，本来他们久远劫来六道生死流浪受苦，没有片刻的休息，都蒙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加被而各获果证，前来忉利天瞻仰如来，六道流浪是“分身”，同得不退是“集会”，这是生死解脱的分身集会；还有佛与地藏菩萨，为了救拔众生而幻化分身散影示现，或现正报与依报的差别，或现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或现男女

老少形象的不同，令归敬三宝，得涅槃乐，是度化众生分身集会。故而本品得名为“分身集会品”。

七 何为广设方便

经文中讲佛“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方便的目标是真实，也就是说为令众生入于真实，佛会用他的智慧设计出适合的度生方式和度生内容，立足于此称之为“方便”。我们就从内容上来了解一下“方便”。

总而言之，一切佛法皆是方便，只因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故佛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方便。因佛法是无言之教，佛门为不二法门，既然无言之教，为什么要说三藏十二部教典？旨在于“出声为止声”，止声为真实，出声为方便。所以佛在《金刚经》中讲，莫说如来有所说法，若说我今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佛法就是一大总的方便。

分门而论，则有“最高方便、最低方便、第一方便”之说。“最高方便”即是指禅宗的“心外无法，不立文字”，犹如攻心计，休克疗法，其他法门皆是方便入究竟，禅宗则是将究竟当作方便来用，是名“最高方便”；所谓“最低方便”，常说“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只要在因缘中与三宝结缘，说了佛话，带了佛字，哪怕不是赞叹而是诽谤，也是成佛的金刚种子，永不散失，

将来必定会开花结果，是名“最低方便”；然而所有方便中“第一方便”，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本品中地藏菩萨说“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诸佛度化众生皆是接引，只是在理上接引，唯有阿弥陀佛，不但于理上接引，也于事上接引，是名为方便中“第一方便”。以上大概便是佛“广设方便”之所以然，所谓“千机并育，广设教法”。

《地藏经》略解（10）

《分身集会品第二》

八 为什么佛要摩地藏菩萨之顶

佛的相好功德中，佛臂称为“母陀罗臂”，此是佛神力中由如意通转变的功德，故用一臂可遍摩无量菩萨之顶；佛手称为“兜罗绵手”，“兜罗”是一个树的名字，能结出柳絮状的棉，很洁白，且柔软细腻，常用来比喻佛手。

佛用手摩弟子的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咐嘱大法”而摩弟子顶，比如《法华经》的《嘱累品》就有如此情节；另一种是为了“授记”而摩弟子之顶。后者也是三种灌顶之一，叫“授记灌顶”，诸佛摩行者之顶，而授成佛之记。另外两种，第一种叫“放光灌顶”，佛现瑞放光，使人得被其利；第二种叫“传法灌顶”，传授心法，以印证之加以摩顶。当然还有一种“结缘灌顶”，见到高僧大德老和尚被摩一个顶，心生欢喜！

佛度众生广设方便，对各处分身、出入地狱拔苦的地藏菩萨，深知其勇猛精进，难行而不易，师徒相对如父子情深言语道断，故而以舒金色臂摩地藏菩萨顶而行加持安抚，并嘱咐其关注佛灭后未调伏堕恶趣的众生，

使其“永离诸苦，遇佛授记”。这里佛摩其顶，既有咐法的用意，也有嘱人的叮咛，可谓用心良苦！

九 佛为什么说“非但佛身独现其前”

从现实中我们常会发现，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有佛菩萨供在殿堂，但他更喜欢去拜山神土地、龙王护法，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缘分还差一些，能够发心也会生信，但是缺乏三宝正因缘。

所以佛在本品中讲到“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句话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就化身而言，众生的因缘各种各样，许多时候福报不够，见不到佛，对佛难生信心，所以显现为佛身就无法救度，应当以“同事摄”的方法，现九法界身而行度化，故说“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其二就法身而言，非但以佛身才能显现法身，一切法界众生当体皆是佛之法身，反而证明法身正是遍一切处的，一直当体都在的，为令众生见此法性，故说“非但佛身独现其前”。以上是从解门而论，如果从行门的角度，“非但佛身”说明一切身皆是佛身，一切境皆是佛境，一切因缘皆是佛因缘，正所谓“山河大地是如来”，“法界藏身”，从此处着眼用心便是法门、观门，故说“非但佛身独现其前”。

十 小结

总的来看《分身集会品》的内容，正显明佛法“缘起性空”的本色真理。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忉利天宫，就是表“缘起不碍性空”；佛用一只金色臂而摩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分身地藏菩萨摩訶萨顶，就是表“性空不碍缘起”。地藏菩萨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表“性空即是缘起”；诸世界地藏菩萨共复一形，表“缘起即是性空”。从体起用，千江有水千江月；摄用归体，万里无云万里天。本品的内容可以说是“明白性空，随顺缘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正是我们对佛法的“解行并进”的学修态度。

《地藏经》略解（11）

《观众生业缘品第三》

十一 总说

上一讲中讲述了佛咐嘱地藏菩萨，不以后世众生为虑，并彰显了佛法“缘起性空”的心地法门，依此心逆性而修即是生死，依此心顺性而修即是涅槃。一切的轮回解脱都是依此心性而展开，下面的内容从《观众生业缘品》，到《阎浮众生业感品》和《地狱名号品》，正是表显由惑、业、苦连锁反应而形成的轮回之路。

十二 何为众生业感

要信受本品内容，先要明白一个理论，是什么力量促使轮回？轮回的原理是什么？这就是“业力”。由我们的业力驱动，造业感果，善恶业力聚集而出现自作自受的果报，称之为“业感缘起”。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量，轮回的主体是什么？谁在执持正报依报相续不断地存在着？过去世的业因如何转型升级为今生的果报？其中是由谁在承载对接？这就需要建立“阿赖耶识缘起”。一切业力种子含藏在阿赖耶识中，内变根身，外变器界，变现来生的果报，不论地狱

还是天堂，都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成形的。

但是问题又出现了，阿赖耶识是基于轮回染污情况下的说明，清净状态下是如何缘起的？我人本性清净怎么转染，成为识所变现的？这就要说明“真如缘起”，万法的真实状态就是真如，但是真如不知道真如是真如，妄为启动了一念无明，开发成生灭的现象界，这就是“真如缘起”。

然而最终要达到彻底的证悟，就要摆平真如与虚妄的分别，否则还在虚妄中进行，所以只有认识到缘起法本性清净，前面“真如缘起”主张从虚妄进入真如，实际情况是虚妄一直当体就是真如，这就是最高的“法界缘起”，也叫“性起”。

综上所述，从表述上一重比一重的层次高深，但是最初的业感缘起，乃至阿赖耶识缘起、真如缘起，都不离当体法界性起，这便是佛法圆融无碍之处，《观众生业缘品》就是从业感缘起的角度，来说明造业感果的事实。

十三 为何摩耶夫人关注点在“阎浮提”

本品的请法者是佛母摩耶夫人，她的名字翻译为汉语，意思就是“大幻”，虽然众生有胎、卵、湿、化的出生差别，但从本质上来看，无非就是镜花水月的一场幻

化而已。夫人本是酥钵啰没驮王的公主，生下来时颜貌端正，诸相具足，是典型的端正有相之女。后嫁于净饭王而作王后，生下太子七天后缘份便了了，由养育太子的功德，即刻上生到忉利天。

“阎浮提”也称南阎浮提，新译“南瞻部洲”，在须弥山的南面咸海之中。翻译为“胜金”，“提”就是“洲”的意思。“阎浮”是南瞻部洲的一种树，这树极其茂盛，在林间最为高大突出。阎浮树的果汁，还可以点物成金。阎浮树大到什么程度？从树干中央到东西角的长度，有一千由旬，有乾达婆神及药叉神皆依树而住。《长阿含经》中讲，月亮上的黑影，就是阎浮树的树影。由于此树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所以本洲就以“阎浮”为名。

因为摩耶夫人是从阎浮提去的忉利天，这里也算是她的娘家，所以格外关注，特问地藏菩萨这个地方“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虽然地藏菩萨回答得更宏观，但是摩耶夫人只愿了解阎浮罪报所感恶趣。当然，夫人也有良苦用心，正是为了劝请地藏菩萨，说给我们正在其中的当事人来听闻。

《地藏经》略解（12）

《观众生业缘品第三》

十四 无间地狱的果是由什么因造成的

佛在本品中着重讲“业缘果报”，首先开场的，就是那些不孝甚至杀害父母的众生，将堕无间地狱。经中讲有四种恩太大，很难报答，除了佛恩、说法师恩外，还有就是父母恩。佛在世的时候逢饥馑年，有出家弟子用钵换来米饭供养佛，“钵”是诸佛圣相表法，极为殊胜尊贵。佛说他的福报消受不起。弟子问，佛都不受谁可以受？佛说，给你母亲供养可以消受。故而“不孝”是众罪之首，果报在无间地狱，求出无期。

第一个讲孝道，第二个讲师道，师尊三宝。“出佛身血”即是杀佛，而佛度一切众生，杀佛即是杀一切众生，灭佛就是灭一切众生慧命；“不敬尊经”则是轻慢法宝；“毁谤三宝”通常以谤僧为主。也是无间地狱的果报。

除此之外，损失、破坏寺院庙产（大家设想庙里的东西是十方来的，而且大家发心十分虔诚），果报也要远远大于寻常处所。再者与僧尼有染，或者从名誉上毁损，在道场内行不净行，进而杀害众生，果报皆在无间地狱。

出家人称为“沙门”，有“胜道沙门”、“说道沙门”、“活道沙门”。经中所讲的“伪作沙门”是指“污道沙门”。身虽出家，心不染道，欺骗信徒，贪污常住钱财，不守戒律，也要堕无间地狱。

最后压轴的业缘，指陈出偷盗寺院常住的东西，这个最为麻烦，必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还没法脱离。

综上所述五种情况，前三项是劝诫俗人，第四项劝诫僧众，第五项合劝僧俗二众。当然就劝俗的而言，僧也要守持防护；劝僧的问题，俗也可能毁犯。综合上述所列的罪，便是佛门讲的“五逆十恶”内容。因果绝对不会骗人，人也绝对骗不了因果，堕于地狱求出无期，是真实不虚的。

十五 无间地狱为什么会如此“无间”

讲述完因果关系，引发摩耶夫人的悲心，她进一步询问，为什么叫无间地狱？地藏菩萨列了五条信息内容：一者受时无间；二者受身无间；三者受器无间；四者受众无间；五者念念无间。虽然我人过去世必定也曾在其中受无间苦，在生死轮回中得了人身早已忘了曾经的痛，但不妨从等流因果上推比设想一下“无间”的由来。“求一念暂住不得”就是没有停息喘气的机会，中间是连绵不断的，正当众生造杀盗淫妄根本重罪时，也正是心绪

多端之时、想方设法的心念连绵喷涌，如是因如是果，顾名思义不难理解。只是道理懂了做不到，还是相信度不够，故说时似悟、对境又迷。学佛上道，一切的修行当从因果开始启动。

《地藏经》略解（13）

《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

十六 何为“业感”

我们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感应”，一般情况当然会用来形容佛菩萨的灵验事迹，而实际上感应之道，就是我们心与境的结合。上品讲“起惑造业”，本品说“由业感果”，业感之感就是感应之“感”，因因果报就是感应之道。

这里经文中讲，还没有解脱的众生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性识无定”，也就是说自己做不了主，只能任由业习而行。造善造恶不可自控，取决于因缘所对应的外境：由恶习熏，则造杀、盗、淫、妄等恶业，结三恶道苦果；由善习熏，则造布施、持戒等善业，得人天道善报。只要没有脱离轮回，那么就是六道上上下下地体验，而且一旦进入就是以劫为时间计量的相续，怎么都停止不下来。有时候生在人天道，眼看着好像是有了希望，然而一转身又进入恶道而被套牢。感果受报无有了期！

十七 菩萨大愿亦是业感而成

不但轮回之道由业感而定，解脱生死同样业感而成，地藏菩萨之所以大愿成就，也是由因地发起愿心之因，数数扩大心量更加慈悲之缘，而种植殊胜业习，感来广度众生功德之果。

地藏菩萨因地第一次发愿，业感在“一切智成就如来”出世时代，他自己当小国王之时，修十善业利益国民众生，看到其他国家的人多造恶业，生起大悲心，发愿先度罪苦众生，这个独特的发心便是地藏菩萨大愿的底版。

地藏菩萨第二次发愿，业感在“清净莲华目如来”的时代，他投生为一位光目女，供养罗汉圣人，为救拔自己有好食鱼鳖之子业习的母亲，业感到她母亲又投生到她家奴婢的胎中作其儿子，并告光目女说她已累次堕地狱，多亏光目女做设供修福功德，才得到人身，但只有十三岁的寿命，之后将再次堕入恶道。这一下激发光目女的悲心，她即刻便对佛像前发愿，誓愿救拔所有地狱及恶道众生，然后方成正觉。

纵观菩萨的大愿，一次比一次慈悲，一次比一次恳切，直至把目光投向最为剧苦之三恶道乃至地狱。累生累世中，正是由业苦的外境所感，反而成就了菩萨的大愿因缘，故称“阎浮众生业感品”。

《地藏经》略解（14）

《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

十八 业感是如何进行到底的

本品中四天王有疑发问，地藏菩萨大愿如此殊胜，为什么这么久了众生犹未度尽？殊不知地藏菩萨正是行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法轨，对杀生说会短命、偷盗会贫穷、邪淫为畜生、恶口会引斗诤、嗔恚会变丑陋等等因果现象。说到底，“因果”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观法，正当造此业时，正在起此观，由观心成就报境现前，兑现在自己当下的遭遇中，便是“自作自受”。这便是业因招感果境的程序。

如果放在佛法专业的角度下来讲解，有“六因”、“四缘”、“五果”的内容。就“因”的内容而言，比如第一个叫“能作因”，在一个事物生起时，有助于或者不障碍它的生起，就叫“能作因”；第二个“俱有因”，比如地、水、火、风四大种生出成、住、坏、空四种相，俱有果的因之意；第三个“同类因”，比如善法一定以善法为因；第四个叫“相应因”，“相应”就是合拍的意思，当我人的念头发生时，一定会有心动和随心动的情绪；第五个“遍行因”，遍随一切的杂染法，而能生起烦恼的原

因；最后“异熟因”，五逆感地狱果报，十善招人天果报，因果会异地、异时、异类而熟，所以叫这个名字。

“四缘”的内容，最根本的是“因缘”，主要条件是“因”，次要条件是“缘”，和合称为“因缘”；其次“等无间缘”，也叫“次第缘”，因果关系中前一心消却时，会引发后一心，前面对于后面，就叫“等无间缘”；再有叫“所缘缘”，就是我人心攀缘的外境，认识的对象；还有就是“增上缘”，不障碍或有助于的缘分。

“五果”中第一个“增上果”，由能作因的增长成形所得的果；第二个“士用果”，“士”就是指人，人用工具造成的结果；第三个“等流果”，从因到果没有什么变异，“果”非常相似“因”；第四“异熟果”，前面“异熟因”招感的果报；第五“离系果”，离开一切烦恼的系缚。

虽然这块内容太过专业，但是一切现实生活中的因缘果报，哪怕幅度大到六道轮回，也都是这“六因”、“四缘”、“五果”在各司其职，协力合作而成形。这个过程就叫“业感”。

十九 业力到底可转不可转

既然是《业感品》，我人也十分在乎命运，在此说一下，在业力的差别划分中，有一种划分为“定业”与“不定业”：“定业”就是在造作的时候火力全开，十分猛

烈，所以果报也十分可靠，一旦时候到了，因缘和合就一定要受报的；“不定业”的话，有可能在造作的时候半推半就，模棱两可，导致结果也是可有可无，不一定受报，故称为“不定业”。一般来说都是认为不定业还可以转，定业则转不了。

但是因缘法中没有绝对不变的法，既然“一切唯心造”，说明心能造业，也可以转业：正当心被业缚，前境一定来报的时候，忽然发大心修真实行，心与佛法合就可以转业，定业也成不定；如果前境来报时本来是不定业，结果大心忽退，修行有亏，则业能缚心，不定也转成定业。可见造业、转业不由别人，全在自心，说明修行便可改变命运，这也是“业感缘起”。

二十 小结

诸位看本品中，地藏菩萨因地所发的大愿，皆在当下便改转了业感。其愿力不但可以让自己在其中增上，同时可以直接转他人受苦的定业。从这品的内容来看，可以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原理，就是“愿力大于业力，愿力之业感就能大于业力之业感”。所以有人“劝令一弹指间归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这一切皆缘于地藏菩萨大愿业力所具的决定性功勋。

《地藏经》略解（15）

《地狱名号品第五》

二十一 为什么单是地狱名号就有一品

在《业缘品》与《业感品》中，已经都讲到地狱的苦楚和恶业的苦报，为什么这里还要来列一品地狱名号内容呢？一者从因上来讲，南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与罪；二者从果上来看，得人身者太少，堕地狱者极多，轮回剧情中的我人总是落到如此下场。

地狱在印度话中称为“泥犁”，汉语翻译成“不乐”、“可厌”、“苦具”等等，意思就是六道中最苦之处。之所以生到地狱中，是因为至少“保质保量”地作了十恶业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所以本经中讲，生到地狱有两种情况——“若非威神，即须业力”，就是要么像地藏菩萨游戏神通，主动去救度苦众生，要么就是由业力牵引着被动去受罪业苦报。

地狱从总体上来看，分为三种：最重的罪业受报之处，叫“根本地狱”，也叫“八热地狱”，有时称“八大地狱”，在四大部洲之外的金刚山之间，黑暗窈冥，日月不照；每一个地狱又各有十六个分地狱围绕，也就是说最重的罪业在根本地狱消受完毕，再逐次经历这些地狱

去消次重罪，所以也称“近边地狱”、“游增地狱”；第三种是“孤独地狱”，在人间的深山旷野、树下、空中等处。地狱之苦，不仅仅在于各种残酷刑器的逼迫，而且所处的时间极长，易入难出，地狱众生的寿命比人长得多，可以与诸天持平，无间地狱的寿命长达一大劫，也就是说有整个世界成、住、坏、空的一周期那么长，细思极恐。

二+二 顾名思义，各个地狱到底什么情况

本品中地狱的名号，皆与人生前身、口、意业行为相关：“铁丸地狱”之因是好说无有因果；好辩人我是非则在“净论地狱”；“铁鉢地狱”是因为赞叹不善，谤善嫉贤；为人处事的时候，意识中十分好嗔则在“多嗔地狱”。

“叫唤地狱”，在人道时无恶不作，故有痛苦的呻吟之声；“拔舌地狱”，好说妄语，故受舌罚；“粪尿地狱”，不善恶业尚未消尽，次第来此狱而受；“火象地狱”，是因为在世时恃自己的势力，而去欺凌迫害他人；“火狗地狱”，是怀有恶见，喜好杀生；“火马地狱”是作居士时住在寺院，过分受用供僧之物，或者与其他居士说僧过；“剥皮地狱”，作人时以屠夫为职业，杀牛羊猪而养家糊口；“倒刺地狱”，世间愚痴众生，不由自主就造极重的口业，枉说是非，说经典的过失，好议论而容易毁

失正见。

还有“四角”、“飞刀”等地狱，都是无间地狱的眷属地狱，顾名思义一看便知，大致如此说多无益，需要我人真的相信有，真的害怕去，才会对修行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三 为什么地狱的建筑材料非铜即铁

虽然一切唯心所造，依心而现，然而“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从中可见，本品中描述地狱中的百千种业道之器，只有四种材料合成，要么是铜是铁，要么是石是火。大家设想一下，铜、铁、石都是坚固冷硬，火是交热逼迫的，当我人生决定心，造重罪业之际，正是如此心态充满胸怀，通体投入，故而心所招感，唯业变现。所以学佛的意义，就是能在正要造作的时候突然想起佛所说法，便可转此坚固业为清凉风，就是大修行人了。

《地藏经》略解（16）

《如来赞叹品第六》

二十四 总说

本讲的课程从内容上来看可谓是分水岭，此前三品是关于依惑、业、苦的因缘果报被卷入轮回之路，则更体现出佛法之伟大，在于开示众生“涅槃正路”。从本品《如来赞叹品》开始，到《利益存亡品》《阎罗王众赞叹品》以及《称佛名号品》，正显《地藏经》所铺设的“解脱之门”。正因前面的苦境，反而成就了地藏菩萨威神愿力功德，故本品中如来于人天大众之前，特申赞叹。原因有二：一者显地藏菩萨无量劫来慈悲神力；二者劝未来众生，供养得福。

二十五 如来赞叹放大光明

要受用本品开场世尊举身放大光明的瑞相，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如来”。世人对“如来佛祖”的说法有点混淆视听，实际上佛是佛，祖是祖，“佛”是教主，“祖”是佛弟子，还是有差别的。“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这两个字有无边的加持功德：从境界而言，“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称“如来”；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不可思议

的第一义为“如”，正知正觉名“来”；从慈悲的角度，“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

另外的一套解释体系，有“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和“化身如来”。这里举身放大光明，可以遍照恒河沙世界的是“报身如来”。这是佛在本经中第三次放光现瑞，之所以显现得如此殊胜瑞相，正是为了称扬赞叹地藏王菩萨救护一切众生之事。

二十六 救护罪苦到底有哪些事

第一件功德事，是“闻名灭罪”，得闻地藏菩萨名号，若是能合掌恭敬、赞叹作礼、身心依止，可以超越三十劫罪；第二件功德事，是“塑像生天”，有人发心塑造菩萨圣像，不管用什么材料，此人都可享一百世的忉利天福，再到人间，还做国王；第三件功德事，是“供养转男”，如果有女众供养地藏菩萨，不喜欢女身者可转男身，慈悲示现女身者则依然如故；第四件功德事，“瞻礼相好”，有的人身体不好，长相丑陋，志心瞻礼可以生生相貌圆满，生富贵人家；第五件功德事，“赞离诸横”，自己赞叹或者劝人供养，常有非人护法昼夜卫护。

换过来说，行为类同正反有异，上述这一系列的功德善事乐报有多大，那么反其道而行的果报便有多苦。若有见人恭敬而生讥讽毁谤，甚至当面露齿笑，背后说

句风凉话，那么经历千佛灭度的时间，依然还在无间地狱受苦，继而再辗转到饿鬼、畜生，受其果报。可见众生造恶业如此顺畅故而果报不忍称说。

《地藏经》略解（17）

《如来赞叹品第六》

二十七 这几件事情要心中有数

第一件事，世间有一些人，身体状况十分虚弱，甚至不能起坐，常卧病在床，已经失去生活质量，一时半会儿又咽不了气，老做恶梦被恶鬼吓醒。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实际原因是，魂识在阴司审核报应，色身在阳间生此重病。但是凡夫肉眼完全不知其中缘由，就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时候物药不管用，只能用“法药”治疗，或者在佛菩萨圣像前读诵本经一遍；或者用病人最执着难舍的东西去行布施，并连说三遍令其知晓，此人便可解脱病苦，哪怕命终应该堕无间地狱，也能因此而得免，更何况这个人自己读诵流通本经，则必获大利。

第二件事，如果有人容易做梦或者老是梦魇，梦境里总是见到一些忧伤发愁的鬼神形象，这种情况就是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或者曾经的夫妻乃至六亲眷属，无可奈何地在恶道受苦，现在找上门来求助了。能够有效帮到他们的，就是在佛菩萨像前自己或者请人读诵此经，三遍或七遍，就可以帮他们脱离苦难，得生善处，就不会再托梦打挠了。

第三件事，有些人过去世贪心过甚，以致于欠下的业债过多，此生的果报就是地位低微，给人家打下手，甚至为人奴役走使，一生做不了主，生活十分被动。这样的人如果意识到是宿业所迫，而生惭愧要行忏悔者，有个办法可以改此命运，就是要志心瞻礼地藏菩萨，七天内念菩萨名号一万遍，此人尽此生报后，千万生中都生尊贵之家，做尊贵之人。

第四件事，如果有新生小孩的，不论家庭出身如何，在七天内读诵《地藏经》，再持地藏菩萨圣号满万遍，既可以消除这个小孩过去世的罪业果报，同时也会身心健康成长，增长寿命。

第五件事，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恶念丛生，善心微弱，杀盗淫妄造个不停，如果能在每月的十斋日，在家里对着佛菩萨圣像读一部《地藏经》，方圆几百里内都没有灾难，这家人老老少少都不堕恶趣，此生家中人不生不好的猛病，衣食无忧。

二十八 几点提醒要注意

第一点，造像或者请佛像也有讲究，比如不净钱（来路不明或者不是正业来的钱），这样的缘起不好不可用。而且造像就要造圆满像，而非半身像，或者只有头的像。还有就是随分随力尽心供养，并不是佛菩萨讲究，如

果有能力甚至家里装修用的都是高档材质，而请佛像则只想着讨便宜，选材质很差的，就不属于随力而是偷心了。还有家里供奉的时候，要把佛像供在主位，若供在角落或者阳台也是不大可取的。

第二点，为什么佛经中老是提及“女转男身”？并非重男轻女的分别心，旨在表显女众因情见重，故而女身障碍也多。比如女众做不了梵王，梵王清净而女众染心重；女众做不了帝释天子，帝释天少欲而女众多欲；女众甚至做不了魔王，魔王刚强而女众懦弱；女众做不了转轮王，转轮王仁慈而女众嫉恨心重；女众做不了佛，佛万德庄严而女众烦恼炽盛。所以“女转男身”表显的是修行增上、果报殊胜的意思。

第三点，“歌咏”、“伎乐”并不是我人的卡拉OK娱乐活动，唱点儿流行歌曲，而是指的佛门的梵呗，以梵音的曲调诵经、颂赞三宝功德，其有摄受引人入道的功用，有清净、正直、和雅、清澈、深满、周遍远闻六种殊胜。而且常唱梵呗，可以令人：身体不倦、不忘所记、心不疲劳、声音不坏、语言易解等功德。

第四点，什么情况下会生为卑贱之人？大概有十种业因：一、贪爱利益而不修布施；二、见他人荣华心生嫉妒；三、轻毁自己的父母亲；四、不尊敬师长；五、讥谤贤善；六、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亲近恶友；七、老

是劝别人造恶业；八、喜欢破坏别人去行善；九、贩卖佛菩萨圣像和经书法宝；十、不相信三宝。用以上十条用心对照自己和世人，观察生活，便心知肚明了。

第五点，斋日是指哪些日子？《地藏经》中说的十斋日，是指：农历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常说的六斋日是指：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如果是小月就从三十依次往前一天。每年的长斋月是指：正月、五月、九月。大家了解一下，以便发心行持善法。

《地藏经》略解（18）

《利益存亡品第七》

二十九 学佛如何算利益这本账

本品一开头就说我们众生“脱获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究其原因，是将利益锁定为人天果报了，而不能得根本解脱。所以要将佛法的利益厘清，是佛弟子的根本见地，也决定我们学佛的品质。首先厘清现世利益和来生后世的利益：努力修善，炽然培福，终能在今生就得好的果报现前，属于现世利益；只管种善因，等现世因缘了尽，自然会开花结果在来生后世，属于后世的利益。其次厘清世间利益与出世间利益：修习善法，积功累德，将人天善因培得足够，能在六道轮回中谋个好前程，是世间利益；一心发愿出离，不在世间法中见眉目，相应了脱生死的智慧，便可跳出三界，是出世间利益。第三厘清出世间利益中，大果利益和小果利益：只想自己解脱，弃生死到彼岸，只能得方便涅槃，属于小果；发大乘心修六度万行，广利众生，求成佛道，是大般无住涅槃，才算明白学佛的真正利益。

立足于成佛的利益，其余利益则都是方便缓冲，我要心中有数，哪个是核心利益，有这样的见解，才不

至于被肤浅的利益遮挡住眼目。佛弟子应只为成佛度众生究竟利益，否则不名佛弟子。

三十、存亡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于一个有情众生而言，一旦形成阴阳之隔，就好像你活着他死了，就失去了联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情之间是无法失联的，“生死”、“存亡”并不是绝对的生命特征，应该更贴切地理解为“隐”和“显”的关系。六道情状唯同一心体所造，随业到哪一道，就会显现在哪一道，另外五道则隐而不显，隐显相互依存又相互转换，凡夫看不清全部而只能感受片面，便将隐显转换误以为是生离死别。实际上轮回不息，神识常在，只不过有四种不同的情状在串联而已。

我们比较熟知的是死后的中阴身阶段，这时间段称为“中有”；还有到人道来投母胎，初受生之际，刹那间五蕴入胎的初念，称为“生有”；在生之后、死之前的一生，由过去所本的业感之有称为“本有”；由过去业力感一生果报，到命终最后的刹那，五蕴状态寿命将尽时，称为“死有”；死后生前的中间环节，就是“中有”。所以本品“利益存亡”，既是利益生者，也即“济生”；也要利益死者，也即“度死”。修行就是为了攻破生死之际，打通隐显的障碍，所谓的“了生脱死”正是在此体现的。

《地藏经》略解（19）

《利益存亡品第七》

三十一 如何对待将要去逝的人

为人一世都以为自己在做主，实际上都是识的妄想分别，在将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意识作用越来越弱，没有主宰的能力，就只能任凭业力群起而攻之。所以在我人本来罪业的存储已经占绝大多数的情況下，临命终时只有仰仗信佛的六亲眷属帮助救度，也就是说“临时抱佛脚”也是有作用的，这便是地藏菩萨的慈悲愿力。所以临命终时，亲人应该尽可能去代此人修福，“以资前路”就是说一定会在将要命运大转化的关口，对临终人发生积极的作用。犹如准备好足够的盘缠资粮，让其一路走好，免除三恶道苦，而生人天善处，经文中比喻为省却泥泞不堪的恶路，而能到达平缓的地段。

修福的第一项是发心“悬幡盖”，就是道场中有经咒法宝的幔帐，幡盖有一个殊胜，随风而散之处，皆能传扬三宝因缘，是转轮王福的正因，乃至小王之位的果报；第二项是“燃油灯”，燃四十九灯功德，可以照诸幽冥境，其中苦难众生蒙此光明，互相得见，悉得息苦；第三项是“转读尊经，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读诵佛所说的

圣言经典，本质上就是转我人的凡心为圣知见，供养圣像，可以说自己成就了一切有缘众生的礼拜福田；第四项是念佛菩萨或者辟支佛圣人的名号，只要临终人听进去，熏在阿赖耶识，便是解脱成佛的金刚道种。但凡有眷属为临终人做此临终关怀、修此圣因，“如是众罪悉皆消灭”。

三十二 如何对待去世的人

进入“中有”也就是“中阴身”阶段后，意味着神识已经离开色身，这一期生命已经成为历史了。人死后的中阴身，身高只有一尺左右，不受山河大地所障，也要经历小轮回，七天一次生死，一般来说四十九天后就要去投胎转世了。

经中说“身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首先最重要的是，命终之日切莫杀生而造恶缘，有些人父母在世时不孝顺，死后为了面子而大办丧事，必然会广造杀生之业，如此一来命债就欠在亡者身上了；其次是依止佛菩萨、三宝而做功德利益等事，比如至心勤恳地设斋供养，奉献佛僧，所谓“三宝门中好求福”；千万不可求神拜鬼，如果依此迷信活动而行事，对亡者而言不但不顶事儿，还会雪上加霜地害事儿（可以障碍亡灵，导致本来能得的人身也会推迟，本来可以生天而未能生天，

本来会往生净土而没有成功，特别是后者，则罪过就太大了)。如果能依法做功德，不但利益亡者，阳上人也得利益，而且比例更大，七分功德中，六分功德归生者自利，这正是本品《利益存亡》的内涵。

《地藏经》略解（20）

《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

三十三 总说

本品是以阎罗天子为首，与诸鬼王同来道场，乘机以问菩萨度生之事而生随喜功德。关于这一品的来由有如下两点：其一，因为前品讲以利益人道为主，人道不见鬼道，不知生死之际是否真有功德，故而在此现鬼道情状，“阴界阳现”以证真实不虚；其二，“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地藏菩萨的慈悲愿力感召，前来赞叹菩萨的同时，也来为地藏菩萨救度罪苦众生的事业而甘当护法。之所以以鬼王作代表，是因为生死之交六道升沉中，地狱道太苦，无暇顾及；畜生道愚痴，无法沟通，故而以鬼王代表三恶道发言。

三十四 阎罗王是何许人也

地藏菩萨应化之地九华山上，许多道场都有“十殿阎罗”供奉，看过《西游记》都记得阎王说，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阎罗王”在佛教中的定位，是鬼道中官僚总司，梵语为“阎摩罗阇”。有三个意思在其中：第一是“捆绑”，捆绑束缚造罪之人，令其随业受

报不得自由；第二叫“遮业”，止住众生恶业，不使其后更造，故名“遮业”；第三叫“诤息”，停止斗乱争执的意思。

阎罗王也叫“双王”，他的因缘中要既受苦果，又受乐报，在《长阿含经》中讲到：其殿中昼夜三时，有大铜镬自然在前，有大狱卒提捉阎罗王，卧热铁上，铁钩将口拨开，洋铜灌口，从咽喉至腹部通彻焦烂，受罪完毕后，又与姪女共相娱乐，其诸大臣也同样如此。皆是过去大善恶相间的果报。“双王”的另外一层意义，是指兄妹二人皆做地狱王，兄长管理男众的事务，妹妹管理女众的事情，所以称之为“双王”。也翻译为“平等王”，其秉公道平等治罪，是地狱中的总司。

至于阎罗王的因缘是怎么来的，当然也脱不了因果轮回。《净度三昧经》中讲，阎罗王过去世曾经是毗沙国王，与维陀如生王打仗，兵力不敌，因此立誓愿说，“愿做地狱王”，臣佐十八人领百万之众，头有角耳，皆悉愤怒，同时立下誓言，“复当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就是现在的阎罗王，十八大臣一直随着他成为小王，百万军队都成为了狱中之卒的“阿傍”。

三十五 为什么众生无边难以度

本品中阎罗天子有一点小疑情问世尊：为什么地藏

菩萨如此倾尽全力，而众生却不能永远解脱？佛回答说：“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所以“旋出旋入”。这正是我人现如今心性的写照：其性“刚”则“难调”，如同琴弦太紧，没有回旋的余地，不信因果轮回，只有我执深重，接受教化的能力几近丧失；其性“强”就“难伏”，不但说服不了别人，同时也说服不了自己，虽然知道因果理、轮回事，但依然不怕因果，不在乎轮回。

本来我人的清净自性，从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在众生份上因有“我”故而执着，就如同把水冻成冰一样，呈现出刚强的一面。所以要“劳斯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

《地藏经》略解（21）

《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

三十六 胡跪是一种什么跪

在经典中讲到佛弟子请法时，先右绕三匝，然后顶礼佛足而白佛言的场景。另外一种礼节就是长跪合掌乞问，本品中阎罗天子是以“胡跪合掌，而白佛言”。所谓“合掌礼”，是双手合十为一，表专注一心，也表中道实相；所谓“互跪礼”，是印度通俗的互敬之相，以右膝为本而跪，久跪感到疲劳的话，可以左右交互进行；所谓“长跪礼”，是因女众比丘尼体力劣弱，佛准许长跪，也就是两膝踞地，两足趾拄地，挺身而立，我们现在这种形式居多；这里的“胡跪礼”（古代称西域印度为胡人），右膝着地，右足趾竖地，左足踏地，我们现在律寺或者结夏安居作法时还采用这种跪法，表示最为如法诚敬之意。

三十七 家有新生儿该如何对待

前品讲过将命终和已命终的情况下，该如何修福以资前路，实际上刚出生的小儿也同样需要培福，本品中主命鬼王也发出感而慨之，其本愿十分希望利益生死存

亡，但是阎浮提人不辨是非，往往会适得其反，“致令生死俱不得安”。具体情况如下。

家中有小儿初生之时，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若又能行善积德，更会让当山土地生欢喜心，而护持母子平安。但是世人不知道其中的真相，反而以俗眼世故来行事，邀请亲朋好友聚会，又造杀业饮酒食肉。本来母亲生产犹如去鬼门关走一遭，有数不清的食腥血鬼等着祸害，是主命鬼王发心让土地神保护母子平安，结果他们自己却反而杀生聚众，这样一来命债全部欠在子母身上，福报皆被消损。

现在现实中也有许多例子，本来晚辈当孝顺、恭敬长辈，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家风，结果长辈过分惯溺小孩，将他们的福报过早地折损，使其不得安乐，要么身心不能健康成长，要么长大后福报却已不够，日子过得越来越难，这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颠倒相，应当细品。

三十八 小结

本品中末后的总结，世出世间法中念佛最上，不论生时死时，实际上生时死时正属于一时。若能“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称念佛菩萨名号，能够让众生与三恶道绝缘。经中主命鬼王向佛白言，当然这也是向末法时期的我人开示：但愿众生生时死时都能够相信他所

说的话，皆能解脱得大利益。上述三品内容正说“解脱之门”，到此处导归念佛为本，故而下一品则是《称佛名号品》。

《地藏经》略解（22）

《称佛名号品第九》

三十九 总说念佛

前面数品中，或说六道的差别相，或说地藏菩萨种种功德，都是为了让我人明理起行，终究的目标是为了脱离苦海而得成佛。然而欲要成佛则须念佛，所谓“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

念佛功德，实际上在本经内容中早有开示，婆罗门女在遇到觉华定自在王佛的时候，佛就劝其修念佛法门，并且得了念佛三昧，甚至于有了神通。当时婆罗门女思念亡母的感情，要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觉华定自在王佛正是借此因缘，让她回家去后“端坐思惟吾之名号”，实际上就是劝其修“持名念佛”。一日一夜地精进执持，就可以亲临地狱境，自己觉得不可思议，鬼王告诉她，能够身临地狱现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业力牵引；一种是神通所致。而且婆罗门女当时也是因为念佛的力量，自然不生恐怖之心。这就是念佛法门的殊胜所在，在《地藏经》一开场就交待了个明白，故称为“千经万论同宣”的法门。

四十 为什么名号功德这么大

凡事都有名目，名号就代表他所内具的能量，故常说“以名召德，以德应名”，好比我人说“火”，其形状、功能、效应就随着名字而出现境。前一品中鬼王都有名号，表显他的劣业之行，本品中诸佛也皆有名号，正显其无量功德。如果从法身而言，则是“佛佛道同”，不会有异，那么为什么每尊佛都各有其名，其原因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佛的名号有“通”有“别”，佛的通号就是我们念诵所称的“如来、应供、正遍知”等十一个名号，每尊佛都有此十一种功德，故而皆能冠称。但是佛的别名就不一样了：有从种姓角度而称的，比如“释迦佛”、“迦叶佛”；有从色身庄严而称的，比如“身尊佛”、“身上佛”；有从声音功德而称的，比如“妙音佛”、“妙声佛”；有从身相光明来表达的，比如“普光佛”、“普明佛”。还有从譬喻立名，从内德立名的，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四十一 念佛的功德究竟有多大

不论从什么角度立名，每尊佛的名号中，都执持着这尊的所修所证，佛名就等同于佛心、佛智以及佛行，“即心即佛”的甚深妙义就表现在执持佛号上。一心一意地持佛名号，所获的起步功德，可以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再往深了领悟，念佛确实是总持法门：从因果来看，念佛为因，见佛为果，见佛为因，成佛为果，成佛为因，度众生为果，是纯粹的“佛因佛果”；从解脱来说，念佛念的正在进行时，一念妄想无从得生，当下便是解脱现境；从功德而言，念佛的功德之大，等于将佛的功德转为自己的功德，用佛心来置换凡夫之心，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的无上诀窍；从证量上来看，“念佛三昧”是三昧之王，其他的三昧都有针对性，不能对治全部的烦恼习气（有的三昧对治贪对治不了嗔，对治了欲念而不能相应慈悲），只有念佛三昧，可以全方位对治烦恼，故称“三昧中王”。

可见，最简单反而是最深邃的，化繁为简地称佛名号，才是最上上根器之人能受持的圆顿了义法门。

《地藏经》略解（23）

《称佛名号品第九》

四十二 细品佛的名号功德

在本品中，地藏菩萨向未来众生说真正的利益事，又特别指出是在生死中而得大利益者，同时佛也希望地藏菩萨能演不思议事，结果所说之事唯有一桩，便是闻佛名号而生的一系列功德。

第一尊佛是“无边身如来”，此如来因世界无边、众生形类无边、心行差别无边，为度脱众生故而佛之身量亦无边，由度生所发的心、所起的行都有无边功德，故而得名“无边身如来”。由此因果相应，众生若能称念，亦可获福无量无边。

第二尊佛是“宝性如来”，“宝性”即是如来藏性，也即我人个个本具的妙真如性，为显示大家都有此性，皆同此性，所以名为“宝性”，所以只要有男子女人发一念皈依之心，就是开始觉醒此性，汇入本来自性，于无上正觉无有退转。

第三尊佛是“波头摩胜如来”，汉语的含义是“赤莲花”，在青、黄、赤、白四种色中最为殊胜。所以佛的性德犹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历耳根，永为道种”，而

且因佛力加持，其福报可持续地悬浮在六欲天人中，何况志心称念，则更是成佛正因。

第四尊佛是“狮子吼如来”，“狮子吼”表示说法之义，闻此佛名功德等同于广闻法益，念念游于佛法大海，因缘中可得遇无量诸佛摩顶、授记。

第五尊佛“拘留孙佛”，是贤劫千佛中的第一尊佛，在贤劫第九减劫人寿六万岁时出世，与其结殊胜法缘，可在千佛时代中为大梵天王。因大梵天王是娑婆之主，对正法深信不疑，故而每尊佛出世都必先来请转法轮，是千佛会的请法之主，方有如此殊胜的法缘果报。

接下来还有数尊佛相继而说，如：毗婆尸佛、宝胜佛、宝相佛、袈裟幢佛、大通山王佛等等。在此不一一介绍，只须深信佛功德，任何一尊佛本质上都具足一切佛之一切功德。

四十三 为何居然没有阿弥陀佛

在第四品中有讲过，光目女的母亲在投生梵志后，将一定会往生无忧国土，说的正是极乐世界。本品中虽未显说阿弥陀佛名号，但是密示其“法界藏身”的不可思议之性德。我们可从教理上作一会通。

前面课程天台宗的内容中，曾讲过“十如是”的法性之理，能发生“百界千如”和“一念三千”的境界之

事。本品中的十佛名号，正与“十如是”相合：无边身如来表示“如是报”，也即弥陀接引众生现无边身；宝性如来表示“如是本末究竟”，也即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波头摩胜如来表示“如是果”，也即莲花化生；狮子吼如来表示“如是作”，也即称性发四十八愿；拘留孙佛表示“如是力”，也即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毗婆尸佛表示“如是缘”，也即令释迦佛速成正觉而说净土；宝胜如来表示“如是因”，也即国无三恶道；宝相如来表示“如是相”，也即相好光明无等伦；袈裟幢如来表示“如是性”，也即往生极乐皆是自性僧宝；大通山王如来表示“如是体”，也即阿弥陀佛报身庄严。正是“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的“十如是”，正好含藏阿弥陀佛法、报、化身、四十八愿殊胜、极乐依正庄严的大功德海。依此“十如是”，同时显明净土法门“九界同归佛界、一念三千全在佛名号中”的妙用。此理极其殊胜，然而也极为难明，明白很难，相信则易。

《地藏经》略解（24）

《校量布施功德缘品第十》

四十四 总说

前面的内容讲述了两大主题，即“轮回之路”与“解脱之门”，最后的结穴处是由“称佛名号”来锁定现前一念修行的诀窍。虽然称佛名号之法是成佛之根本法，但是称佛名号之行却未必能行得起来。是否具备善根、福德、因缘？信不信念佛之殊胜功德？能不能受持？会不会发心？都是其根本因素，若是根不深、本不大，则不会开花结果，所以此品讲修法中的第一助缘行动，就是“布施功德”。而且从三宝的角度，前面讲佛宝，此处讲法宝，菩萨之行为“四摄”行，成佛之法是“六度”法，布施是四摄六度之首，所以在此先首推布施功德。再从修行而言，前面念佛讲“一门深入”，此处开始讲“万善同修”。

四十五 何为布施

布施，梵语叫“檀那”（这是佛门常称施主为“檀越”的由来）。就布施的行为而论，应该说是佛弟子的常态，以福利惠施有情。以己财物，分布于他，名之为

“布”；憍己惠人，名之为“施”。说成大白话，就是亏自己而利益别人。

关于布施的功德性质，大致有三种：一个叫“财施”，也叫“资生施”，既包括一切饮食衣物、甚至珍宝房产、乃至国财王位，这称为“外财”，也包括自己的身体、生命等非常人所及的布施，这称为“内财”；第二种叫“法施”，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善法，以真诚清净的心，向人解释宣传，都是法布施；第三种是“无畏施”，积极地帮助别人获取心的力量、给懦弱胆怯者以勇气、在众生最危难之际进行救助，都是无畏布施的范畴，观音菩萨就是典型的“施无畏者”。

四十六 为什么要较量

“较量”之意义：“校”就是考核的内容；“量”就是称量的意思。因为布施属于一种“法”，如果内心有信心决定，外有所对的福田，中间有所布施的功德财物，三事合成一个因缘，必然会心生“舍”的状态，所成就的就是布施法。

这里所谓的“较量”，意思就是体现其中的差别，根据发心的浅深、迷悟的背景，是属于世间，还是属于出世间的布施，是着相，还是不着相的布施，所得的果报也会有所不同。比如“着相布施”，只能得人天福报；圣

人的“离相布施”，则可得涅槃之究竟大乐。

具体来说，比如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曾经以饭供佛，佛转手布施于狗，世尊问他说，“你布施我，我布施狗，到底哪个福报更大”，舍利弗说，“世尊布施狗的功德更大”，这是从“心性”而言。再比如《四十二章经》中佛说，供养一百个恶人不如供一个善人；供一千个善人不如供一位持五戒者；供一万个持五戒者，不如供一位预流圣人；供百万预流圣人，不如供一位斯陀含圣人；供一亿辟支佛，不如供养一佛。这是从“对境”而言。在《维摩诘经》中，有善德长者子，用缨络珠供养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分作两份，一份供养难胜如来，一份施法会中最贫困的乞儿，而功德等无差别，这是从“平等心”而言。本经中讲到：“回向法界，是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此是从“回向心”而言。佛弟子阿那律尊者，曾在过去只是以粗粮饭供养了一位辟支佛，结果九十一劫天上人间从来不受贫穷之报，这又是从难遇“圣因缘”而言。

总之“布施”是一门超级大学问，将“万法唯心”发挥到极致，只看当人会不会善用。当然，前提条件是要有上述的见地，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修行功夫才能把握好功德大小。

《地藏经》略解（25）

《校量布施功德缘品第十》

四十七 为何总是要承佛威神

在本品的开端，便说地藏菩萨“承佛威神”。不仅仅在本品，整个《地藏经》中始终都有承佛威力的内容，这并非只是出于恭敬的一种说法，而是修行途中、成佛之道，时时处处都要佛来加持才能得以成就。我人能够见闻三宝、皈依受戒，甚至出家为僧，实际上都离不开佛菩萨的加被。

所以这个“承”字才是最重要的法门，以自心承佛心，佛心加被自心，自他不二息息相关，就是“承佛威神”。也可以理解为“受持”，受持佛的身口意三业：持戒念佛是“佛行”；禅宗是“佛心”；教法是“佛言”。念念相续随顺佛的教诲，也是承佛威神。

四十八 为什么还要唯愿世尊为我说之

地藏菩萨观到众生所受福利有太大的不同，故而向佛疑问，佛讲出其中的原委。这里地藏菩萨已经是法身大士，无所不知、无事不晓，何以还在此渴望世尊开示？原因有二：一方面但为众生能够入信，因信生解，因解

起行，故须世尊金口宣说；另一方面，地藏菩萨还处菩萨境地，以事论事，着实不知。

在《杂藏经》中讲到，有人得到一朵金黄色的庵罗树花，他得到如此好的花，想做首饰。又思维自己的头是无常的，败坏时被狐狗吞食、与粪土同流，有什么好严饰的。就持此花入佛塔，见佛相好，心里想佛是大慈大悲的一切智人，应该以此好花供养佛陀。供完后又想，曾听佛说一华供佛必然得大好的果报，但不知道这个果报到底有多大。于是见到一位劝化世人的行道者就问，一花供佛得几许福报，劝世道人说，我不懂这么深的道理，你应该去问读经的聪明道人；读经道人说，我没有神通，你应当问坐禅道人；坐禅道人是位六通阿罗汉，人定起观，告其说在人天道中一世至千万亿世，从一大劫乃至八万大劫，福犹享不尽，再往后我就知道了；阿罗汉圣者让他等等，自己上至兜率天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依然说“不能知”，并认为佛有无量功德，是最良福田，如若在此福田种下福种，于佛种种果报无尽，等我将来成佛，才能尽知。可见弥勒菩萨也是一生补处，对于用一枝花供佛的功德，不能详尽而知。这里地藏菩萨，也是实事求是地说，真的不能尽知。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佛的威神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能够承佛的威神，才能有不可思议的感应，这是事实。

佛弟子皆当如此信受，如此承佛威神。

《地藏经》略解（26）

《较量布施功德缘品第十》

四十九 最尊者与最劣者互相成就

本品中讲到，阎浮提众生中有诸多最尊贵者：首推的是“国王”，于人事中已得自在者才能称之为王，统摄人伦于某一区域的邦国之主；其次者是“宰辅大臣”，有所主宰又有所辅佐，故称宰辅，具体讲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第三为“长者”，在印度长者是社会地位极高，且有影响力的人物，至少具备十德，比如姓贵、位高、大富、威猛、智深、年长、行净、礼备、上叹、下归，才能称之为“长者”，说白了就是既富贵又有魄力、德行服众又不失礼节、博得大众赞叹的人物。这是人中最尊贵者。

又人中最卑下、最贫穷者，这一类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果报，都是前世不肯施舍于人，或者阻止别人行布施所感的果报，另外也有先布施出去后又生反悔之心，故招感最下贫穷之报。年老腰肢弯曲背凸起，称为“癯病”，膀胱不利、小便不通称为“癯闷”；五官四肢不全称为“残”；口不能言叫“喑哑”，耳不能听称为“聋”；没有思想很愚蠢叫做“痴”。下劣根残以及其他缺憾者，

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故说“如是种种不具者”。

这两重业报的背后表明，造业感果也有良性发展与恶性循环，故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贫者对富者而言，反而又成为悲田对境。所以尊贵的人“欲布施时”，正说明生了舍心，“下心含笑”正说明不起嗔慢，“下心”对治我慢，“含笑”对治嫌嗔，又有“软言慰喻”，说明把布施从身、语、意中全面体现出来。这才是如法的布施功德，需要我人在行施时微细观照自己的发心。

五十 布施的功德大小主要看回向

第一部分是由富贵布施卑劣，属于上向下，第二部分是由世间供养出世间，属于下向上。遇到佛塔佛寺，或者佛菩萨圣像，能够尽力供养，是结三宝因缘。“塔”译为“聚”，也叫“高显”，指高积土石，以藏遗骨舍利者。“寺”的称呼曾经用在外交或高管部门，后来才用在出家众所住的道场，印度语翻译过来叫“僧伽蓝”。寺院中供福安僧，是众生的大福田。所以律典中云：“真金百千担，持用行布施，不如一泥团，敬心治佛塔。”其中功德差别，可见一斑。

另外，以此供养布施，可得三劫的帝释天果报；如果能以此功德回向法界，则可得十劫的大梵天王报。所谓“回向”，就是“回转趣向”的意思，回自己所修的功

德，趣向所期的目标，称为“回向”。回向好比谷子在包壳中，经历很久依然是那么多，但播种在田中，经过时节，辗转相播，就会收获无量。以功德回向利益一切众生，是“众生回向”；以所修功德希望自他皆成佛道，叫“菩提回向”；以所修所行，只求无为涅槃，叫“实际回向”。就事理差别而言：回施法界一切众生，属于“事上回向”；回施真如法性实际理地，属于“理上回向”；最终事理圆融方得“究竟回向”。

《地藏经》略解（27）

《较量布施功德缘品第十》

五十一 到底福田有多少种

在本品中令人生布施心的福田比较具体，除了前几问讲的之外，还有“修补经像”，还有“老病及生产妇女”等等机缘，总而言之不出佛门中常讲的“八福田”，其也有三种说法：比如说造路掘井、修架桥梁、平治险路、孝事父母、供养沙门、供养病人、救济危厄、设无遮大会，是一种说法；再比如说供养佛、法、僧、父母、师长、贫穷、病人，乃至恩施众生，也是一种说法；还有比如供养诸佛、圣人、父、母、和尚、阿闍黎、众僧、病人，又是一种说法。这第三种中前两位属于“敬田”，中间五位属于“恩田”，最后一位属于“悲田”。

在经典中也讲到，有四种福田法可以让我人不退无上菩提心：第一见塔庙毁坏，当加以修治，哪怕只是一团泥、一块砖皆是如此；第二于十字路口或者人流量大处，起塔造像，为人作念佛之缘；第三若见有出家之人相互诤讼，想方设法令其和合；第四若见佛法欲坏，能读诵讲说，令法不绝，为护法故敬养法师，专心护法不惜生命。能够成就以上四法者，生生世世当转轮王，勤

修梵行，成无上道。

总之，但凡能够成就我人舍心、利益他人心，而发心行布施者，都是所种的福田因缘，虽然有功德不同，但无疑都可令福慧增长。

五十二 为何听经闻法果报无边

本品中讲述得遇大乘经典者，哪怕只是听闻一偈一句，其果报也是无量无边，如果回向法界，则福报更加不可为喻。可见大乘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也同样不可思议。《涅槃经》讲到：如果离开四种法能够得涅槃者，无有是处。这四种法是：亲近善友、专心听法、系念思维、如法修行。根本因缘皆是往法上会。

给大家讲一典故：印度有个外道婆罗门手持许多人的骷髅头，在华氏城到处炫卖，经历多时一直没人来买，他就发了嗔恨心，说：“如果没人来买，我就到处宣传这城中的人愚痴暗钝。”这时城中有位居士，听到这个风声后，不想让他毁谤，就拿钱去买。买的时候用铜线贯穿头骨耳朵，如果通过去了就价格贵点，如果通一半就便宜点，如果不通者就不买了。这个婆罗门问：“一样的头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居士说：“通过去的，此人在世时听闻过经法，半通过的虽然也听，但是不善分别法义，不通者则完全没听过佛法，所以才有价格差别。”随

后居士把头骨买下来，在城外起塔供养，以此因缘，命终生于天上。从中可见闻法功德有多么广大。佛法难闻正是如此。

《地藏经》略解（28）

《地神护法品第十一》

五十三 总说

前面讲持布施之福，以助成就佛道，到这里“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已明，本经的主要内容已经全部展现。下面三品的内容，都是旨在流通本经，所以称为“流通分”。在《阎浮众生业感品》中，四天王启问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生死道内讲因果报应，可以说是“由天而鉴”；此品继而说明，南阎浮提中，还有地所主坚牢地神，可谓“由地而载”，人道之一切情状，都在于天地之间。本品着重讲坚牢地神护法。

五十四 地之由来神之差别

本经中有讲世界的成坏，此界坏了寄往他方，他方坏了辗转相寄，此界成了还复再来。这种“地大”的推动转变，全是由众生的业力。比如说我们南阎浮提，脚踩的大地，就是由将要出现在这里的业力所决定的。虽然在之前的轮回中我们还未至，但是这个国土的启建，我们已经在参与业力的使然。《华严经》中讲，“三千大千世界，以无量因缘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轮，水依风轮，

风依空轮，空无所依，然众生业感，世界安住。”

关于“神”的概念，世间人很不明朗，以为有神论就是迷信，无神论则为科学，实际上要看对于神如何定位。佛教中的神有“大神我”，具有主宰一切的能力，也是世界的造物主，比如对“大自在天”的崇拜；还有“小神我”，也就是常说的我执，即主观能动性中我的感觉；这里讲的地神之“神”，是指的众生之神，与人类都属于众生的一份子。之所以称为“地神”，就如同世间的职业，理发的称为理发师，做饭的称为厨师，皆是业力使然，与地有缘主地功德的则称为“地神”。

五十五 坚牢地神何许人也

坚牢地神是地神中最大的神，地神之主，是主南阎浮提的地神，名为“坚牢”，《阿含经》中讲到：“佛告比丘有四大天神，地神、水神、风神、火神。昔日地神起恶见，言地中无有水、火、风，佛言地中有水、火、风，但地大多故，从地大得名。次第说法，地神欢喜。佛为说四谛，地神即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自言，我今皈依佛法僧，尽形寿不杀乃至不饮酒，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也就是说皈依三宝当居士来发心护法了。

在《地藏经》中首推坚牢地神来护法，如果从因缘上而言，既然是同为与地有缘，故偏发心护持地藏菩萨。

《地藏经》略解（29）

《地神护法品第十一》

五十六 供像利益十种分明

修行佛法之妙用，不在知命而在改命，一切经典的开示，都能展现这样的功能。本品中讲到能够作地藏菩萨形像者，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是人居处可得十种利益。一者“土地丰壤”，土地是我人根本所依处，承载众生之根本，土地肥沃则能令庄稼收成，安居乐业；二者“家宅永安”，眷属安康，时疫不侵。

以上两种利益是在依报体现，以下两种利益是在正报体现，三者“先亡生天”，不但现前生者得蒙安乐，而且先亡者也蒙其善缘得生天上，乃至往生净土；四者“现存益寿”，不但以往宗亲得生善处，现在眷属亦可享无量福寿。

再从心地上而言，五者“所求遂意”，寿既增长，住于世间，凡所求必定遂意。再从消除违缘上而言：六者“无水火灾”，一切焚漂劫夺天灾中，水火无情最为常见，而现在则可远离水火等天灾厄难；七者“虚耗辟除”，不必要无形的浪费，蝗灾、蚁灾等不会发生；八者“杜绝恶梦”，日间诸缘顺遂，夜眠则身心安养。再从外护上而

言，九者“出入神护”，一切龙天善神护持左右，紧随其身；十者“多遇圣因”，圣因乃出世解脱因缘，充满听经闻法、感应道交的机会。

总看十利益，说白了就是改命的效果，不论是依报还是正报，乃至因缘眷属，甚至脱离轮回，皆是因供养地藏菩萨而得的功德，一切无非随业所现、随心而转，传给有心人而得受持。

五十七 读诵利益亦复如是

本品中坚牢地神发愿，有人若能转读经典，“常日夜以本神力卫护此人。”在另一部《金光明经》中，坚牢地神特别说过：“随是经典所流布处，是地分中敷师子座，令说法者宣说。我当在中，常作宿卫，隐蔽其身，于法座下，顶戴其足。”也就是说能够读诵此经的人能得坚牢地神日夜卫护，能够讲说此经的人，则待遇更高，于法座下顶戴护持。

这里特别讲到“大横小横”，不应死而枉死就叫“横”，是指的九种横死：第一是得病不能遇良医，所得病虽轻，碰不到对症下药的医生，还有相信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因其妄说祸福而卜问吉凶，想益寿延年而不能得，因此丧生，皆为横死；第二是妄作非为，遭受王法诛灭而横死；第三是为非人夺去精气，畋猎嬉戏，或者耽浮

嗜酒，放逸无度，被非人鬼怪等夺其精气丧命而横死；第四是被火焚烧丧其命而横死；第五是堕水沉溺丧其命而横死；第六是于山林中因被虎狼恶兽所食而横死；第七是由高处堕下，颠仆丧其命而横死；第八是被毒药及咒诅、厌魅、起尸鬼等所害丧其命而横死；第九是被饥渴之所困逼，得不到饮食丧其命而横死。以上九种情形，是世间常上演之事实，当信是读诵《地藏经》，便可化小化了，防患于未然！

《地藏经》略解（30）

《见闻利益品第十二》

五十八 总说

首先从末尾三品流通功德来看，前一品《地神护法品》重在护持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而《见闻利益品》中令观世音菩萨以神力流布此经，让一切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前面讲一称名号是“佛宝”，继而讲布施功德是“法宝”，此品大赞特赞见闻地藏菩萨的利益功德，是“僧宝”。

其次本品由观音菩萨作为当机者来问，同时佛也赞叹观音菩萨与此世界有大因缘，并且佛令观音菩萨借此因缘弘扬《地藏经》、地藏法门。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借与此土的因缘而弘扬地藏菩萨大愿功德，地藏菩萨大愿功德又反过来成为观音菩萨的菩提资粮。正显住持佛法，各行其道又水乳交融。

第三从差别相上而言，诸位菩萨唯有地藏菩萨显现出家之相，虽然皆是佛的圣弟子，但是从表法而言，观音菩萨也示现做地藏菩萨的外护，来护持僧宝，故有此《见闻利益品》。

五十九 为何见闻便能得利益

前面的《地神护法品》重在流通本经，本品主要说若见若闻均沾殊胜的利益。本品为“见闻利益”，听着好像直白无奇，实际上是甚深法藏，目光所及之处，叫做“见”，自耳通心之法，叫做“闻”。见性、闻性皆是心性，从眼见、耳闻寻常现象之事，可以反观自性，发现心地幽微之理。所以借助此“见”与“闻”，可得心开意解、感应道交之功德利益。

然而“见闻”欲转化为“利益”，还须以“信”为入门之处，佛陀劝众生起信，无非四种功德：一者说法；二者显现神通妙用；三者名号度化众生；四者放光现瑞。所以本品一开场便是世尊“放百千万亿大毫相光”，若见若闻者，无需多言，便正得见闻之现前利益。

《地藏经》略解（31）

《见闻利益品第十二》

六十 何为白毫相光

本品一开场便讲“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毫相光”，“大”表示佛的法身，周遍一切处，无所不在；“毫相”表示解脱，看上去庄严无比，实则又如幻如化；“光”表示般若，空性智慧，照了万法。这三种功德相，也可以说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依般若成大解脱，依解脱成大般若，体性是一；而在用上，则有百千万亿的差别相，所以才有“百千万亿大毫相光”。

这里所说的“白毫相”，也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佛的两眉中间，有白色毫毛，右旋宛转，如日正中，外有八楞，光明殊胜。在佛初生的时候长五尺，成道的时候长一丈五尺，名为“白毫相光”。

六十一 “毫相光”表何功德

这里列举出三十二种毫光，各有所表、各具功德。在此详细举“六度”说明：所谓“白毫相光”，表示“布施”功德，白是诸色之本，布施是诸法之本，“大白毫相光”，则是指三轮体空的实相布施；所谓“瑞毫相光”，

表示“持戒”祥瑞功德，“大瑞毫相光”，则是指于一切法心不动，没有持犯分别；所谓“玉毫相光”，玉不琢不成器，表示“忍辱”功德，“大玉毫相光”，则指无生法忍；所谓“紫毫相光”，表示勇猛“精进”修一切善法，“大紫毫相光”，则是指身心两忘，住于无为道中；所谓“青毫相光”，表示“禅定”，青属东，东是群动之首，故禅定则动中有不动，“大青毫相光”，则是自性定，常在定中，动即是定；所谓“碧毫相光”，表示“般若”波罗蜜，玉中碧为最上，法中般若第一，“大碧毫相光”，则是指佛的一切种智、萨婆若海。

随后的“红毫、绿毫、金毫、庆云毫相光”，则各代表“方便、愿、力、智”四种度，与前面六度共称“十度”。随后的“千轮、宝轮、日轮、月轮毫光”，代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末后的“宫殿毫光”，指三乘菩提，“大宫殿毫光”指一乘菩提；“海云毫光”，指三乘涅槃，“大海云毫光”，则指究竟大般涅槃。

在本品中佛如此放光现瑞，表不思議理，必是要说殊胜功德、微妙法义，所以继而出微妙音，将说地藏菩萨不思議事。

《地藏经》略解（32）

《见闻利益品第十二》

六十二 为何称为“不思議事”

关于“不思議”这个词的内涵，有几种理解：一般情况下我人会下意识地认为，不思議就是玄妙得无法想象、不能理解的因缘或者境界，成就的是“感应”；实际上经文中讲的“不思議”，就是让我人不犯思维地用心去对接认可，重在成就的是“信心”；但从根本上而言，在经典中讲过，不思議就是“空”的证明，成就的是“空性智慧”。

本品中略举地藏菩萨五事：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議事、超圣因事、证十地事、乃至毕竟不退之事。事事皆是大愿所摄，事事皆是心性所起，事事皆是不思議事。

本品讲到地藏菩萨九件不思議事：第一件事，是见像、闻名、一瞻礼，可令天人转增天福；第二件事，是临命终时闻名可离苦；第三件事，是可知先亡父母之所生界；第四件事，是二十一天内称念名号一万遍，可见菩萨现无边身；第五件事，是能千日每天念千遍名号，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第六件事，是皈依、供养、赞叹，

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第七件事，蒙菩萨梦中灌顶，于大乘经典一历耳根即当永记；第八件事，是地藏圣号念满万遍，一切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第九件事，先念圣号万遍，出门在外便可一切吉祥。

以上利益，经文中讲得详细且实用，若有人依教奉行，便可得此不思议功德。

六十三 何为天人“五衰”

我们感同深受的苦，是作为人道的“分段八苦”，殊不知天人福报虽大，但依然逃不出轮回，在天福将尽时，会有“五衰”相现：首先是不乐本座，就是不能在他的法座上安住了；其次是身失威光，天人身上皆有光明，此时则丧失光明；第三是腋下臭汗流淌；第四是天人光洁常鲜的铍衣妙服自生垢秽；第五是花冠枯萎，天人头顶上皆有花冠，此时则现枯相。

除了“大五衰”，还有“小五衰”：第一是本来天人行动的时候，会起五种美妙的乐声，到时就听不到了；第二是身上光明像手电筒没电了一样，越来越微弱；第三是天人的肌体细滑，本来入香池洗澡，出浴时水不沾身，这个时候水便沾身了；第四是天人非常潇洒自在，行动中对任何事物都不会投入不舍，此时则会对一个境界而钻牛角尖；第五是天人体力强盛，从来不眨眼睛，这时

则体力虚弱，眼睛眨个不停。

本品讲的“五衰”是指的是天人的小五衰，大五衰现的时候，天人必死无疑，小五衰现则有回转的余地，所以这里讲，可“转增天福，受大快乐”。

《地藏经》略解（33）

《见闻利益品第十二》

六十四 讲完道理再讲一则感应

宋朝时期有一道场名空观寺，寺内有一定法法师皈依地藏菩萨，每月斋日模写地藏菩萨圣像，礼拜供养。并常祈请菩萨应现，一直行持满三年时间。一天有位小沙弥投宿寺内，定法法师闻讯出来问话，说了一两句，突然不见了，人们都觉得很诧异，便问沙弥说了什么话，定法法师说：“妙愿已满，意气何短？”就是你想见菩萨的愿已经满了，但是你的愿望太短浅了？大家都说这是菩萨告诉你，求见菩萨而不求出要，故菩萨才出此言。

从此定法法师发菩提心，欣求无上道果，感梦中告诉他说，先前见的沙弥，乃是地藏王菩萨。并说：“你求见我而不发菩提心，是故特来觉悟你，你因描写我的圣像，将永不堕三恶道，舍寿之后生兜率天，弥勒菩萨下生时，得佛授记。我也随顺你，如影随形。”定法法师醒来后，感动得泪如雨下。这便是本品中所言的“是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授记”，真实不虚。

六十五 不能诵经者当如此消业

在本品讲到，如果有人发心读诵大乘经典，但是种种障碍怎么也读不下去：或者没有因缘看经；或者看到也不解，不生好乐；或者不能正解反生邪执；或者没有贯通经文的能力。种种迹象都是由宿世的业障所致。在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加行仪轨，可令人业障消除，一闻经典即当永记。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要有机缘闻名见像，了知并相信地藏菩萨的功德；其次在地藏菩萨像前“恭敬陈白”，也就是先禀明为何因缘，为何事而发愿；第三步，再进一步以香华、衣服、饮食等一切供养庄严具，诚心供养菩萨；第四步，菩萨像前供一杯净水（注意可以是新打开的矿泉水，也可以是刚烧开还没用的开水），供在菩萨像前，必须经过一日一夜后方可；第五步，要以殷重之心，请下来后，面向着南方，郑重地喝下去。而且在此期间要戒吃五辛、酒肉（五辛是指大蒜、茗葱、葱、兰葱、兴渠），并且持守五戒。这样少则七天，多则二十一天，可以在梦里见到地藏王菩萨用甘露水灌顶，醒来后就会改变现状，一经读诵，永不忘怀。

《地藏经》略解（34）

《嘱累人天品第十三》

六十六 何为“嘱累”

在本品的一开头，佛陀连呼地藏菩萨之名，如同国之大王将崩，储君幼稚顽劣（前者比喻佛，后者比喻众生），所以准备托孤大臣辅弼（比喻地藏菩萨），必然执手频呼“爱卿”，佛陀也正是此意，可见佛陀慈悲众生，犹如帝王爱子之深，佛陀托众生法身慧命于地藏菩萨，犹如帝王托孤之重。

佛陀在每一场法会将终，都会将法会妙理，嘱咐与会人天大众，令世代流传，利益众生。此品正是法筵将终结的时候，佛陀付嘱地藏菩萨，使未来世众生得蒙解脱。这里的“嘱累”有三重意思：第一，从佛说圣旨的角度，“嘱”是佛所咐嘱，“累”是烦尔宣布；第二，从菩萨敬顺佛语的角度，“嘱”是顶受所嘱，“累”是甘心而作为；第三，从佛与弟子师徒的角度，“嘱”是如来诚言金口所嘱，“累”是菩萨一片丹心顶戴荷担。故说此“嘱累人天”一品。

六十七 为何在此专嘱人天

这里专讲“人天诸众生”，众生无量无边，为何在此专嘱人天，是因为“人天”的身份容易接受度化，四恶道很难受度，所以人天众是最契机的得度身份。在经典中曾有讲过，有人问佛：“令五道同日成佛否？”佛言：“不可以非器之身成无上道，要先化三趣，令得人天，然后乃可如愿。”

进而言之，为什么这里是先“人”而后“天”。《大智度论》中讲过这个问题，大概意思是，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修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就可以确定这个人前世是从人道中转世而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三恶道中罪苦太多，没有办法行深般若；欲界诸天人大都执着净妙五欲，心性比较狂惑，也不能修行；色界的诸天等，深深地执着禅定味道，所以也不能行；无色界中无有形象，所以也不能行。从中可见六道之中，人道是最殊胜之处，所以佛出其土，勤修梵行，人身难得，都在此中体现出来。

这里略讲一下“人道”与“天道”，“人”，翻译为“意”，有时候也称为“忍”，意思是在这个人的世界中面对顺逆境界，都能安忍。“天”的意思是“微妙光洁”，共有二十八重，其中欲界六重，无色界四重，剩下的十八重都属于色界。

光说人道众生，实际上已经多得难以计数，依方位而言，常说“一四天下”，也就是说有四大部洲。如果依住处而言，则有四千八百种人种。如果依住处而言，那么立足于阎浮提本位，总共有三十六大国，人种族也是这么多，另有二千五百小国，也是各个族姓。而且每一国土中，种类繁多，所谓“胡汉羌鲁蛮夷楚越，各随方土，色类不同”。我们阎浮提，就有六千四百种人。所以在此着重托嘱于地藏菩萨，以期“勿令退失”。

《地藏经》略解（35）

《嘱累人天品第十三》

六十八 虚空藏菩萨行持何法

本品中有一与会请法菩萨，名为虚空藏菩萨。“虚空藏”又名“虚空孕”，他能包含一切功德如虚空。又如同大富长者具有众宝，随心所欲布施，能于虚空中，施财、施法，尽其所能施予，令一切众生适意欢喜。

虚空藏菩萨在这里出现有甚深之义，前面每品中的启问请法者，都是如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神、鬼王等。到此品法会圆满，由虚空藏菩萨来启问，正表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内涵。地狱如何空呢？当体即是如幻如化，所以在此地藏菩萨表“万法缘起”，虚空藏菩萨表“自性本空”。单执着缘起而不空，就是“有苦”；执着空而舍缘起，就是“断灭见”。如果欲出地狱，就要观一切法如虚空，若证虚空，则正要在三界火宅中熔炼，便是二门归一心，表“缘起性空”的圆满究竟之法。

六十九 二十八种利益历历在线

全经的主人翁是地藏菩萨，此是以讲“人”为主；

此处法会圆满，将要讲流通利益，此是以“法”为重。所以虚空藏菩萨问世尊，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得多少种福利？佛在此分别讲说了有二十八种利益。

总括这二十八种利益，无非是修福修慧，圆满菩提，成就佛果。从第一“天龙护念”到第十六“宿智命通”是正修福慧；从第十七“有求皆从”到第二十二“夜梦安乐”是自利之益；第二十三“先亡离苦”是利他之益。总看自利利他是人身之利益，从二十四“宿福受生”到二十七“饶慈愍心”是法界之利益，最后“毕竟成佛”，是究竟圆满之利益。

这二十八种利益从现生修道，至生生世世相续，最后究竟成佛，是广说、次第说。后面又讲到七种利益，是依大乘菩提道业而说。前者为小根机之人而详细讲解，后者为大根性人总括功德；前者重在次第圆满，后者重在他力顿超。然而虽有详简差别，但最终都是“毕竟成佛”，在此末法时期，也可以理解为愿生西方净土中，正所谓九界同归吧！

《地藏经》略解（36）

七十 总结

一部《地藏经》的讲解，到这一讲就功德圆满了。在此略说几点，旨在悉愿有缘者能够受持不懈。

第一，本经意在从因果门入，从解脱门出。初机者应当先受用其中的因果教育，六道轮回中有因必有果，善恶分明，果报有异。所谓“世相纷纭何所宗，一心因果尽罗笼，由来铁律恒如是，天道与人无不公。”如果已经是久修的人，应当渐入心地，体悟心性，一心因果，因果一心，从因到果都不离心地。一念无明启动，修行圆满归真，入妄之后，归真之前，无非就是这一念心性。十方国土依此心性凝固，四生九有依此心性变现。打开此心，就是《忉利天宫神通品》分身集会；塞闭此心，就是业感业缘不断，地狱苦楚不休；善用此心，见闻利益、称佛名号，都是当体一念介尔之心。

第二，破除迷信，显扬正法。本经的内容中，各种不可思议感应境界，并非夸张鬼神情态，或者是渲染佛法的神秘莫测，而是实实在在，从匡正我人起心动念起修。

第三，依教奉行，随顺法会之圣因缘。佛法根本是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此基础上而安立一切缘起法。所以地藏菩萨大愿因缘已经将我人摄在其中，恶毒鬼王、主命鬼王匡正我人生死之际的颠倒妄想，地神护法令一切不如意事不得现前，观音菩萨流通推广，已注定我人之圣因。一系列的因缘，我人已随《地藏菩萨本愿经》，参与进去，启动成功，随顺瞻礼、赞叹、供养、称名、回向等法，必将圆满圣因。

本人惭愧，摆弄文字，无有实修，谨愿以此文字之法，开启有缘真实心地。法师犹如黑板擦，自己满身灰尘，只为黑板上写字明了，祈得闻者欢喜信受。愿以此功德，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

《四十二章经》略解

《四十二章经》略解（1）

诸位学友吉祥，学修佛法既非易事，所谓“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又容不得半点闪失，所谓“宁可破戒，不可破见”。可见我人对佛法的正确理解，如法领悟，有多么重要。既要有天赋异禀、过去的善根，也要有今生的努力用心，才能熟透文字而深入法义，运用佛法的理念而进入当下现实的真相觉知。因此对于教法教义，往俗了说应该上得了殿堂，下得了斋房，以全方位立体式地自如进行为佳。

我们本科班的课程，将效仿佛陀说法的方式进行，前面把《地藏经》作为“华严时”的教法代表，略作了讲解，其内容中宏观的法会现场、不可思议的因果果报境界，各位佛菩萨、护法鬼王的出场，都显示出“法界缘起”应有尽有的大乘气氛。也许我人觉得殊胜而心生欢喜，却未必能用现实的心力，去确认其同步真实的存在。对于有些学人根器而言，这时候犹如吃顿琳琅满目的大餐，也需要用本分茶汤比对着来消化。佛在讲完《华严经》后，就是因为弟子们消化不了，所以开始讲小乘佛法的经典。我们的课程也看样学样，在第二个阶

段，选择《四十二章经》作为课程的教材，愿大家能够以接地气、有触碰感的方式，来吸取佛法又一种风格的营养。只为坚持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以及更全面深入地领悟佛法。

关于《四十二章经》，有几个特点我们先了解一下：首先从教史的角度来讲，本经是翻译到中国的第一部经典，这点来看地位比较特殊，也具有代表性；从内容来看，本经是集结成的段落形式，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佛法的学修，并非是单纯的小乘浅显教义，而是由小到大、由浅及深阐述，这样正可锻炼我人在闻思上进退自如，以及圆融大小的能力；从风格而言，本经言简意赅，清新而明快，不会因法界视野太大而导致心力不堪受持，也不会现实应用太强而忘却大乘万法唯心之道；从体裁上论，当时许多出家的比丘，也有曾是外道的，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甚究竟明了，所以请佛开示而形成段落，属于“因请而说”，另一方面则是“无问自说”，是佛陀应时应机的施教，以帮助佛弟子们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修行。

特别提一点，《四十二章经》与《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共称“遗教三经”，这点缘起与《地藏经》类似，只不过《地藏经》面对整个六道法界，而《佛遗教经》则是面对此现前世界的四众弟子，此经可以说是佛陀

的嘱咐教法。也就是二千多年前，释迦如来在入灭前阶段对弟子的谆谆教诲，既有佛教原始的朴实，又有菩萨道的大乘精神，对于佛弟子来说，更是生活修行的指导方针。当代有一位居士范古农，曾这样描述：“《四十二章经》是佛法东来之肇始，《佛遗教经》是世尊教诫之绝唱，《八大人觉经》则是菩萨发心的指南。”前两部是继往开来之典章，后一部是依法修学之良导。

综上所述，是我们对本经略作一前期的了解，希望学友们先预习看一下经文，下一讲开始再作具体的讲解。

《四十二章经》略解（2）

本讲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两个点位：首先是《四十二章经》传译过程的简介；其次是《四十二章经》的文风及内容特色介绍。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传译过程，则不仅仅是佛教史上的一桩大因缘，就是放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也是极有分量的事件。本经的传译，是由汉明帝“感梦求法”而成就的。根据历史上记载，东汉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夜里梦到一位金人，项背有光在殿堂中飞行。第二天询问诸位大臣，他的梦境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的太史傅毅回答说，听说西方有位圣人叫做佛陀，能够飞行自在，圣上所梦项上放光的金人可能就是他。又有博士王遵也说，按《周书异记》里记载，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初八这一天，正是佛陀在印度诞生之时，当时江河大地皆动，五色光贯太微，当时的太史占卜出，西方有圣人出世，将在一千年后声教流被此土。汉明帝既做了这个梦，又听两位大臣所说，于是派了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等一行十八人到印度去求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邀约，而放眼法界

国土众生，则是我中国与佛法的甚深因缘，开始启动现行了。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事因缘，所以教界常将此事与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并论，所谓“玄奘求法西去，白马驮经东来”。

“白马驮经东来”，则是说到此经翻译到中国的具体过程。汉明帝派出这十八人前往印度途中，经过有名的大月氏国（就是现在的阿富汗、葱岭及中亚等地），因缘安排中正好遇到了两位中印度的出家人，就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经过沟通就邀请这两位出家人到中国来传经弘法。两位尊者就把佛经、佛像等法物用白马驮着运到中国来，史称“白马驮经”。在那个只能步行的时代，一直到了永平十年（公元67年），终于抵达洛阳。

因为这次的请法因缘，是以国家级的规格出面，所以两位尊者初来乍到，就被安排在洛阳城东边的鸿胪寺。这里插个题外话，当时所称的“寺”，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寺院，而是属于国家级的外交接待处所，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作为招待外国使者的地方。因这两位高僧白马驮经而来的缘故，皇帝就下令修建白马寺，此寺现在依然在洛阳，白马寺就成为佛教传入东土后的首座寺庙，一千九百多年前，两位高僧就在白马寺翻译出《佛说四十二章经》，成为流通东土的第一部佛经，河南洛阳以及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教的源流之地。

本讲内容的第三个版块，我们依着太虚大师的开经说明，对《四十二章经》内容及文风作一个简介。作为翻译到东土的第一部佛典，其殊胜表现在四重意义：第一、辞最简驯，第二、义最精富，第三、胪者古真，第四、传最平易。

所谓的“辞最简驯”，是指本经的文辞表达最为简约易解，毕竟是流通的第一部佛经，在推广中还是要尽量做到受人欢迎，所以翻译者不但要注意到以少而精的文字，而传达出甚深的法义，更要照顾那些已经习惯了儒家、道家文风的受众，所以《四十二章经》是以意译为主，而非以直译方式来处理文字。

所谓的“义最精富”，就是内容很丰富，本经可说是一部理事圆融的经典。经文一开始就叙述“世尊既成道已，作是思惟”，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为开场，以他说法度众生等事迹为经过，这就属于“事”；至于讲理的呢，又同时包括了世出世间之理，以及小乘、大乘皆具的道理，可以说囊括了三藏十二部教典的所有教义，这就属于“理”。

所谓的“胪者古真”，就是说翻译的技巧特别出色。《佛说四十二章经》文笔非常优美。要知道，翻译家必须具备信、达、雅这三个条件，才能够将一部经典作品翻译得有摄受力。每一句经文翻译出来都很确实的，也很

通达流畅，同时在文辞方面，特别是名相的表达极为精准，又表现得很文雅，并不生硬或者绕口，这部《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技巧，完全符合这样的翻译水准。作为第一部传到中国的法宝，当之无愧地可以作为后来译家的典范。

所谓的“传最平易”，就是讲法的风格开门见山，直接痛快，相对于其他经典的从“如是我闻”开始，到“欢喜信受”结束，或者讲六种成就，或者判为三分内容，本经完全没有形式上的包袱。前者往往令讲者与听者颇费心力，本经则最为直捷了当。这也是与其他经典区别的特色所在。

本讲就到这里，下一讲的内容我们从经题开始讲起。

《四十二章经》略解（3）

先例行解释一下经题，《四十二章经》，前四个字是本经的别题，从数字上表法，说明这部经典是佛陀的四十二段开示，而且从内容上是舒卷无碍的，利根性的人听一段开示，便可以举一反三地总持受益，钝根性的人，则也可一段一段地闻思而渐入佳境。如果进一步发挥理解，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也可以出现“同听异闻”的分别效果，同样的一段经文，由于每个人的领悟力不同，而各自得到与当时状态相应的受用，就如同天下同样大小的雨，但是大树与小草的吸收雨量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章”在这里就是分科别类的意思，每一段开示，都是针对性地阐述一个主题，解释一个问题，以此聚集为义，故称为“章”。“经”的意思我们在每讲一部时都曾释，今换一个角度，为什么佛说的才能称为经？因为其既不是寓言故事，也非神话传说，更非演绎记叙，只仅仅是对宇宙万法真理的全描述，完全不带主观的臆想或者客观的加工，所以通俗来看“经”的内涵，是一部又一部与现量事实绝对吻合的说明文，称之为“经”。

尔时，世尊既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今转法轮，度众生于鹿野苑中，为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而证道果。时，复有比丘所说诸疑，陈佛进止，世尊教诏，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而顺尊教。尔时，世尊为说真经四十二章。

这段经文是本经的开场陈白，以世尊成道作为背景点来宣讲本经。世尊成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可谓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最有意义的事情：从释迦牟尼佛而言，带着五百大愿的心力，才缘到娑婆世界末法时期人寿百岁的时候，来示现成佛，成为人天眼目；从众生而言，则需要宿世培养多大的共业福报，才能生到有佛出世的时代，逃脱了“佛前佛后”八难之一的苦境。

如果再往深了讲，世尊成道有远有近：从远而言，释迦如来早就是成就的古佛，成佛的时间已经长达不可说微尘数劫之久；从近而论，则是指此生来娑婆世界一趟，为慈悲度化此土的有缘众生，作一系列八相成道的专场示现。

当然，为此世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迦叶佛住世、人间寿命两万岁的时候，以护明菩萨的身份候补在兜率内院，然后以天眼通观察机缘，直至人间寿命一百岁的时候，机缘方才成熟，乘六牙白象降生在中印度的迦毗

罗卫国。到了二十九岁那一年，游玩出城门的时候，分别看到老、病、死人的苦相，以出家的沙门庄严相，策发决志出家修道。先前往雪山修了六年的超级苦行，然而终无益成道，后来提升心量突破修行的束缚，在金刚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军后，终于在腊月初八夜睹明星出时，一刹那豁然大悟，世尊成道的伟大因缘，永恒地定格在那一殊胜的时刻。

《四十二章经》略解（4）

尔时，世尊既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今转法轮，度众生于鹿野苑中，为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而证道果。时，复有比丘所说诸疑，陈佛进止，世尊教诏，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而顺尊教。尔时，世尊为说真经四十二章。

这里所谓的“作是思维”，并不是我们凡夫的起心动念，而是佛陀大圆满智慧的观照作用。我们通常理解的“观照”，以为是一种完全不动不移的所谓定功，实际上不全然如此，“观照”这个能力若分开来讲：“观”有现了的功能，“照”有鉴别的作用，就像灯照物一样，既不接触事物，犹如不执着，而灯光又让现场事物显现得了分明，知道彼此，这才是观照的作用。也即世尊这里的“作是思维”。

这种成佛之后的心境，既是离欲无所贪着，又是如如自在不动主观分别。大家要知道，不用说凡夫，就连菩萨在功行尚未圆满之时，仍然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法欲生起，只有成佛之后心量方称圆满，更无可

欲之事。到这种程度时，其精神境界才能极度的寂静安隐，才是最殊胜的涅槃圆寂之义。由此殊胜能够自然地显发能量，游戏神通、辩才无碍都能具足，普遍能降伏诸魔障碍之道。

佛教中有一句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也表示修行中必然会有障碍，修行越高魔障越大。“魔”在佛法中，解释为杀害之义，意为会杀害修道行者，凡是以种种方法损害修行者的道德，都可认为属于魔类。具体而言，佛法中魔通常分为四类：天魔、阴魔、死魔和烦恼魔。“烦恼魔”大家都感同身受，正念不住时贪嗔痴便肆意妄为；“死魔”则是指修行者尚未到不退，若一经生死洗礼，结果便让积功累德大打折扣；“阴魔”是指色受想行识，五阴障蔽我们的清净本性。这里经文中世尊“降诸魔道”，是指天魔，特指他化自在天的魔王波旬，数次派魔兵魔女来扰乱世尊成佛的行径。

以上讲的是世尊自己内证的圆满境界，以下则是讲世尊在人间开始说法度人之事。世尊在“作是思维”观照中善观因缘，本来是想先去度化曾经有缘的大外道教主，毕竟他们的烦恼要比俗人薄很多。但是观到这几位外道福报不足都已经过世，于是就改变主意去度化先前追随自己的憍陈如等五比丘弟子，且在鹿野苑这个地方，开了南阎浮提的首场法会，在佛教史上称为“初转法轮”。

这次转法轮所说的教法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这里的“谛”，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所谓“苦谛”，是说凡有漏之业所召感的果报皆是苦的；所谓“集谛”，言一切现前的苦报，都是由过去的烦恼业所结集而成形变现而自作自受；所谓“灭谛”，是说这一切现前苦报，皆可从中折断、灭掉而获得解脱，证入寂灭境界；所谓“道谛”，正是指佛所开示的断集之修道法门，也就是灭苦之道。这四圣谛的功效，合称为“知苦断集，慕灭修道”。

由佛说此“四谛”法门，当场便令憍陈如等人证得罗汉圣果。在场的还有其他比丘心存疑问，而向佛陀请法，佛陀一一开示令其心开意解。由此作为开端，引发佛说此“四十二章”的法宝。

《四十二章经》略解（5）

佛言：“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静，成阿罗汉。”佛言：“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魂灵上十九天，于彼得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得阿罗汉。爱欲断者，譬如四肢断，不复用之。”

由此四十二章第一段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本经虽然没有立在场听法当机众的位列，但是首推“出家证果”的这个功德，皆在说明“住持佛法本在僧”的佛教秩序。如果从修行上而言，佛法是公共、公平之法，不论僧俗男女弟子，谁当真修谁当真得；如果从住持佛教来论，只有现出世僧相的僧宝住世，我们才有机会得到佛法的消息。所以每一部经典的开头，都会不约而同地传递出这个信息，我人身为佛弟子，当依教奉行，遵守这个根本秩序。

“佛言”与其他经典中“佛说”无异，我人了知一个

事物或者道理，无非有这几种情状：用语言来形容、思维去确定的时候，叫做“比量”而知；最终框定出一套约定俗成、或者所谓的逻辑模式，叫做所知的“非量”；然而这两者都不是最真实的状态，万事万物真正的样子叫做“现量”。当然，如果人没有能力去厘清以上三者的关系，那么就听信佛语，就可以不出差错，因为佛说的话都是“圣言量”，这便是“佛言”的功德。

“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这句经文精准地定位了出家僧人的生活方式、人生理想和意义所在。在轮回的路途中六亲眷属最为捆绑，世俗之家最为难出，所以“辞亲出家”，是一次对父母深恩、眷属重爱的顿舍。“舍得”因因果报中一定会有舍有得，既然能舍世间恩爱，所得的就是出世间的功德。这也是一个道人的终身目标和成就的标志，就是“识心达本，解无为法”，通俗地说就是明心见性，见到现量的宇宙万法，清净无为的寂灭状态。

“沙门”，是古印度对整个各行各业出家修行人的统称，随释迦牟尼佛出家的弟子们别称为“释子沙门”，以作与其他外道的区别。想要修到“识心达本”的地步，总得有一个具体方法，这正好体现出“沙门”的意思，称为“勤息”，就是“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当然如果依现实情况具体划分：也有“证道沙门”，就是已经成

就圣果的圣者；也有“说道沙门”，以讲经说法为毕生的愿望；也有“活道沙门”，不为人知，默默无闻地守护在道场，在丛林生活中暗暗修道；最差的是“污道沙门”，身虽出家但是心不染道，甚至给佛教抹黑，让众生退失信心，《地藏经》中讲到“心非沙门，伪作沙门”，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这里所说的二百五十条戒律，正是沙门，又称为“比丘”的准则。通常受的五戒和大乘菩萨戒，是僧俗皆可受持。唯有二百五十条戒律，是佛陀专门为出家弟子而制定的生活纪律。刚刚开始的时候佛只说了一个标准，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称之为“略戒”，后来随着僧团的壮大，也有弟子不能遵守而出格犯下过失，于是佛就借此因缘，有犯一条就制定一条，形成数量上二百五十条的规模，作为比丘的根本戒行。世尊涅槃前告诉阿难以后要“以戒为师”，正是令出家弟子严持净戒，成为正法住世的标志。

《四十二章经》略解（6）

佛言：“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成阿罗汉。”佛言：“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魂灵上十九天，于彼得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得阿罗汉。爱欲断者，譬如四肢断，不复用之。”

上一讲讲了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即出家的因，本讲进而学习后半部分，即出家的果。我们常说的证果，是指断惑证真的修行成效而言的。整合在一起说，我人的烦恼有三类：即无明惑、尘沙惑、见思惑。前两者是出了生死轮回，跳出三界外后面对的课题，这里讲到的“爱欲断者”，是从解决掉“见思烦恼”而作的说明。下面就把“断惑证真”中所断的“惑”、所证的“真”，从道理次第上作一个说明，这样理解这段经文就可一目了然，同时也对佛法所说“了生脱死”之境地，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体验，作一番了解。

先来看什么是“见思烦恼”，这要从我人本能反应的开始讲起。凡夫的心态包罗了五大烦恼：对一切顺心如意的境遇生起执念叫“贪”；对于不顺的境界生起忿心叫“嗔”；这两样来源于我人不明真相的常态，就是“痴”；而且在这种常态中总是下意识地自以为是，就是“慢”；然后对圣人智者说的真理不能决定首肯认同，就是“疑”。此外再加上几种不正确的本能认知：比如对五蕴结合的作用体认为是我，叫“身见”；一直以来的认识中离不开二元相待的模式就是“边见”；不相信有因果、能解脱就是“邪见”；固执认为邪见是正见就是“见取见”；对某种无益仪式错误地遵守，导致背道而驰就是“戒禁取见”。后面五种都属于“不正见”，与前面五大烦恼同称六大根本烦恼。前者比较迟钝，叫“五钝使”，后者比较尖锐，叫“五利使”。这些烦恼正在进行的时候，对于苦、集、灭、道四谛是迷而不觉的。放在三界的背景下，于道理见解上起迷，就叫“见惑”；道理虽明白，事情发生时还会迷，就叫“思惑”。如果想要感同身受一下，前者好比我们不明白道理，后者则虽然明白道理，但是事情发生时依然走不出那种纠缠。

如果统计成数据，三界内的见惑有八十八使，思惑有八十一品，这便是我人身为凡夫而身心充满的毛病。如果一个行者发心开始修行，按照佛陀教导的方法而去

训练着觉悟，就踏上超凡入圣的道路。随着修到一定的地步，如果断尽三界的见惑，就叫“预流”，意思是预入圣流，是初果圣人；再进一步，如果断掉欲界的六品思惑，就是二果圣人，顶多再来人世间受生一次，也叫“一来”；随着修行的深入，断尽了欲界的九品思惑，就完全没有了欲界的烦恼，不会再来欲界受生，称之为“不还”；得了不还果位的圣人，进一步断色、无色界的思惑，一刹那即可超越生死轮回，再也不会后续投胎转世，就是阿罗汉果的圣人。

证到阿罗汉的果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因为在此之前修行屡在进退之间游移，一旦证到阿罗汉，则入“位不退”的功德，所以经文中讲“譬如四肢断，不复用之”，并且有了神通妙用，所以经文中讲“能飞行变化”。

《四十二章经》略解（7）

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佛无为，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无修无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

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经文，前一章的内容中讲到得圣人之道的因果，出家割爱为因，证阿罗汉为果。但是在此修因证果之间，一定要有所行之法，这段讲的正是“出家之行”。

“断欲去爱”是出家第一行，因为我人身处欲界，有“五尘”故而才有“五欲”。这五种欲态的体现为：比如眼欲要见色，耳欲要闻音，鼻欲要嗅香，舌欲要尝味，身欲要善触。此种爱欲是从本能而言。若按人中的粗重之欲而言，也有五种，正是所谓的财产、色欲、荣名、饮食、睡眠，简称“财色名食睡”。以上两种五欲是欲界众生缠绕在欲界的根本染缘。所以说欲界众生如果想要超出欲界，就非要断掉欲不可，故而称为“断欲”。所谓的“去爱”，就是去除业已形成的爱著，这是通三界之普遍烦恼，道人想要跳出三界，“断欲去爱”必然会成生活

的主旋律，而精进修行。

“识自心源，达佛深理”，从究竟的角度而言，见识到真如自性，就能明白什么是佛法所说的“心”，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心”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被这个概念所困，唯有利用这个表述的同时又突破这个表述，真正地共振到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才能算认识到“心”的当下展现，而不被这个“心”的概念吸引困扰。佛陀讲的佛法，全部是为了让人明白此心，一切的经典论著，都是为此心而所作的注解。

关于“无为”法，是有属性的，有为法的属性是有所得、有所造作的，而无为法则一定是无所得，既是不可捉摸，又是本来就在的一种现前状态。若能用心灵的脚步踏到这个顶点，就可以说是悟到无为法了。

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可以认为无为法是本来没有，悟透了才有机会得到的。实际情况是它从来没有流失过，一直以来都在那儿。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被爱欲所牵，自我不断地出现故障，就一直不能安下心来而与其真诚地同步在那儿。

所以经文中说了几点来进行指正：首先，“内无所得”就是不可以生起主观意识；同时，“外无所求”是指不可以进行客观分析；如果放在学佛修行的常态下来观察突破，则是放弃有道可成的佛系执着，同时也不会被烦恼

所结成的业习绑定。既没有念求、也不去造作，不要使劲刻意地去修，也不念念不忘地去实现证的目标。没有前后次第发生，没有特别成果展示，就是我们一直都在的天然味道，自然风光。如果能到这里，“道”就成了。

本讲的内容虽少，但需要我们狠狠地参悟，希望大家明白，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修法，而并非修道。当然修法过程中也一直在道，但是如果怎么也发现不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必要了。

《四十二章经》略解（8）

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佛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在世间哪怕是对佛教再不了解的人，都会对僧人的行为举止、生活模式有些认知，比如我们汉传佛教的僧人三要素，便是独身、素食和僧装。这段经文中讲的“沙门相”和“沙门行”。从沙门相而言，剃掉头发和胡须，从此不在形象上计较，便免去很多在乎美丑的烦恼。从沙门行来论，既然心向圣道，首先就要舍弃世间的资产牵挂，因为“财”是五欲之首，最容易中毒。出家人的生活也以知足为原则，一切所需只要够用就好。

只是这个“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一般人就难以理解且承受不了。“日中一食”是指只在中午吃一顿饭，“树下一宿”是说晚上睡在树下，而且第二天要换一棵树下再睡，其用意是以免得以树为家，生起贪恋心。前者去“食欲”，后者去“睡眠欲”。这两者是头陀苦行者所遵守的戒律，不一定是对所有比丘的规定。虽然苦行并

非是道的根本，但佛陀的提倡，却是因为苦行是最佳的助道因缘。之所以如此想方设法地“断欲去爱”，就是因为爱欲浓郁之时，可以让人一直处于去道渐远的愚痴状态中。

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者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不信三尊，以邪为真。优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也。”

佛教中对于善恶的定义是这样的：凡是增益自他的心行就是“善”，凡是损恼自他的心行就是“恶”。这里所举的十种业行，就是从看其效果是增益还是损恼而确认善恶之别。“十业”体现在身业三种、口业四种、意业三种。“五事”即是五戒，其具体内容指杀、盗、淫、妄、酒五种。

主要针对在家人而论，是这章经文内容与前面的不同之处，在家修行的居士，如果能够皈依三宝，进而受持五戒，常持十善业，即可得道。但是这个道要从浅深来别论。比如十业以“恶”来执行，那么以非常猛烈的心行去造十恶业，所成的就是地狱之道；以半缓半猛的心行去造十恶业，所成的就是饿鬼之道；以缓和轻微的

心行造十恶业，就在畜生之道；能够持五戒清净，且行十善，所成的就是人身之道；能够造上品十善业，所成的就是天人之道。五道升沉由五戒十善来成就。所以从浅处论，常持十善便可得人天之道；如果从深度来看，就算修到二地的菩萨，也依旧有微细的不善；从究竟而言，修成佛果才能真正行十善至圆满。

《四十二章经》略解（9）

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止其心，罪来归身，犹水归海，自成深广，何能免离？有恶知非，改过得善，罪日消灭，后会得道也。”

随着学习的渐入，大家会觉得虽然四十二章各各陈述一法，但其中次第也有如律如法地合理安排。前面讲僧俗弟子们所应有的相、所应修的行，这里开始具体提出，入道的第一法便是“忏悔法门”。忏悔法从根本上来看，是可以潜通一切法门的，最浅近的效果，就是可以出罪。我们可以做一种设想：如果造作了不善业，必然会成为将来的苦报之因，此时心地上悔恨不已地行忏悔法，本身也是受报消业的过程，如忏悔发心真诚到位，便可当下消却苦报的因缘，所以常说“忏悔得清净”；如果有过失而不生忏悔，就会继续以过养过，这样进入恶性循环连锁反应，而且会随着过失的深入越来越不能自知。所以及时发心开启忏悔模式，是最能止损的修行方法。

当然也有一种肤浅的观点：反正忏悔之后依然还是

会犯，索性就不去忏悔。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见解。当然，“忏”属于陈述其罪，“悔”是发愿改过自新，如果老是忏悔之后再次毁犯，会形成只忏不悔的顽固处境。但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就已经下意识地在观念上进行了纠正，可能会一边悔过又一边犯过，但至少随着发心，会在相续中越来越不想犯过，自然会离犯过失越来越远，终将会至永不再犯的清净中来。再进一步讲，常行忏悔法，身心得清净，自然会从“从身语意之所生”，升华到“心若灭时罪亦亡”的境界，显而易见，忏悔法本身就是得道增上因缘。

佛言：“人愚以吾为不善，吾以四等慈护济之。重以恶来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气常在此也，害气重殃反在于彼。”

有愚人闻佛道，守大仁慈，以恶来，以善往，故来骂佛，佛默然不答，愍之痴冥狂愚使然。骂止，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实理如之乎？”曰：“持归。”“今子骂我，我亦不纳，子自持归，祸子身矣。”犹响应声，影之追形，终无免离，慎为恶也。

这章经文的主题，旨在讲立足于平等的慈悲心中，而行“以德报怨”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之事。这个难

行难忍的点，在于“冤亲平等”。一般凡夫的心态，对亲人能够关怀，对冤家则心怀不平，所谓的修行，正在此处下手，首先要求自己不要放弃正念，其次劝说自己其实无所谓，不是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再转化提升自己的发心，把对立尝试着置换成包容，虽然也会跳跃性地返回原心态，但是在不断的调整中终究会有进步、乃至超越的时刻。

“四等慈”是指的菩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在现实生活中若是有人毁谤我人，或者用不道德的言语、行为来伤害我人，如果我人善用其心，还能以平等慈悲地返还对待他，就正当其时地抓住了大幅度提升福德的良好时机。而且尽管我人并未处心积虑，但是实际上的效果是种下灾殃苦果的反而是对方。

后一段大意我们略作白话说明，便知其理。有人听说佛陀的教化以仁慈为怀，就专程来毁骂佛陀。佛陀面对他的愚痴狂妄依然心生悲悯，所以默然而不作回应。等这个人停止下来后佛便问他：“如果你送礼物给别人，但是别人并不接受，你将如何处理？”此人回答佛陀：“那就自己带着好了。”佛陀见状便告诉他：“你今天骂我的所有心情和语言，我也同样不接受，你只能自己带着。”可见当我们毁谤、讥骂别人的时候，如果人家毫不在乎，导致的结果就是你不但伤害不了别人，反而还正伤害了

自己。

这个典故的道理真是一闻便知，能够在发生的当时完全做到，就是佛陀智慧与凡夫众生根本的差别所在吧……！

《四十二章经》略解（10）

佛言：“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污己身；逆风扬尘，坐不污彼，还坌于身。贤者不可毁，祸必灭己也。”

直面来看经文，好像本章与前章内容是一致的。但细品佛说的用意，前章的经文，重在讲如果受到毁谤伤害，作为一个修行者，应该怀有什么样的心态进行；这章的经文重在劝诫我人，不可以轻易地去伤害别人。

佛陀说法极为善巧，这里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是抬头用唾沫吐天，唾液不可能上天，还是回洒到自己脸上；逆着风向扫地，预备将灰尘扫到对面，殊不知结果尘土还是回到扫尘人身上。当我人不怀好意地去毁谤贤者时，他们非但不会因毁谤而受损，恰恰是所有的苦果都会体现到毁谤者自己的身心世界上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是佛教的主观理念，而是宇宙万法的自然规则，说是量子纠缠定律也罢，说是业力牵引的因果果报也好，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进行的。

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

这章的内容旨在劝导喜欢学习教法的行者，这本身是很殊胜的法缘，但不能脱离“闻、思、修”的总体部署。从“闻”而言，如果只在口中、耳内来多听教理，纵然听了很多也不知道随文入观，只是强记名相，不知道运化于心，就容易落入说食数宝，佛门常说“若要纸上寻佛法，笔尖蘸干洞庭湖”，意思是你要从文字里面去找佛法，哪怕就是把洞庭湖当墨水，拿毛笔一直蘸，把它写成书，把洞庭湖的“墨水”都写完了，你还是不能把心法写出来，这就是“博闻”的过失。

从“思”来说，从来习惯性地心向外求，所谓的“但知外务，不究自心”，不能会透“道就是心，心就是道”，好像一直在修道，实际上从来没有上道，这就是“爱道”的过失。如果常处于这种情况，很难真正意义上地入道。

“守志”类似于念佛人说的“执持”，一直串习着自己往道上会意，念念不忘趋向菩提，念念体会本心，不向外求，因缘际会之下就会悟入至道。

《四十二章经》略解（11）

佛言：“睹人施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沙门问曰：“此福尽乎？”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分取，熟食除冥，此炬如故，福亦如之。”

这章经文乍看好像在讲布施功德，实际上是在劝导我人行“随喜赞叹”。当然，随喜赞叹都要“得以见作”的情景下才能成就，所以这里借“布施”来表显。再复习一下，布施之道有三种情况：用财富以济贫穷叫“资生施”；在苦难中拔除烦恼叫“无畏施”；用佛法结缘，成就其入佛圣道叫“法施”。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不仅仅行此三种施法才能得到更多福报，如果在别人行布施的时候，我人能见机而生随喜赞叹之心，所得的福报也是不可穷尽的。

从“沙门问曰”引出佛陀作答，唯恐有人见解狭隘，自己行布施时旁边有人随喜赞叹，他会生起功德被别人分享的恐惧心。所以佛陀在此作了一个比喻，好比一个人手握火炬，有千百个人拿着没点燃的火炬来借火，在点着别人火炬的同时，自己的火炬并没有灭失暗淡，反

而是由于自己传递火苗，让现场的光明更加炽盛，这便会让自他的福报同时倍倍增上。这里解释一下“熟食除冥”的意思：“熟食”比喻成熟圣果；“除冥”比喻破除烦恼。

佛门中有个公案，曾经有两个人采来鲜花，其中一人自行去供佛，另一个转布施给别人去供佛。用这个问题来问弥勒菩萨，这两个人谁的布施功德更大？弥勒菩萨回答说：“自己供佛的功德能够成就的是小乘辟支佛果，把花让给别人供佛的人能成就无上菩提。”可见发心大小，为自己还是为大众，才是功德差别的决定性因素。

佛言：“饭恶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不如饭一须陀洹，饭百万须陀洹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

这章经文正讲布施功德，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布施无非两种，于上叫“供”，于下叫“施”，前者所对应的是“敬田”，后者所对的是“悲田”。功德便是从恭敬与慈悲的发心中得来。就“三宝门中好求福”而言，佛、

法、僧是世间最大的敬田。这里所谓的“饭”，是指通常所说的“供斋”的意思。

先来看从差别相上的功德较量，从行持修为上而言，供养恶、善差别功德是一比一百；单纯的世间善与五戒功德是一比一千；持戒止获人身，与初果圣人的功德差别是一比一万；至于后面二果、三果、四果罗汉、乃至辟支佛，皆是倍倍增长；最后供养辟支佛与大圆满佛的功德差别是一比百亿。最后一项讲“三世诸佛”是从相上而言，讲“无修无证”是从性上而论，也可以理解为是报身与法身相对的陈述。

所以这一段经文的次第表法，实际上是世间善与恶、世间与出世间、凡夫与圣人、小乘与大乘，乃至有所得与无所得的功德差别相。特别是最后一项比较，并非真有高下，意在说明由“相”而言则论差别，由“理”而论皆是平等。如此才称得上事理圆融、性相一如。

实际上最佳的供养功德，还是以平等发心而见其最为圆满。比如说有人发心供“千僧斋”这个法会，只要聚齐上千僧人，必定会有一个罗汉示现在其中前来应供。冲着有一位罗汉这个功德，我人通常为了能够结到圣缘而发心。实际上佛说“千僧斋”功德的用意，是希望发心者把每一位僧人都当做罗汉来供养，这才是最为殊胜的功德利益，缘于不分别的平等心而来。本章经文最后

“三世诸佛”与“无修无证者”校量的用意，也应当作如是领悟。

《四十二章经》略解（12）

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嗔难，有势不临难，触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除灭我慢难，不轻未学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睹境不动难，善解方便难。”

佛法中讲“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最好的境界一定是在最难的修行中得来。因为我人所处的国土是以染污执着为常态的世界，所以顺自己心意而行则容易，逆着自己的心情而修则极难。但是反过来说，正因有“难”故而才说修行，如果能够发起肯修之心，就可以使“心”强“难”弱，虽然是难，但也可转为易行了。

修布施法，要在心存的几个点上论功德：一个是难能可贵的布施发心，再一个所发之心的敬度与悲度，还有就是心能舍物的程度。从此中来看，贫穷者本来财富不足，如果要发起舍心，所用的心力就相对要大许多，虽然贫穷的条件下去行布施为难，但却由少许之布施，

而得甚多之福德，故而在此行勉励劝导也。

富贵的人养尊处优的习气较重，如果布施点财物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让他发出离心、怀揣道念，则很难投入身心，所以诸佛都是以国王、太子的身份而为道出家，可谓是人中的大丈夫之行。

人生所最难的是舍财，最害怕的是丧命，当生死之际现前的时候，作为一个道人，尽管进行了毕生的准备，依然会生很大的恐怖心，在此关键时刻，能不能够做得了主，就看行者的功夫，如果能在生死之间做主，说明道业就成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一生而言，死亡是一次性的，只有尽心尽力地做好准备，却没有办法演习，比如有人设想自己似乎不惧怕生死了，但只能算是自以为是的功夫，实际上并没有到那个地步。就好比在动物园看老虎，有安全设施所以并不会害怕，而死亡真的来临时，就如同在荒郊野外遇上一只老虎，是真的要面对了。这也是难中之难。

上述的“难”是世间中的难，真正的难是与佛法是否有因缘相遇。生在“佛前佛后”的境遇，被称为是与“三涂”同样糟糕的八难之一，能够得到人身、生在中国、得闻佛法，这一系列的因缘要全部和合，只有佛菩萨知道，“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然而虽然有幸成为佛弟子，能够听经闻法，但是只

有声音形式的法，不能转化为心性之中的法，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就要借事来练心：障道之事首推色欲，然而又极度顺情，难以忍耐，忍住便是莫大功德、出世的正因；见到好事而不生希求心，便是止贪；被人讥笑、轻慢、侮辱的时候，能用佛法见解转念，犹如在刀刃上行走般艰难，但是只要将嗔心化掉，当体即可清凉，便是止嗔。

再看下面的逐条内容。从世间的修为而言，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势力而不欺凌他人；境界现前时心能够不动；广学而知道指南善解法义；恃自己的才华而不生我慢；对比自己资历浅的人不轻视他们；为人处事常怀一颗平常公道之心；凡事付之一笑而不去计较是非。上述世间法有了修为，从出世间而言：才能召感遇到真正的大善知识；才好明心见性见宇宙真相；才能圆融无碍度化众生；才能虽度化众生而实无所度，内心如如不动；才能彻底了知法界的因缘、诸佛设教的善巧方便。上述内容皆属于由止痴而生智慧。

这二十“难”法法具备，次第圆满阐述了世出世间的修为境界，涵盖了整个佛法，也列出具体的法门。如果我人能将此“难”一一皆转为易，也正是修行成就的时候。

《四十二章经》略解（13）

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佛言：“净心守志，可会至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

前面提到过《四十二章经》的一个特色，同时潜通大、小乘的教义。依照太虚大师讲解所下的定义，菩萨的六度之行，前面讲布施，这章经文讲的是持戒。

问题的缘起是说“如何修得宿命通”，具有六神通是一个证果圣人的标志，除了“宿命通”外，还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漏尽通”。前五通凡夫也可以有，得了漏尽通，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可会至道”，才说明彻底入圣位了。所以这段经文，问的用意重在“宿命通”，答的用意重在“会至道”。能够得知宿命通者，未必已经会至道；而已经会至道者，一定能得知宿命通。

想要会至道的前提，需要“净心守志”，这则是由持戒清净而所得的功德。“持”有两重意义：一者叫“止持”，持戒者须止息一切恶心恶行；二者叫“作持”，持

戒须力行一切善法。从内心生起对戒的敬重心，认为戒律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信条，能够守住这个信条，自然就能得解脱入道，所以戒又叫“别解脱戒”，就是分别解脱的意思，故而能“会至道”。

沙门问佛：“何者为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

这章经文意在于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得道解脱，一心为道是所有善法中的首善，生命的终极目标只锁定解脱，是真正的人中大丈夫。如果换作修行的状态下来论，一切善中之善莫过于真修，一切大道莫大于实证。“真修实证”，是修行人的最佳状态。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佛法中讲“忍辱第一道”，所谓的“多力”，就是指忍辱力，忍辱的力量有一个特色，就是能动其他法，但

不为他法所动。由此才能达到心能转境，而不被境转的功夫。

善修忍辱法的人，对于无端而来的横逆境界能够不以忿怒心将迎他，反而以慈愍的心行去对待他。不为恶逆境界所动，恶境自然就息灭了，好比火燃烧虚空，等到薪燃尽后，火就熄灭了，但虚空依然不坏。所以善于忍辱者能够用这种德行，反过来还可以感化一切恶人。

常以忍辱为荣，不以忍辱为辱，则忍力十足，增长得很快，会习惯性地养成平等互融的心境。心中烦垢灭尽后，心便有如明镜、清水、明月，能遍照映现一切，故这里讲“无有不见、无有不知”，即能遍一切法无不了知，即能成就佛陀所具的无上一切智慧。

《四十二章经》略解（14）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

这章经文讲的是“禅定度”，禅定境界也叫“三昧”，人到禅定境界中，把心专注在一处，会有别样的风景。但是禅定也分等级，一般而言，由刻意专注或者功夫执持的叫“引发定”，认识本来面目就叫“自性定”，后者才是究竟之道。

常说“心水澄清”，用水来比喻我人的“心”，是佛教中的常法。也讲到念佛的功德犹如：“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入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但实际上我人的心本来就是澄清的，好比大圆镜一样，这个镜子本身是一直有照了的功能，只是镜子上布满了尘垢，才会把镜子的功用给丧失，所以想要让镜子显现作用，并非在镜子上下功夫，而是要搞定镜子上的灰尘。

这章经文实际上在讲修道的诀窍，而这个技术活的操作手法，往往令许多行者始料不及。也就是说我人心

本来就是一直清净的,之所以不清净是因为本能地折腾,因此不必去另找,只要停下折腾,心就在此。从这个基本原理看,在佛法上折腾也会产生同样的障碍,如果从世法与佛法并论,在世间法中就是欲,在出世佛法中就是爱。如果能将此两者尽情舍去,就可以见道,识得本心。佛法中讲“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原来退步是向前”、“不除妄想不求真”,都是讲此同一个道理。

佛言:“夫见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其冥即灭,而明独存。学道见谛,无明即灭,而明常存矣!”

这章经文讲的是“般若度”,也就是所谓的“智慧”,但很多时候我们依然称“般若”而不翻译为“智慧”,既是防止与世俗的“聪明”搞混,也是出于对佛法真智妙慧的尊重,同时也认为用文字远远不能完全表达佛法“般若”的内涵。

但是用火来比喻般若,在经文中也十分常见,所谓“般若如大火聚,四边不可触,触之则烧”。就是表白般若波罗蜜的内涵,不能在任何角度、有任何立场、生起任何执着。所以般若就如同暗室中的灯明,当灯亮的时候,暗就荡然无存了。修行也是如此,当般若的智慧现前,无明的烦恼就灭却了。

当然也有具体的秩序，先要闻思佛说的经典，叫“文字般若”；然后依照文字而起心行，叫“观照般若”；这两种都属于“方便般若”，依此方便而入到真实，就是“实相般若”。证到实相后永不忘怀，就是经文中讲的“而明常存”。

佛言：“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会者近尔，迷者远乎！言语道断，非物所拘；差之毫厘，失之须臾。”

前面讲了六度行法，是从立法的角度入道，这章内容讲“无念之念，无修之修”，是从破执的角度入道。真正意义上的道，是不破不立的本来面目。从另外一个角度，前面的六度以般若为导向，是讲的“根本智”，而这段经文表露的则是“后得智”。根本智如同黄金，后得智如同黄金制品，实际上是一个内容，为了众生能够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地理解到位，才有这样的开示。

从究竟的角度来说，有念、有行、有言、有修，则还属于有为的烦恼，而非无为智慧；同样如果说，无念、无行、无言、无修，则依然属于有为的执着，而非无为的境界。所以佛法就是这样子，取也不得，舍也不得，不可得中这样得。能够悟到的就是，不能够悟的依

然在门外徘徊。并不在语言文字思维中体现，也不妨语言文字思维都在其中，就在这样的“文字般若”中去体悟实相，但是就如同《金刚经》中的须菩提被称为“善取空者”一样，善巧极其重要，否则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了。

《四十二章经》略解（15）

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

“观照”是佛法修行最基本的方法，直白一点讲，就是如实正确地认知观察，所谓的“修观”也就是运用佛法理念，打破原有迷惑颠倒的见解。如果从修观来看，这章经文主要讲的是“无常观”。

在佛法的智慧中，须认知到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比如人的生老病死，世界的成住坏空，我们心性的生住异灭。不管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体验，都是临时有而本质空，暂时有而终将空，当然在无常的世界中也有不变的因素，就是“无常”本身是常的，俗话说“无常是正常”。如果能将一切因果果报、聚散离合都观为当下的正常，本质上已经与定慧相伴，心处道中。这是从观察“依报”而言。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观我人灵知不昧的“心性”，在眼耳鼻舌的见闻觉知中，我们的常态是心向外攀揽，追逐外境，实际上最应该的抉择是心向内观，观察到我人

从未改变、消失的闻声、见色、嗅香之功能，这几个貌似分开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功能，一直循着这个见闻之性，就可以明心见性，证得菩提。

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既都无，其如幻耳。”

前面讲观察“诸行无常”，这章讲观察“诸法无我”。“我”是执着的核心源头，烦恼的辐射区，佛法讲“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就是在表述一切法的实相就是“无我”。从五蕴的角度“我”是物质与精神的组合，“色”就是物质的身体，“受想行识”属于精神的范畴。如果单从物质层面的“色”法解析，其组成部分无非就是“地、水、火、风”四大造物元素。

“当念”就是观察身体不过是四大组织的机构：骨骼部分属于坚硬之性的“地大”；身上的液体部分是具有湿性的“水大”；身体本身的温度属于“火大”；我们的呼吸，身体的运动都会产生流动性，称为“风大”。由外而组合的一个身体，内而恒常不断的妄想心，合起来就以为是“我”。

然而此刻我人都可以做一个实验，浑身上下打量遍，实际上都找不到有“我”的证据。能这样观照直到断定

如此，我执一破，犹如树倒猢猻散，其余围绕“我”的不攻自破了。佛法充其量也就是正是这点事吧！

《四十二章经》略解（16）

佛言：“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名显著，身已故矣！贪世常名而不学道，枉功劳形。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烬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后。”

世间最容易诱人的事儿，集中展示在五种情状中，就是财、色、名、食、睡，合称“五欲”。这章经文先破斥行者求世间名声欲。常言道“名利双收”，名声与利益必有关联，名声在红尘中的作用极其显著，以致于惹得有人说什么“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从中可以感受世间愚痴人对于虚名的一念定执，其相续力量能够如此强大。

在风景名胜景区，往往有人喜欢肆意乱刻乱画自己的名字，并名曰“到此一游”。在佛门中也常看到功德碑，大家发心乐助道场的发心，希望能将名字、数量铭记在碑，虽然不失为一种方便，从道场的角度看，也有激发其他有缘见作随喜地发心培福，但实际上念头一动，佛菩萨皆知，留名还是一种凡夫的执着。更有甚者，发心塑造佛菩萨圣像，还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圣像座上，

这样一来与佛菩萨一起接受十方信众礼拜，自己的福报流失得也很快了。

所以世间名声，尽是虚声而已，经文中以烧香为比喻，享受声名显赫远扬的时候，就像是正在闻香的味道，但是闻的时候正是香必将尽的过程，等到香点完时，反而惹火烧身了。

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

所有的贪著中，最粗重的是“财”，其次就是“色”，这章经文专举财色进行说明。世间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经典中讲：“适有一，复少一，有是少是，思有齐等”，意思就是没有的时候无所谓，有了之后越多越嫌少。殊不知聚财无量，在佛法的智慧来看，最终的结果只为五家共有，就是水冲毁、火烧尽、盗贼窃取、官府抄没、败家子作而已。天灾人祸来了半点也做不得主。

关于色欲，对于欲界众生而言，基本全部深陷其中，一切男女相貌，都让凡夫生本能的贪爱，现在的视听世界中，声色犬马几乎是常态。大家共业已然走不出这个困境。印祖开示：我们这个世界，本来也有天资出格才华过人的精英，但大多英雄难过美人关，都败在这一法

上，以身殉欲，非常悲哀！

有成语叫“欲壑难填”、“得陇望蜀”，都讲我人本能的贪婪泛滥时，势不可挡，难以觉察。经文中比喻如人吃刀上的蜂蜜，吃的时候很甜，但同时也会把舌头割破。

有《不知足诗》云：“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饱来又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房中又少美貌妻，娶得娇妻并美妾，出门又觉少马骑……”实在是欲无止境！

《四十二章经》略解（17）

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释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

前面的经文总述呵五欲，然而诸欲之中色欲为首，所以大家有目共睹娑婆世界的情状，首先是众生皆以淫欲为根本才得以展开因缘，其次典型的症结就是有家庭模式。我人反观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爱别离、怨憎会”之苦，就是因为没有家的枷锁。

经文中把家比喻作牢狱，确实如此，“牢狱之家”的内容中有两大最粗的绳索：一个是家财，一个是家眷。家之所以难离，就是因为此两者束缚力极强，比如出家要顿舍的深恩重爱，父母深恩，夫妻重爱。就算是牢狱也终究会有刑满释放之时，然而人对妻子则极难生起远离之念。出家无异于硬生生地透过此关，才能成为“出尘罗汉”。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

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

色欲之害于人中最为惨烈，所以也是障道的第一因缘。这种从源头一念无明启动，一触即发即呈最为泛滥形势，已经说明对其免疫能力形成最差的状态。所以这里称为“其大无外”。

“赖有一”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么勇猛的障道之业，幸亏只有一种，如果说其他的欲望都像色欲这么猛烈的话，放眼人间来看，则没有什么人能够解脱成道了。

这几章经文讲得十分透彻也符合事实，我人生而在欲界，最难摆脱的就是“色欲”这条命根。在娑婆世界修行差不多一进九退，所退的原始点也正在这一环节，所以依佛法修道的行者，要从这里着重下手。

关于对治色欲，佛法中也有许多修行方法，其中“不净观”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观照我人的色身由内而外，从生到死，完全是不净的状况，一堆白骨、血肉模糊、脓痰充满、九孔出不净物。另外还有一种“冤亲观”，就是面对男女色欲时，把年龄大的观想为亲人长辈，把年龄相当的观想为姐妹兄弟，把年幼的观想为子女或者晚辈。这样由于人性中本能的伦理道德观，就会像戒律一样有天然的约束感，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另外还有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方法，就是常念常恭敬观世音菩萨！

《四十二章经》略解（18）

佛言：“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佛在此连呵“色欲”之大过患，但是这种爱欲之根深蒂固，犹如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一般，所以有行者修“白骨观”已经成就，依然会生起欲念，正所谓“纵然白骨也风流”。也有人觉得大乘佛法圆融无碍，便可当作借口打起“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妄想来。这章经文开示彻底断人对于爱欲的偷心。

有时候佛弟子应当意识到，纵然我人的修行还欠缺火候，甚至于很差劲，但是某些原则性的知见，一定要有是非对错择法正眼。怀有爱欲之人，必然是背法性而行的，藕益大师讲到，“风”如同是真如本性，而“手”则是自利利他的方便之手。迎风而执炬，没有最后不烧手的可能，同样就如同执爱欲烦恼，必然是违背真如佛性的，不可能不会对我人的道业功德产生损害。这件事从因果关系来看就是铁律，中间不存在解释的缓冲区或者例外的情形。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坏佛意。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去！吾不用。”天神愈敬，因问道意；佛为解说，即得须陀洹果。

这章经文举了一个有关佛陀降服魔女的公案。六欲天最高处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就是波旬，他在佛陀即将成道之际，就要把其女献给佛陀，而且所发的还并非是善心，他的目的是要破坏佛陀的清净心。此时佛陀用正念来降服此魔女，佛陀运用理性来观照：所谓的美女，如果把漂亮的皮与肉都剥开来，就见到种种不净之物充满于身内，里面含藏众多污秽之物，没有一样是干净的，这臭秽之物对我自己有什么作用？意识到自己根本不需要这臭秽之物，所需的应当是内心所散发出来的戒定慧法喜。这时在旁边的天神就对佛陀生起极大的恭敬心，向佛陀请法开示圣道，佛陀借机为他说法，天神当下就证得初果“预流”。

在佛陀弟子中，也有成功地从爱欲中拔出来的修行大丈夫，经典中记载有行者已证得二果“一来”，但还没有断离与其妻之欲。继而进修后又证得第三“不还”果位，就是自然已经离于色欲了。此时其妻子又来求他与其共欲，此行者为了启建度化因缘，就取来一个最美丽的花瓶，但在瓶内盛了众多污秽之物，然后他对其妻说：

你若能够一直带着此瓶，就可以与我再共行欲爱。随后把瓶摔碎在地上，里面的污秽流出，他的妻子嫌弃污秽就马上避开了，大众也都明白了我人的色身实际上是世间不净之物。

本章经文佛呵斥魔女的圣言开示，其核心价值观就是说身体只是一个皮囊，里面充满众秽，人身本质上最为不净，行者应常作如是观察。

《四十二章经》略解（19）

佛言：“夫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洄流所住，亦不腐败，吾保此木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烧，精进无为，吾保此人必得道矣。”

如果把六度略分作说明，前面“布施、持戒、忍辱”可称为资粮，这章经文主要讲加行，也就是“精进”。在法门的修学中，“精进”非常重要，只有精进不懈才能对治娑婆世界退的本色，佛说精进犹如射箭一样，前一箭射出去，后一箭再顶着前一箭，这样一箭又一箭地加大力度，才能保持其力量效果。当初释迦牟尼佛比弥勒菩萨早了九劫先成佛，就是因为精进上占了上风。

这段经文佛作了一个比喻，“为道者”是指已经发心要修行求道之人，“犹木在水”的“木”是指我人的五蕴果报之体，“在水”是指在广行六度的法水之中，我人以此五蕴的身体作为法器而一心修道，就是“寻流而行”。“不触两岸”，就是指不生爱见执着，“不为人取”是指目标不可以指向人天果报，而应锁定解脱，“不为鬼神所

遮”是指不堕三恶道，“不为洄流所住”是指不再为轮回所困，“不腐败”就是指的精进不懈。以上这些因素，都是成道的前提。

在经文中讲到，假如有人一直供养了百千亿万之多的佛，也不如求道之心“坚正不却”，说的正是精进功德。然而我人容易一根筋地理解，精进就是拼命努力冲就好了，实际上大家仔细品味经文，就会发现“精进”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我们抉择法门，本来就准备依净土而行，这时候如果又来一个他宗的善知识，让你改修其他法门，如果轻易便依之而行，也是一种丧失精进的相貌。

佛言：“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得阿罗汉已，乃可信汝意。”

佛门中把对人、对事而生起的在乎感，称为“上当了”。在我执的催化下，我们由自己的执念引发的观点见解，基本上都是颠倒的妄想。颠倒中最大的妄想便是迎合欲望与色共舞，随着本能的恣意放纵继续轮回，甚至都没有丝毫走出来的意愿。

所以从教法修证次第来看，只有证到阿罗汉的果位，才会断掉“我”的执着，同时才不会再有不正见，才会

完全相信因果，到此地步才可以说与智慧相应而不生烦恼，故说证到罗汉“乃可信汝意”。

《四十二章经》略解（20）

佛言：“慎勿视女色，亦莫共言语。若与语者，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污。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生度脱心，息灭恶念。”

佛陀如此频频劝诫色欲，可见作为欲界众生的一员，欲烦恼的现行是无处不在的。一样的人道之中，东胜神洲人一生的淫欲烦恼七次便可以发挥完，西牛货洲人一生的淫欲烦恼十二次也就到头了，而且如果是修道之人，一生至死也没有欲行。唯有我们南赡部洲的人，欲心炽盛，尽形寿地伴随一生，作为修道人想要跳出这个业缘，则头等大事便是断舍离淫欲因缘。

具体的防非止过的方法，首先发心远离女色，中国有古语“发乎情，止乎礼”，“非礼勿视”，就是不要正眼去看女色，这个法似乎过于极端，实际上大家看佛菩萨的眼睛，都是低垂下来表法，不正眼看红尘滚滚。因为人情因缘中，都是眉目传情，不知道宿世曾结什么因缘，今生既为道人，则慧剑斩断一切情恼。本人曾听闻

一则公案，某道场打禅七，反而是僧俗男女众在一起共修，有引礼师行香时执香板打在一犯规矩女众肩上，此女众不但不生惭愧还嫣然一笑，引礼师见此情景甚生厌心，就转身去他方参学了。

佛陀建议便如此，如果有言语交流，也要时刻照看自心转念：或尊重己灵，顾及僧格，提念道人身份，女色犹如冤家来坏我道业，我当洁身自爱，以自利心态转念。反之则作亲想，前面讲过按年龄段而观为六亲眷属，以利他心态转念。总之想方设法地利用一切法门，将此欲缘能伏即伏，当断则断。

佛言：“夫为道者，如被干草，火来须避。道人见欲，必当远之。”

按照大乘佛法的见解，则一切法皆是自性清静，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人纵然有大乘的见解，修行的功夫尚给小乘提鞋都没有资格。在现境因缘中迎刃而上地修固然更为殊胜，但是设想一下，就如同渡河，假使我人在水浅平流处尚蹚不过河去，在汹涌湍急的急流中能蹚过去吗！

作为修道人，特别是末法时代的道人，还是惹不起而行躲得起比较好，唯有远离诸欲因缘，才能保障不为

欲火所烧，之所以投生到欲界来，说明我人的六根犹如干柴，外在的六尘好比烈火，没有修到“心灭境空”的地步，往往一点就着，所以还是行本份行，以远离为好为上。

《四十二章经》略解（21）

佛言：“有人患淫不止，欲自断阴。佛谓之曰：‘若断其阴，不如断心。心如功曹，功曹若止，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阴何益？”佛为说偈：“欲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静，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是迦叶佛说。”

在戒律中，菩萨戒排在首位的是杀生，因为菩萨心中慈悲是重点，而杀心最障碍慈悲心的生起。比丘戒排在首位的是淫戒，对于求解脱的行者而言，淫欲最障解脱。不论大小乘戒，淫戒都是四根本之一，但是声闻戒主要针对身业与口业的管理，而菩萨戒则重在看其慈悲的发心。由此可见，心才是身业与口业的根本源头，我们付出具体行动时，前期要有心理建设，所谓“三思”而后行：先有“审虑思”考量是否行动；其次有“决定思”进行决定行动与否；最后才在“动发思”付之行动。

本章经文中有行者欲走极端，淫欲心炽盛难禁，想用断掉男根的行为来断此烦恼，不从心地下手绝非法法中正见，因此佛呵斥其舍本论末，不在断阴而在断心，

应由“心”而止根本，不应当在“身”上强制。“心如功曹”是一个比喻，功曹就是法官，我们有诤讼之时由法官出面解决，这个官司就算判定了，比喻解决淫欲烦恼当从心地入手解决。

并引用迦叶佛的偈颂，让行者作正思维，反观这个欲心从意而起，此意又从思想所生，这个思想怎么生起的，寻根究底没有出处，正在推找时所有的欲、意、思想就寂静下来了，自然把心就调整过来了。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

众生之所以称为众生，就是由于爱欲烦恼念念会聚，而形成五蕴和合的我体，然后自以为物质部分的肉体就是自身，精神部分的思想就是自心，由此引发本能反应相续执着，从未有过暂时的间断。

在凡夫众生的烦恼中，有“根本烦恼”，也有随根本烦恼而起的“随烦恼”，就如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无始劫以来的本能由爱而欲，得不到想得到，得到又害怕失去，由此忧虑引发恐怖之心，整天患得患失之心无法安住，究其根源就是由爱欲所起。

如果能观照身体是四大组合，心是最典型的无常之

法，身、心都没有一个真我主宰，一念智慧生起爱欲当下就断，根本一断枝叶皆枯，当下就入清凉境地了！

《四十二章经》略解（22）

佛言：“夫为道者，譬如一人与万人战。挂铠出门，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斗而死，或得胜而还。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境，破灭众魔，而得道果。”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讲解过，“精进”有三种类别：披甲精进、摄善法精进、饶益有情精进。这章经文从字面上理解，是正讲“披甲精进”。

我人学修佛道，需要正见正念常住于心，常作熏习形成惯势，才能战胜无明烦恼的现行。正在真妄相攻之时，要用猛力提起正念，就像一人与一万人打仗一样。如果没有坚固笃信佛法的信心，没有了生脱死的切愿，则很难把持得定。很容易被恶缘所转。“半路而退”比喻中途转念；“格斗而死”喻修行者不能奋勇向前，被烦恼所打败而丧失其菩提发心；“得胜而还”比喻断惑证真而得道果。故而出家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所发之初心，精进不懈。

所说的精进修道，也非漫无目标，有序地开展起来无

非“戒、定、慧”三无漏学，依本章经文来看，用“一人”比喻我们的道心，“万人”比喻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既然如此则持戒犹如身挂铠甲，修习禅定犹如精进勇锐，得智慧能断烦恼犹如格斗而不死，结合此戒、定、慧力，则定能破魔而证圣果犹如“得胜而还”。虽然佛是为出家众说此法，在家居士修行想必也当从此着力矣！

沙门夜诵迦叶佛遗教经，其声悲紧，思悔欲退。佛问之曰：“汝昔在家，曾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弦缓如何？”对曰：“不鸣矣。”“弦急如何？”对曰：“声绝矣。”“急缓得中如何？”对曰：“诸音普矣。”佛言：“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意若生恼，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失矣。”

本章经文重在表“摄善法精进”，前面的披甲精进可以除恶，这里讲精进行中所修成的善法。此处讲到迦叶佛的《遗教经》，本来在释迦佛时代迦叶佛的经教已经灭尽，是释迦牟尼佛以大智慧所传的伏藏，以此《遗教经》教诫出家弟子。

参考佛与弟子的对话内容，此章旨在告知我人，学道修行犹如调琴，应当急缓得当，不松不紧，如果太松，

琴弦没有声音，如果太紧，则琴弦容易绷断。这样来善调自心，才能渐入佳境。

我人很多时候学修佛法，不能松紧得当，功课定得多，念佛数量难以完成，白天没有诵经时间，只能熬夜完成，结果越修越焦虑，以致烦恼重重。反之则懈怠放逸，一泻千里，道心也难保住，白白浪费一期难得的人身。佛法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不曾令人走入极端，否则一定会物极必反而退失道心。

《四十二章经》略解（23）

佛言：“如人锻铁，去滓成器，器即精好。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净矣。”

用一个譬喻把法义说透，是佛说法最大的善巧方便。这里所讲行者修道，犹如冶铁一般，把粗铁要炼成细铁，才能成为精致好用的铁器，我人常听闻佛教中所说的“转迷为悟”、“超凡入圣”、“去染成净”都是在讲这个道理。然而怎样才算是“去心垢染”？怎样才算是“行即清净”呢？

首先一个总原则我人要明白，否则修行恐怕难以认识路径，立足于一个凡夫众生的本位而言，由于我人背觉合尘的逆向行驶，而进入生死轮回，但虽在轮回，我人的自性清净心却一直都是清净的常态，所谓的“去染成净”并不是去掉染，然后再形成净，而是去掉染即是净。犹如洗衣服，洗掉脏就净，不是洗掉脏然后再让其净。又犹如治病，只管治病令药到病除，病人的病一旦治好，病人就是健康人，而不是去掉病人另有健康人。所以佛法中讲“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但求息妄，莫

更觅真”，都是这个道理。

当然，如果一步不能到位，也可分段具体操作，先修善法来置换恶法，再用空法来破除对善恶法的分别执着，都可以看作是“去滓成器”的具体步骤。

佛言：“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根完具难。六根既具，生中国难。既生中国，值佛世难。既值佛世，遇道者难。既得遇道，兴信心难。既兴信心，发菩提心难。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

如果与前面内容相续来看，本章属于“饶益有情精进”。层层递进地说明各种难得之因缘，以此总括，来警醒行者“佛法难闻、中国难生、人身难得”，切莫错过过去好不容易修来今生的法缘。

我人今生有缘遇道，实际上都是过去世积功累德，苦修培来的三宝因缘，比如在经典中讲，曾经见过无量诸佛，才可能对《金刚经》《无量寿经》的内容生起信心。所以在法门、行门上每一次增进，都需要福慧资粮的大力支持。

经文中的末后一著，重在表显从“有为修”到“无为修”的突破。而前面内容中的表法次第，则依次是断

恶修善保得人身；修五戒十善保得丈夫相且六根具足；皈依三宝方能得生有佛法之地；不谤正法不堕八难而生佛世；求福求慧感得入道因缘而生正信。然而真正迈上成佛之道，则以发菩提心为基石。识得菩提方知真修，相应菩提方知真修是无修。佛法如此微妙不可思议，说来说去只为创造机缘，唯有善根成熟之人，方能一念相应尝到法味，遨游法海，是名“我今见闻得受持”！

《四十二章经》略解（24）

佛言：“佛子离吾数千里，忆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吾戒，终不得道。”

佛法中常以宗门、教下以及律宗来统摄佛的身口意清净三业，认为禅是佛心，教是佛语，戒是佛行。把戒律独立划为一个宗派，也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认为有人宗，有人就可以不宗。实际上但凡是学佛修道之人，戒律是必然的底线。佛门中甚至也有“宁可持戒死，不愿破戒生”的见解，这并非是劝人多走极端，只因持戒来生可得人天果报，而破戒则会堕入三涂，所以从三世因果的角度来看，确实前者更为划算。

《僧祇律》中有讲到古印度有两位比丘，结伴同行去舍卫大城礼拜世尊。路途遥远，途中渴了没有水喝，前面看到一口井，其中一位比丘见到后，即刻打来井水饮用，另外一比丘看到水中有虫就不去饮用。饮水的这位比丘问他为何不饮用井水？他回答说：“世尊制戒，不得饮有虫之水。”这位劝他说：“上座还是饮用吧，否则渴死怎么能见到佛陀呢？”他回答说：“我宁愿丧命，也不毁

佛戒。”结果就真的渴死了，当下生到忉利天作了天人，当天晚上先到达佛所礼佛。而饮水的那位比丘，隔一天才到佛所。佛故意问他，了知情况后，对他说：“你是愚痴人，并不能见我，那位渴死的比丘，早已经先见我了。如果比丘放逸懈怠，虽在我身边，其实离我很远，如果有比丘能不放逸，虽好像远离我，实际就在我身边。”

本章经文正是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如果能忆念守护净戒，虽色身与佛有千里之隔，实际上常与佛的清净法身相应，必然能成道果；而有人戒律不清净，虽守在佛的色身左右，实则永不见佛的法身功德。就如同我人为了不善的事情，千里之外到菩萨座下来求观音菩萨保佑，实际上离菩萨甚远；有人常行慈悲，虽不见菩萨圣像也与菩萨心心相印了。

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数日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饭食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间。”佛曰：“善哉！子知道矣。”

这段佛与沙门的对话，表显出凡夫众生对生死毫无准备之漠然，能够意识到生命在每一天间、一餐饭间，已经算是觉悟，然而对于死亡并没有真正亲切感受，实

实际上死亡的可能性就在呼吸之间。

“痛念生死”可以说是首席助道因缘。古代西域有一个国王并不信佛法，就问佛教的大德，见到外道修种种苦行，都不能够折伏自己的淫欲心，现在你们释子沙门四事供养如意，难道真能够断除烦恼吗？大德让国王从监狱中找到一位判了死刑的罪人，令他手捧满满一碗油前面走，让刽子手紧随其后，如果能一滴不洒失便赦其死罪，如果掉一滴就马上斩首。然后看他走过闹市街头，更有宫女一路歌舞音乐，结果这个死囚捧着油一滴不掉。问他怎能做到？死囚说在他的整个世界，只想不能掉一滴油，否则就会砍头而死，其他所有事情都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这便是“念死”的功德。

我人虽然也会说“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实际上大多并没有当真，所以生活中一直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永不会死，然而生死无常确实会不期而至。作为一个道人，念死这件事要常挂在心头，常忆死是必定，而死期又是不定的，死时任何东西都是害事不能顶事，唯有佛法能派上用场。

《四十二章经》略解（25）

佛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

本章经文对于学佛人来说，特别是对已有些教理基础、法门知识、行门体验的人而言，比较重要，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根本的见地。鉴于娑婆世界二元思维的习惯，所以大家很难与平等相应，本能做出的反应就是非好即坏、抑此扬彼，这个对学佛的深入有很大的破坏性。

所以我们一听大乘小乘的概念，就会下意识地贬低小乘；一听历代祖师偏弘净土，就马上将其他的法门打入冷宫。正确的态度是，偏弘某法可以偏赞某法，但并不是要排斥他法，正因百花齐放，方能春色满园。所以佛法中讲“法无高下，契机则妙”，本质上没有好坏对错，只是因人而异看适合与否，正如经文中讲的“佛法如蜜，中边皆甜”。

另外一种情形，佛是大圆满觉正遍知者，他的视野是圆满的，我人的视野则是不够格的，所以他说的圣言量，有我人能够得着的，比如现世善恶性因果，比如打坐可以得点小定；但也有我人看不到的，比如三世因果关

系，比如十方诸佛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人不能只相信够得着而不相信够不着的，佛说的全体内容都应当信受奉行。

佛言：“沙门行道，无如磨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修行人的重点应投射在心而不在行，这点在行者中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坎儿。自古佛门纠偏时总是说“妄谈般若”、“踏有谈空”，都是这种状态，所以才有“解行并进”、“明理也要事修”的提倡。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指我人修行，不应单边行动在外相上，好像拜佛、打坐等“身”修行，诵经、持咒等“口”修行，看上去量很大、劲很足，但是在内心深处依然俗得很，并没有与佛法真正相应，很多时候甚至连信心都没有及格。风平浪静的日子中修行很不错，一有逆境就会被打散，一遇顺境就被牵走了。我人常会见到一种人，特别善用出世间的言行来巩固他实际上的世俗之心。

说多无益，佛法最讲究“把手牵他行不得，直须自肯始相应”。真正纠正这种顽症，首先要真实，做到哪说到哪，不要有偷心；其次对佛法要信以为真，有不信之处，要养成说服自己的习惯。

《四十二章经》略解（26）

佛言：“夫为道者，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视，出离淤泥乃可苏息；沙门当观情欲甚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

在娑婆世界修行之所以称为“难行道”，就是因为修行犹如在陆地上行船一样有太多艰辛，特别是本能的情欲烦恼，更是要使上十二分的力量去冲破束缚。首先要有正见背景下的发心，其次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还要有超强的持续能力，长时间坚持才有可能出生些效果。

这里“如牛负重”的比喻，可以从几点来看待：第一没有解脱前所负的重是“烦恼”，发了度脱一切的心所负的重是“苦海众生”，愿弘扬佛法所负的重是“圣教”，所谓“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行深泥中”比喻生死大海，在烦恼无边而未断、众生无边而未度、佛道上而未成的行进中，丝毫不敢有所懈怠，故说修行成佛才能歇手，“直心念道”才是正经事。在此末法时代，将行导归净土，方是明智的选择。愿有心成道而修行者，尝过法味便知利害好歹。

佛言：“吾视侯王之位如过隙尘，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纨素之服如敝帛，视大千界如一诃子，视阿耨池水如涂足油；视方便门如化宝聚，视无上乘如梦金帛，视佛道如眼前华，视禅定如须弥柱，视涅槃如昼夕寤，视倒正如六龙舞，视平等如一真地，视兴化如四时木。”

本章经文是全经的总结，也从佛心佛眼的视野，来观待如梦幻泡影的世出世间一切万法。其中包括两条线索：一者从经文开头到“视阿耨池水如涂足油”，是讲以佛智观待世间法；二者从“视方便门”至“如四时木”，是讲以佛智观待出世间法。

世间法中最为荣华富贵的，无非“九重殿阙高居，万里山河独据”，佛观则与“过隙尘”无异。试想一下，人间一百年，不过忉利天一昼夜，娑婆一大劫，不过极乐世界一昼夜。纵然人中极尊，也不过三更一梦而已。佛眼等观这一切诸法，来破除众生的分别执着不平等心。

出世间法中，佛所施设的三乘、五乘教法，也是“为实施权”的方便而已，所以说如同“化宝聚”。无上一乘究竟佛法，也是众生本具的佛性，不是真的有个菩提实物后天得来，如“梦金帛”。所有的圣教为了对治凡情，凡情若不生，圣教也就无用，如同“眼前华”。禅定、涅槃，皆是名字概念，真如实相中既没有正确，也不存在

颠倒，所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宇宙万法一直平等，教化众生如四季更迭，春生夏荣，秋实冬落，所谓“缘生无性”。

《四十二章经》到此讲解圆满，到底什么是佛法？所言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

《维摩诘经》略解

《维摩诘经》略解（1）

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佛所说的经典中流淌而出，常讲到“佛法如蜜，中边皆甜”，一切的法门都没有高下褒贬之别，只有适合当人的根机与否，立足于这样的见解来看所谓的大小乘佛法，就会发现其平等的一面。然而佛法还有一个同步的原则，就是“不可以平等说事，不可以差别讲理”，不过在具体的作用上，大小乘的佛法还是确实有差别相的。

如果从各项指标来看，教法中提供大小乘有几个主要的区别点：比如从发心而言，小乘希求自己解脱，而大乘则以利生事业为重；从修行的时间来看，修习小乘佛法直至成功需要一百劫，而大乘则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跋涉；从修行的法门看，小乘主修四谛及十二因缘，大乘则广开六度万行；从所证的果位来看，小乘成就的是罗汉及辟支佛果，而大乘则是以究极的佛果为根本目标。往白话了说，大小乘区别最根本的一个标志是：小乘佛法注重心性的管理，而大乘佛法则更注重心性的释放。这就使得大乘更加难以置信，甚至需要在见解上进行颠覆性的突破。

世尊成道以后，开始了讲经说法的度生事业，从讲《华严经》开场，但大多数人听不通透，再讲《阿含经》进行热心训练，接着讲《方等经》进行引渡，再用《般若经》洗涤一切世出世间的执着，最后讲《法华》《涅槃》总结陈词。这个次第佛教中称为“五时说法”。这五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就是第三“方等时”，这个时期佛讲的内容十分开放，也极具包容量，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感觉，由各类根性的人自由选择，接受法雨甘露。但是也有针对性的定位，“褒圆叹大，斥小弹偏”是这个时间段所说经典的主旋律。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的经典《维摩诘经》，正是佛陀想要把弟子们从小乘佛法向大乘引渡时期所说的代表性经典。

立足佛教史来看，本经是大乘佛法的经典之作，这是自古以来教内的共识，具体时间，应该是佛陀在成道后十三年到二十年间所说，在东汉时期传入东土后，《维摩诘经》影响很大，一直是佛法流传中的主流经典，从历代对这部经典的注释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对我们东土大乘佛法的信仰，起到持久且关键的作用。历代著名的大德高僧乃至祖师爷，都对其进行过讲解注释，我们的讲解也将追寻着他们的脚步展开。

《维摩诘经》略解（2）

佛教的经典，都是冠以“佛说某某经”为名，实际上能够说佛经的人有几种情况，除了佛说之外，还有佛弟子说、仙人说、诸天人说、化人所说五种情况，但是除佛之外诸人所说经，都要有佛的印证，才能称之为“佛经”。《维摩诘经》是以维摩诘居士为主，各菩萨、声闻弟子为辅共同所说的经典，应该归属佛弟子所说的一类。

《维摩诘经》又称为《维摩诘所说经》，又称为《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经》《净名经》（净名是维摩诘的意译）、《说无垢称经》。这四种称谓中，前两者出自本经原文，按照祖师们的理解，维摩诘代表“人”，不可思议解脱代表“法”，所谓的“人法双举”。后两个名字则都是维摩诘的意译，“净名”是指维摩诘居士的修为，就内而言具有清净功德，就外而言大家都称叹他的好名声。“无垢称”也是同样的意思，正因为净则“无垢”，正因为有名所以叫“称”。这是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说明，所以“净名”与“无垢称”只是新旧翻译不同罢了。

大概是因为《维摩诘经》的背景独特，大家对佛法的理解力正处于回小向大的变革中，而且经的主人翁一

改以往出家弟子的常态，法主居然是一位居士。所以一经问世，就引发各宗各派立足于本宗的教义进行解释，而且由于耳目一新的情节内容，也让许多祖师爷都爱不释手，结下了甚深的法缘。

比如说被誉为秦人“解空第一”的僧肇大师，这是一位千载孤标的佛门祖师，他的著作《肇论》一问世，就结束并纠正了历史上“格义佛教”的误区。僧肇大师先前的兴趣是好乐玄学，每每以老庄思想为核心价值，但又总是觉得美则美矣，了则未了。直至读了《维摩诘经》后才“欢喜顶受”，认为找到安心之法，并直接促成他的出家因缘。

另一位与本经因缘甚深的祖师是僧睿大师，他是罗什法师翻译经典的膀臂式的人物，也是一位虔诚念佛求生西方的净土行者，我们所读诵的《法华经》《小品般若》，还有《大智度论》都是他写的序文。他在讲解《维摩诘经》时，坦诚地认为本经的义理，对他领悟佛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维摩诘经》这部宝典度生功德无量无边，成就僧肇大师出家，引发僧睿大师开悟，还有另外一位三论宗的祖师吉藏大师，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受持本经，一直到老了还在研习，终其一生都推崇弘扬本经，后来《维摩诘经》被选入成为三论宗所依的四部根本小经之一，也就

不足为奇了。特别是本经的翻译者罗什法师，身为佛教史上三大译经师之首，他基本上都只是单纯地翻译经典论著，从来都是译而不述，唯对《维摩诘经》饶有兴趣地进行了注解，成为千古之特例。

可见，《维摩诘经》受欢迎的根本缘由，还是其“穷微尽化”的绝妙义理，由于文字般若的引人入胜，就如同圣地才多圣人显圣一样，千百年来令千万佛弟子走上了觉悟之路！

《维摩诘经》略解（3）

我们常讲佛法从恭敬中求，特别是对于住持三宝的恭敬护持，并依止其学修，这是从佛教的角度而言，佛陀设置好的秩序。如果从佛法的角度而言，则没有丝毫的差别相，我们的佛性一直都在，佛法是绝对的公开、公平、公共之法。比如说维摩诘大士就是印度的一个长者老头儿，虽然没有出家但修为很高，印证了佛法不在外相的专业身份上论，确实是谁修得好，谁得大自在。《维摩诘经》的内容极具戏剧色彩，其情节中运用到的名相和言辞，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直为人们乐道和玩味。在开始进入大部头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找几个闪亮点，了解一下以便达到热心的效果。

第一个说一下“丈室”。在天下的道场寺庙中，一般是这样的格局：一进天王殿就是大雄宝殿，代表佛；其次是法堂、藏经楼，代表法；最后是方丈室，是大和尚住处，代表僧。故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方丈室又称“丈室”，这个名字就来源于《维摩诘经》，维摩诘大士为了说法，示现有病，把他一丈见方的小屋用神力弄得空空如也，只剩一张床榻，文殊菩萨带领大众来探病，说

房子太小这么多人往哪坐？两人斗法中从须弥灯王佛借来三万二千个高八万四千由旬的狮子座，居然安放在一丈见方的小屋里，而且座也没有变小，丈室也没有变大，神奇的现象正在表明佛法毕竟空性的事实，所谓“芥子纳须弥”，打破常规的执着定见，正是佛法修行的目标，也是大成就者的品格，丛林主人所居之处为表此法，故而称为“丈室”。

第二个讲一下“不二法门”。很多时候我们去寺院礼佛，都会见到门首有这么个名字。本经中有一品就叫《入不二法门品》。反思一下我们凡夫的标志，下意识都会呈现二元世界的思维特征，当分别心执着起一端的时候，另外一端一定会如影随形地出现。然而在圣者的境界里，“不二”才是最正确的视野。所以在经典中，佛陀一直在帮我人破除这个本能的执着。万法本来不生，现在也不需去灭，不生不灭就是入不二法门。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来不去皆是如此。本经中大家都用语言形容不二，文殊菩萨表示凡用语言说出来必然落在二元世界，最后维摩诘一言不发，文殊菩萨赞叹不已，说这才是真正的人不二法门。

第三个讲一下“不思議”。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不思議是一种托辞或者搪塞，反正你来我往说不清楚，就这样作罢，实际上不思議是一种与真理最吻合的高维

境界，如果大家前面两个概念能相应，就更能对不议产生共情。在本经中不仅有“借座灯王”这件不议的事，还有三件“请饭香土、室包乾象、手接大千”更不议的事：从香积佛国借饭来吃；一手把三千大千世界扔向十万亿国土之外；还有用一个宝盖可以遍覆三千国土的情节，后面会讲到。用凡夫常人的想象，有可就有不可，有能则有不能，然而在圣人所证的空性中，一切皆有可能，故而与凡夫的认知层面有着不能沟通的距离。如果就此不议的现象寻求背后的原理，会发现越是现象界超越性的存在，才越能体现佛法空性的内涵，这才是佛法中究竟解脱的本质。

本讲的内容分三个小板块内容，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真理，就是大乘佛法无所得、毕竟空的底线，只有依着这一真理原则作为入口，我们才能真正走入《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略解（4）

《维摩诘经》内容篇幅较大，我们将不作逐字逐句地讲解，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去体悟本经传达出来的法义宗旨。然而这样的话，在缘起上又显得不够圆满，所以先用几节课，把全经共十四品内容大意作一个贯联讲述，也不失为一种圆满方便，方便圆满。

按照通例的划分，十四品中第一品《佛国品》属于序分，记叙了这场法会的微妙缘起；第二《方便品》到第十二《见阿閼佛品》，属于本经的正宗分，是整部经甚深的主体内容；最后两品《法供养品》《嘱累品》属于广大流通分。这样来看一部经犹如一个人的头、躯干、四肢，全部作用就都用起来了。

第一《佛国品》的内容，记叙了释迦牟尼佛在毗耶离城外庵罗树园与大众集会，当时有离车族的菩萨名叫宝积，与五百长者子各持一宝盖来供养佛陀，释迦佛用神力将宝盖合而为一，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宝积见状顶礼佛陀，并请佛说佛国净土相，并菩萨修净土行。佛说：“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引发本经“心净则国土净”的核心法义。

此刻的舍利弗心存疑虑，佛借机将自己所证的净土现给他观看，并说他之所以不见净土，是因为“心有高下”，不能依止佛的智慧，所以才见此土为不净相。

经主维摩诘大士在第二《方便品》中，从毗耶离城出场，就本地风光而言，他已于过去劫中承事供养无量诸佛，从他所示现的世俗相来看，虽为白衣，却奉持沙门清净律行。为了方便摄化众生，他上自军政，下至酒肆，广泛地参与了社会活动。

期间，他示现了一个最接众生地气的方便法，说自己生病了。引起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的关切，悉皆前来探病问疾。维摩诘正好现场说法，说之所以会生病，就是因为身是无常的。劝说前来问疾者认识到此身虚幻，为苦恼的根本，是众病患的集中处，不应该让心为身所奴役。佛弟子应当常生好乐佛身之心，佛身是从无量智慧功德、慈悲喜舍所生。应当借假修真，用这个快速坏朽之身，勤修诸殊胜佛行，利益众生，获得清净庄严的佛身。

第三《弟子品》的情节，开始为本经进行到高潮做铺垫，佛陀想派遣自己声闻弟子中的上首长老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须菩提等前往维摩诘大士住处去探病问疾。没想到舍利弗等异口同声推辞不愿前往，原委是他们曾在宴坐禅修、持钵乞食、讲解戒律乃至为人说法

时，维摩诘大士皆曾向他们逐个提过意见，相互斗法辨析一番后，确实为维摩诘大士所挫败。导致五百声闻众中，没有一个人敢去面见维摩诘大士。

本品展示的内容，正是“斥小”的典型事件，由此涤荡久以形成落入两边的修行惯习，然而并非只是单纯呵斥声闻弟子，对于修大乘佛法而生的执着，维摩诘大士也毫不留情地进行呵斥，正所谓“弹偏”的内容在第四《菩萨品》中出现。

《维摩诘经》略解（5）

《维摩诘经》作为三论宗所依四小经之一，给本宗教义提供了许多思想来源，比如本宗的宗旨是“破邪显正”，破除一切有所得的执着见解，具体内容体现在“摧外道”、“折小乘”、“呵大执”等方面。顾名思义，“摧外道”就是对邪知邪见毫不留情；“折小乘”则是拔高他们的小心小量；“呵大执”的对象，是指学习究竟的大乘佛法，又生起不该有的法执，既然万法皆是空的，就不能认为有一个真实的空，连空也是空的。说这么多是因为本经第四品正是正宗的“呵大执”内容。

第四《菩萨品》中，是以三万二千菩萨为当机众，四大菩萨为代表，佛想派遣他们前往问疾，本以为他们是大乘根机，比舍利弗道行高胜，结果同样皆说：“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比如弥勒菩萨给兜率天子讲法授未来之记，结果维摩诘大士说：“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怎么授记？授什么时候的记？”再比如光严童子，出城途中见到维摩诘大士，问从何而来，大士说从道场来，并非只是寺院道场，而是说“直心是道场”等三十二个不离自心道场。总而言之维摩诘居士深达实相，且善说法要，实在难与酬对，大家都败下阵来，等待压轴的人物

登场。

第五《文殊师利问疾品》，在声闻菩萨弟子皆不胜数中，佛陀最后命大智文殊师利法王子前往问疾，文殊菩萨略作客气便依教奉行。在场诸大菩萨及天人外护，都知道两人的道行旗鼓相当，见面聊时必然会有妙法得闻，于是大家纷纷跟随而去。另一边维摩诘居士也做好准备，先把房间弄得空空荡荡，大概表示已无我、人、众生、寿者之相，只放一张床榻，可能是说万法归宗一真法界。文殊菩萨依世间人情关切问候病情从何而起，维摩诘大士从菩萨道回答说，只因一切众生有痴爱病，故导致我病，若众生病愈，菩萨病亦愈。在两位大圣的文字般若问答中，领解万法皆空，领悟万法就是空。

然而万法皆是空，如何从万法中体现，道理讲得透彻，具体表现在什么情状，就是第六《不思議品》。把比屋大的座放入比座小的屋里，屋没有变大座没有变小，表现的是大小不思議；把三千大千世界，扔向恒河沙数世界之外又扔回来，其中的众生不知有去有回，是去来不可思議；又能够把七日的时间，感觉为一劫之长，把一劫的时间，感觉为七日之短，是长短不可思議……正如僧肇大师所说，不思議现象的发生，恰恰证明六度万行、慈悲喜舍，是获得不思議不二境界的根本。究竟圆满的空性，正体现在点点滴滴的修行发心。

《维摩诘经》略解（6）

开首讲过《维摩诘经》出世的功用，旨在令学佛行者更深入广博地证悟佛法，在对佛法见解由小乘向大乘的扩展中，一直以对空性的认知作为衡量标准。经教中讲过二乘所证的空性好比毛孔，而佛菩萨所证的空性犹如虚空，所以称为“毕竟空”，又叫“第一义空”，其差别可想而知。僧肇大师注解本经时，认为所呈现的不思议现象正是不二法门当下的境界，而罗什法师则直接说，正因这不思议境的发生，才足以证明当体之空性。话说如此程度，到底什么才是“空”，对我人而言则极难准确地领略，也许并非是“有”产生了实际性的障碍，而是对“空”的认识过于教条或者只锁定了形而上，反而不知道众生世界正好就是“空”的现场。

第七《观众生品》中，文殊菩萨问维摩大士，如何观待众生？维摩大士说，应该是一种如幻师见幻人的感觉。文殊菩萨又问，众生既如幻化，有何必要行慈悲法？维摩大士的回答中透露出所谓修行的意义，一切皆是为借假修真，正因众生如幻，所以就是训练在一切法中以“无住”为根本。

当时现场有一个天女，见机散洒天花，结果花落在菩萨身上不粘着，纷纷坠落；落在声闻弟子身上时，他们使出神通也没办法令花不粘。此中可见小乘有花粘与不粘的二元对立，导致现实中不能真正空却这个分别，大乘菩萨随花落与不落一任因缘毫无执着，花反而不粘。这就像断烦恼，欲断烦恼时其实已经投入了烦恼，观烦恼本来不生何必去断，反而以不断而正好断，才是修行的根本心法。

本经每一品几乎都围绕着“不二”的观照进行，第八《佛道品》同样如此，《众生品》表下化众生，《佛道品》表上求佛道。然而当文殊菩萨问怎么才能通达佛道时，维摩大士却回答：“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从二元的角度来看，因有世间法才有佛法，所以要断烦恼法证菩提法，置换凡夫法而成圣人法，小根机以及执着的人如此说辞，现实中并不是究竟法。维摩大士所说的法，理解上觉得难以置信，现实中正中佛法下怀，于六道里、九法界中不生定见，相貌上虽有善有恶、有凡有圣，稍微推敲则只见一场毫无色彩的因缘果报，故而说“因果即是空”。本来凡圣一切法都是佛法，世出世间一切道无非佛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接着维摩大士又反问文殊菩萨：“什么是如来种？”文殊菩萨回应说：“一切烦恼皆是如来

种。”两位菩萨你问我答，我问你答，所说的皆是大圣所见、所行、所证略同。试问一下我人素日里要断烦恼成佛道，然而谁说烦恼它是烦恼，谁又能确定哪个才是佛道，一切现前色受想行识，一切当下的地水火风，一切眼耳鼻舌身意作用，谁在定性是烦恼还是菩提？欲解开此分别心结，唯一出路就是发现原来“烦恼即菩提”，既不是去掉烦恼才有菩提，也不是烦恼合在菩提，而是实打实的烦恼一直就是如如不动的菩提。

今天讲得有点儿绕口缠心，闻者若是当作文字游戏，也就长点口才、记忆。若是受持为文字般若，则此刻一切正是佛光普照，不需半点心思念头、言语表达，若还不能干净利落，下一品《人不二法门品》中再见分晓。

《维摩诘经》略解（7）

“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是佛法中常引用的一句话，一方面是说不管修哪个法门，都能条条大路通罗马，另一方面意为所有的修行最终都是回归清净自性这一结果。从破邪显正的立场来看，前面的《方便品》是破凡夫见；《弟子品》是破二乘见；《菩萨品》是破菩萨见。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世人能够真正入佛知见。经过前面的铺垫，终于迎来了本经的高潮。

第九《入不二法门品》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观到法缘火候到了，维摩大士问在场的菩萨们，请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入不二法门？各位大圣各抒己见，有的说生灭为二，不生不灭是不二；有的说垢净为二，不分别垢净是不二；有的说善不善是二，不起善不善念是不二……大众说完以后又问文殊菩萨，什么是“入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说，一切语言都很苍白无力，离开问答环节才能入不二法门，并反问维摩大士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大士一言不发，文殊菩萨赞叹其离开文字语言，是真正入不二法门。

后来祖师们对这段精彩的内容有过出众的注解：诸

位菩萨虽知不二无言，但都言于是不二，是最下的表法；文殊菩萨虽知不二无言，却犹言于无言，是中等的表法；维摩大士则将不二推到绝境，无言于无言，是最上说法。在这出演法的情景剧中，作为本经的经主占了绝对的优势。

通过上面的文字涤荡，我们当然也要活学活用，“不二”可能并不是绝对的沉默，只是令闻者依三种差别相而一念间悟入实境。悟道是一个说时迟那时快的东西，比如此刻我人与不二空性的关系，正是依此讲本经的教义令我人悟入不二解脱，也正是此对本经的教条理解，反而产生执着而障碍我人悟入，就在此一念间顿见迷悟，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意在于此。

对于不二法门的领解，并非只限于单边地收缩心念，尽情打开心量也是一个殊胜的方法。我们这个世界特质是以“声音”为载体，从而进行沟通交流，然而在他方国土中，还有用味道来大做佛事悟入一真法界。第十《香积佛品》正是如此。

本品中舍利弗动了个念头，到了饭点如何用食？维摩大士心中便知，让他稍等片刻，就能受用“未曾有食”。于是入大禅定，用神力让大众见到香积佛国，一切情形都以“味道”作为表达方式，并派侍者请来香钵、香饭，到丈室内的法会现场，请大家用餐。与会大众皆受甘露

法食，无一不增进道业。

这个情节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如同娑婆世界染土的释迦如来用声音说法一样，在众香世界净土的香积佛说法的形式，则完全以香味开展进行，众生也皆以闻此香味，便可具足功德，修成佛果。既然讲不二，则净秽也是不二的，声音香味也是不二的。彻底打破一切二元对待的设想，展示一真法界的无所不能。

到此可见，不二法门之境界，是不思议之根本；至众香佛土请饭供斋，是不思议之迹象。没有根本怎么展开迹象，没有迹象如何显明根本？本迹虽有分别，同归于不思议的境界。想想我人连一棵小草也搞不清楚，再想想吃了饭为什么会饱也从不知道。宇宙万法说白了，皆为不思议之境，看清楚每一法都是不二法。

《维摩诘经》略解（8）

在我们世界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规律已经无一例外，就是真理可以顿然醒悟，但保持常态则需要时刻修行。所以在《入不二法门品》后的《香积佛品》中，维摩大士说娑婆世界的众生，正因为有十种善法可以利用，比如用布施克服贫穷，用禅定克制散乱，“于此世界行无疮疣”，能生净土。

第十一《菩萨行品》中，斗法已毕，演法圆满，他们将到佛前印证。维摩大士以神通力，把与会代表及大众放在右掌中，来见佛陀。阿难虽一直就在佛陀身边，殊不知这是两位菩萨与佛合作设计的一场教学法会，让舍利弗、阿难等这些声闻弟子，意识到自己的根劣智浅，悲小愿微，看到大乘菩萨神通力尚不能望其项背。

此时大家意识到吃了香饭后毛孔余香不断，阿难问维摩大士，这个香能持续多久，然而阿难“问”是从色身的反应而起，维摩诘的“答”则从法身慧命而论。说这个饭香的助道功德，能让行者皆得解脱：未见道的令见道，未证道的让证道，没发菩提心的助发菩提心，没得无生法忍者得无生法忍，已得无生法忍者能到一生补

处。总之此饭香能断烦恼去执着，得解脱证涅槃。

以香为例，一下子引发佛陀讲十方世界种种入道法门，皆得人不可思议成就。这些世界有以光明显示佛法；有以菩提树而做佛事；有以各种建筑物为住持三宝；有以虚空为经律论三藏；甚至以四魔、八万四千烦恼来表述成佛之道。就是只有我们难以想象，没有他方国土不能存在的。这才体现佛法绝对的平等功德。一番介绍下来，阿难马上再不敢以“多闻第一”自居了。一切功德不可限量，无尽缘起，才是大乘佛法的法境常态。最后体现于“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也即“行空不证，涉有无着”，或者说“离一切相，修一切善”，这才是现实中的解脱境界。

第十二《见阿闍佛品》中，文殊师利法王子暂且退下，由佛直接问维摩大士，你想见佛，是以什么形式见佛，维摩大士口若悬河般说了一大堆，总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一切模式而见如来。旁边的舍利弗见状，闻毕竟空如刀伤心的小乘习气又现前了，不由自主插了一句话，那你从哪里来到此处，维摩大士回了一句话说，既然诸法无生无灭，又何必必要问何去何来呢！当你有问时，已经落入虚诞之法了。

本品的这一段开头，从理论上、从现实中，实事求是地证明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是描述形而上

的语言，而是从未进行过修饰整改的现实世界。

此时释迦如来告诉舍利弗一个秘密，维摩大士原来是东方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座下的大菩萨，为度染土受苦众生而示现在娑婆世界。接着佛与维摩诘再次演绎了一场比在维摩丈室更大规模的不思议法，直接把妙喜国土取来置于娑婆世界，两个世界依然没变大没缩小，而且净秽合一，互入互见。

大乘菩萨的所行之境，呈现越有越空，越空越有的规律，也就是说境愈广，心愈静。我们学经也应当如此，越有广学多闻的视野，越有一门深入的定力。再具体一点就是要清楚知道，世出世间思维遍，不念弥陀还念谁！

《维摩诘经》略解（9）

各品内容简介一路贯讲过来，感受到大乘法境真是酣畅淋漓，无所不至其无所得处。我人学佛修行，常以为在领解微妙佛法，殊胜法门。到此方知原来入道无方，而无所不是入道之方！大乘佛法的摄受众众之处，就在于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显示自性清净功德，“无为无所不为”的妙用功德。

第十三《法供养品》，按照我人通常的理解，法供养与财供养的差别就是不在财物上见分晓，而只需与法相应，只要闻法诵经好好修行便是，打开心量宏观地讲，“财供养”成就福报居多，而凡是有助于我人觉悟的任何形式一切行为，都可以称为“法供养”。

这里的法是大乘了义、究竟之法，若能如说而行，则养我人自己的法身；若能如行而说，则养他人的法身。以此两种功德上合会佛心，就是对佛的大供养，即名“法供养”。本品中的问法人帝释天，是佛弟子中极喜好听法的，正因他请佛住世讲法，才有三藏十二部教典，可谓是释迦如来佛法中最大的法供养者。尽管如此，依然在此赞叹，从来没有听闻过如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

决定实相经典”。佛陀也赞叹帝释天说，供养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诸佛，佛灭后，用与大梵天一样高，地基有一四天下那么广的七宝塔，将诸佛的舍利供奉起来，都不如能够有机会听到这部不思议解脱经典的功德大。想来此时此刻，我人亦在听闻此不思议解脱经典，是个什么因缘？帝释天听闻后当即发心护持本经，亦是法供养功德。

接着，佛陀为帝释天说月盖王子向药王如来问法供养之事。既然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胜，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法供养。佛说大乘经典的妙义，并非从分别思维中得来，所谓“依于义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等等，才是真正的“最上法之供养”。

本讲讲的两品，都属于本经的流通分内容，前品主要是赞叹，第十四品则需落到实处，故称《嘱累品》。我们觉得佛涅槃时众生皆失正法眼藏，实际每讲一部经后，结尾处都有此悲壮的情节，法会将毕，希望众生因此而得度。

弥勒菩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龙华树下成佛，故而释迦如来先紧着下一尊佛而作嘱累，让他以神力在无佛的这段时间广宣流布本经。并说只有久修佛道的菩萨才能信受，如果是新学菩萨听闻容易心生怀疑，甚至毁

谤，这种情况下弥勒菩萨当调伏他们的心。见此情景，一切菩萨乃至四天王，都合掌发愿流通本经，拥护读诵及讲解者。

我人能够将本经共十四品贯解圆满，正是得益于他们护持的佐证。各品大意讲到此为止，下一讲开始以小板块的形式，讲解经文中的具体内容。

《维摩诘经》略解（10）

一 正解经题《维摩诘所说经》

每部经典的题目都非常重要，能够明了经题，就已经掌握了一部经典的血脉。以此宗旨去贯解经文，就不会隔断法义，不会没有线索地胡分乱解。如同世间法中聪明的人往往抓不住重点，而有智慧的人却提纲挈领地抓住核心。

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异名之外，《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可思议神变自在解脱经》《毗摩罗诘经》。“维摩诘”是人，本经的主人翁；“所说经”是法，布施给有缘人的文字般若。所以这部经典按照分类属于“人法立题”的经典。

本经中透露维摩大士实际上是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座下的菩萨，五百童子之一来到娑婆世界，将要回去时借机示现而成就这样一场方丈室法会。往更久远的地方看，是古佛金粟如来慈悲示现的化身。诸佛菩萨神通力深不见底，我人只就着这一期的示现作一个了解。

维摩诘译成汉语叫“净名”，也就是清净无染之意。这个“清净”有三个内涵：第一个是形容他是一种真实

不虚、如如不动、不加修饰的存在，我人心性展示出的绝对的真理；第二是说这个真理并不是死理，而是可以尽情释放为广大灵感，运用于慈悲利益一切众生具体事务；第三是说虽然游戏于红尘苦海，然而丝毫不会被染着而心生烦恼，正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专业地讲此大士悲智行愿功德皆不可思议，这才是“维摩诘”的意思。

“所说经”则是本经中的内容情节，维摩诘假托身有疾病，设局丈室皆空，独寝一床，观待文殊菩萨前来探望，宾主之间观机逗教，直显如来甚深法藏，借大众口说“不二法门”，借文殊口说“不二无言”，从有言令人悟到无言，从分别接众生入无分别，最终“一默如雷”，是本经的根本法义，故称维摩诘“所说经”。

二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中国历史国号为“秦”的共有三个时期，秦始皇时期称“嬴秦”；五胡乱华时期，苻坚当政史称“苻秦”；后被姚萇所取代，其子姚兴即位，这位皇帝对佛法兴趣爱好非同寻常，许多经典大论皆是他出面发起翻译，成就了佛经翻译史上最夺目的时代，故而我们学习的经典中总会遇到“姚秦”。这里所说的“奉诏译”，说明就是他出面推动的这件殊胜佛事。

“三藏法师”，是指精通经、律、论三藏教典的出家

人，“经”代表定，“律”代表戒，“论”代表慧，也正符合其“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僧侣生活方式。

对于“鸠摩罗什”则太过熟悉，随着我们闻思的长期进行，会打交道越来越多，其人其事会慢慢道来。在此先作一个总体评价，就释迦如来一期的佛法而言，他堪称千古第一译师；就诸佛应世法界道场而言，他是过去七佛之译师。

“译”是指将语言作了从梵到汉的转化沟通。就共业而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声音是传达心意的第一载体，文字是约定俗成的共同执念。就别业而论，印度人极为注重种姓观念，最高的婆罗门种姓，认为自己是从大梵天的口中所生，所以古印度的官方语言就是梵语，通达梵汉的人转化成汉语，就叫翻译。

《维摩诘经·佛国品》略解（11）

三 “毗耶离菴罗树园”是个什么地方

在佛陀降生地印度，到处都是他曾弘化过的圣迹，凡是佛说法度化弟子证圣果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金刚道场。正因为已经显现过超凡入圣的法缘，再有人入到此时空坐标，就会由信心而对来到者产生加持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朝拜菩萨道场，祖师丛林的缘由。

“毗耶离”汉译为“广严城”，是当时中印度的首都，因为这座城池广大庄严而得此名；也翻译为“好道”，也就是说这座城中所住的居民，福慧资粮的整体水平很高，既拥有丰足的世间物资，也进入乐善好施的良性发展，同时所居的人中都有修行的习气，稍微使点劲儿就特别容易悟道、证道。

“菴罗树”是园的名称，“菴罗”翻译为汉语意思就是“分别”，这种树所结的果子似桃又非桃，此园本来是归菴罗女所有。这个菴罗女从菴罗树生，她的容貌极佳，为世间所少见，如果有人想见她一面，都要付费。但是菴罗树女的善根和给孤独长者一样深厚，也能以清净的信心把此园供养给佛陀在此讲法，由此将世间福报成功地转为出世功德。

四 为什么有这么多比丘、菩萨，又“众所知识”

佛陀说法并不是刻意准备而为之，只是待累世的因缘成熟，大众会聚一处之时，应现场缘而宣讲相应的法。每次参与的大众，都是此法缘中的一员，既无须多也不会少。

这么多人参与法会有两点益处：一来大众围绕，更加体现出佛陀的德行广大，令见闻的人更加尊重其人，从而愿意接受其所讲的道法；二来为了有信心凭据，如果只有佛的侍者一个人在身边的话，大家会觉得此法不足为奇，不一定能生信，如果大众同来听闻，说明此法应当是真实不虚的。可见，佛法在世间流传，也要随顺人之常情，这也体现出佛陀的无碍智慧。

法会参与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说一下，从身份上而言：声闻比丘是佛的“内子”，因为他们现的是出家僧相，更有常随众一直跟着佛弘化人间；菩萨道行更高，但是所显现的相貌不定，但从心性而言，因为道行更高而能与佛心心相印，所以称之为佛的“真子”。

从本经所度的根机而言，他有“正化声闻”、“旁化菩萨”的特性。这里菩萨虽多，实际上有的是“影响众”，他们的任务就是护持此次法会，默默无闻地在场听闻即可；其次是“发教众”，也称为“请法众”，或者自己有额外的疑问，或者发心代大众启问，请佛慈悲宣说教法；

第三是“当机众”，也就是说正适合受持今天所说之法，听闻领悟且法喜充满；第四“结缘众”，虽在听法，可能得不到大的受用，但至少已种下远因，结下不解之法缘，故名“结缘众”。

当然还有一部分特殊众，是以佛及大菩萨的身份来法会现场，随喜赞叹并庄严法会的，让人觉得这样的大菩萨都来听法，自己当更加精勤不懈，称他们为“庄严众”。因为他们德高道深而众所周知，为大家所共同敬仰，同时，他们心知肚明了解各自的底细，到底谁是哪尊佛菩萨再来，所以这里才称为“众所知识”。

《维摩诘经·佛国品》略解（12）

五 菩萨的功德为什么如此广大

虽然比丘与菩萨悉皆在法会现场，基于本经正讲菩萨之法，所以开门见山，直接赞美菩萨所具的功德，也是佛陀在此的用意。之所以称菩萨为“大道心众生”，并不是让人教条地数说布施、持戒、忍辱等六度行为，而是落实在各行各业各种现实生活的具体因缘中，都以六度精神来结缘觉醒一切众生。

从“众所知识”后的一段经文开始，都是赞叹菩萨的具体功德：在度化众生的艰辛中，能增进道业的所有经历都是“本行”，在本行中对境练心，智慧得以现前就叫“大智”，所谓“身不苦福祿不厚，心不苦智慧不开”，福慧具足称为“皆悉成就”；心地如如不动、随缘不变就是“为护法城”，尽量自利利他、不变随缘就是“受持正法”，具体表现在“因”上努力做三宝事业，“果”上从不计较顺其自然便是；不存私心没有挂碍，身处大众之中心里就不会羞涩，也不生怖畏而弘扬正法，就是“能师子吼”；这样一来发大菩提心早已经养成习惯，不等祈请不用刻意就自然而然地拔苦与乐，就是“友而安之”；心地清净不生烦恼，正见昭然正念住心，一切魔侣外道

都找不到下手扰乱的机会，让他们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降伏魔怨，制诸外道”；将心无间地调频在应无所住之状态，就是“心常安住”；称性发挥能在一切有缘面前善说法义，就叫“辩才不断”。

略作介绍，大致如此，总之菩萨之功德尘说、刹说、炽然说，依然说其不尽，我人莫以为这得用多少时间花多少功夫去积攒，可能自己连一样都够不到周全。欲学此道应当全情向“无我利他”心行无极限靠近，不必拔苗助长，自然水落石出。这并非是一条一条功德储存够了拿出来用，一切功德一得皆得，同时禀现。作为行者，我人当从此处着手。也不要对着菩萨功德大海望洋兴叹，须知任何一位大圣佛菩萨，又何尝不是从凡夫起修坚持不懈从而成就的。

六 “心净则国土净”，到底如何净心、净土

宝积童子请佛说“诸菩萨净土之行”，佛应其所问而说种种行门，全都可令菩萨成就佛土。就因、缘、果、报四法来看，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菩萨成就佛土的前提，全部是从众生海中得来：其一、度众生为了摄受众生而以众生为缘；其二、度众生为了折服众生而以众生为缘；其三、度众生为了众生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悟道而以众生为缘等等。可见菩萨欲成就佛土，众生是其根本

的、唯一的缘，诸佛菩萨如同花果，一切众生犹如树根，必须有根才能现枝叶花果。所以佛菩萨以众生心为心，以有情土为土，从而成就佛国净土。

上面讲的是对众生而大悲发心，属于“愿”的部分，故众生是缘；下面来看修行功德，属于“行”的部分，从发心而论，故心行是因。凡夫执着红尘俗世，是“有”心，二乘执着解决生死，是“空”心，就成佛的条件来看，这两种都属于弯曲之心，所以说“直心、不谄心”才是菩萨净土；修行功夫有浅有深，浅修者心虽直而定不足，深修者则不忘初心能够从始至终，所以说“深心”才是菩萨净土；只有达到深心，才可积功累德，所以说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净土；想要修大道，必须是直心，唯有心行正直，才能深入不退，这便是菩提心，所以大乘众生来生菩萨净土；大乘行者六度是根本行门，六度中布施排名第一，所以能舍众生来生菩萨净土。依此类推，生净土者皆以因地本心而为修行。有对众生的大悲之心为缘，有直心等一系列甚深之行为因，才是菩萨成就净土的因果果报之境。

最后佛陀总结成就净土根本法则——“心净则国土净”。说明想生净土的唯一方法，当净我人本具之心，若此心得净，则见一切国土的功德庄严。这既是修行成就的轨道，也是法界的自然规则。

《维摩诘经·方便品》略解（13）

七 “长者”在印度是个什么地位

经典中常有“长者”这样的称谓，而且都是作为佛陀的大护法身份出现。最著名的一位就是须达长者，也就是给孤独长者，他是乐善好施出名，而且一听到佛的名号，就去皈依三宝护持佛法了。

佛菩萨示现的时候，总是以长者身份居多，一来方便与佛陀合作演示佛法，二来古印度长者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样特别方便引导大家来入道学修。严格地讲，要称得上长者还是要有一定的资格，通常在十个方面进行衡量，也就是说所具的“十德”。

首先在印度来讲，极为重视种姓制度，长者至少是刹帝利种姓或者婆罗门种姓的出身，称之为“姓贵”；其次长者要达到一定的影响力，他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在某一族中身份比较重要才行，称之为“位高”；第三，长者肯定是要拥有很多财富，这既是他过去行布施的果报，如果日子过得丢帮跌底，肯定是过去的因有些欠缺，富有也是德行的证明——同时也是今生护持佛教、广结慈善因缘的资粮，所以长者前面常会加两个字，就

是“大富”；第四，长者还有一个职能，就是有时需要帮老百姓决断一些纷争，太懦弱了无能为力，需要一些主事的魄力，称之为“威猛”；第五，要让人心服口服，也需要善巧方便，体现该有的睿智，称之为“智深”；第六，我们这个世间现在还讲究尊老爱幼，人们对年龄大的人，既容易产生恭敬，也会对他们的阅历怀有信心，称之为“年耆”；第七，年纪大也不能为老不尊，晚节不保，言行举止还是要有德行，称之为“行净”；第八，要有相当的素养，礼尚往来，知道进退不能失礼，称之为“礼备”；最后两点就是既得百姓乡亲的拥护，也要让国王认同，称之为“上叹”、“下归”。可见要有很好的修为，才能在佛经中做个“长者”，如果按照佛陀的教法，应该十善业道修得比较成功，也是我人学习的榜样。

维摩诘居士这里称为长者，则有更广泛的深意，示现在世间因缘中，他完全符合一位长者所具的条件，不但教化人间，甚至还教化诸天人民；在法界因缘中他是久远早成的金粟如来，又是他方佛国中的上首菩萨，以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可谓是世出世间双料大长者。

八 为何“示疾丈室”只为说此身无常

人身无常、生老病死是人间的实相，然而身为一个凡夫俗子，假如不学佛法，我人一生几乎没有机会意识

到这个实相，很多人都是愚痴地幸福到老，然后继续在轮回中体现生命的低级重复。纵然学佛，业力的惯性使我们道理都懂，死亡也随时可能降临，然而还是会下意识按照自己将永生的理念准备着而过生活。所以菩萨示现病苦来提醒众生应当早日修行，舍此色身成就佛身。

借着生病的因缘，维摩诘对所有前来探望的有缘借机说法，我们一直最爱惜的身体，实际上一生受尽其欺骗，大士说此身好像聚在一起的泡沫、下雨天打起的水泡、刹那点燃的火焰、不能坚固的芭蕉、梦幻所见的影像，皆是浮云闪电般的存在而已，完全经不起无常的考验而节节败坏。我人能够时刻有这样的见解，本身就是一种甚深智慧。

问题是多少次我们从经文中知道，身体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临时组合，依然挡不住当下的迷恋。又多少次了解到“活着”的感觉不过是六根对六尘而产生六识的结合作用，却依然摆不脱其中任何一根对一尘的反应。故而学佛应当“厌患此身，好乐佛身”，也就是说要看破色身，修得法身，也即通常所说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才是我人病愈的开始，也正是维摩诘方便示疾的初衷。

《维摩诘经·弟子品》略解（14）

九 话说“弟子”

佛门中常讲到“弟子”，一般来说都是表恭敬之法。法道在人间传扬，人际关系中总要有个秩序——“学在人后称之为弟，解从师生称之为子”，所以在佛教的学人而言，常称之为“执弟子相”。在学人而言，视师为父亲一般敬顺，对自己就有了如子般的定位；在师长而言，将后学皆视为同胞兄弟，自然就能以兄长而自居，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礼仪传统，在这样一种良性的因缘氛围中，才有助于行者们互作对境，都能从慈悲恭敬中而增长福慧。

在佛教中，一般将佛弟子是在家众与出家众作一区别，再将男众与女众作一区别，出家男女众称为“比丘”、“比丘尼”，在家男女众称“优婆塞”、“优婆夷”，再合起来就称为“四众弟子”。在家与出家之间，还有三个缓冲的身份：就是“沙弥”与“沙弥尼”，这是已经举行了剃度仪式，但还没有受出家戒其间的身份称谓；还有一种是女众准备出家，先要经历在道场发心两年的考察期，之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恐有已经怀孕而不自

知者，出家后再发现会遭人误会，影响三宝形象，这段时间称为“式叉摩那”。此三种与前四种一起总称“七众弟子”。

本品中主角是佛陀的十大入室弟子，都是声闻中的上首，如果依德行论：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迦叶苦行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以这定、慧、行、解四法，为四大声闻弟子；其次又有通达三藏的三大法师：富楼那精通论典、迦旃延善解经藏、优波离是律宗的祖师；后面三位属于佛的世间亲属：阿那律开了天眼、罗睺罗密行厉害、阿难总持多闻。

大家看到此品中所说的弟子，全部都是声闻比丘，缘由是他们为常随佛陀之众，是住世三宝，所以独得此称“弟子”。本来只有菩萨是成佛正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弟子，只是菩萨随缘度众，示现于六道之中，表现不一，可僧可俗，身份不确定。所以在三宝外相上，比丘属于正弟子相，本品中独称“声闻比丘”为弟子。

回来现实中来讲，我人身为佛弟子，真是莫大的殊胜因缘，大家在参学道场、护持三宝、精进共修的因缘圈内，总觉得满目皆是佛弟子，但如果散向众生之间，则极为稀有难得，甚至屈指可数。很应该珍惜这一生作佛的“弟子”身份。

十 维摩大士为何见人就要呵斥

讲这个问题我们先作意一下，本经的所有法义，都是围绕着“不二法门”展开的，情节中一切表法的目的皆在于令行者悟入“不二法门”，所以弟子们不堪前去问疾，并非是维摩诘大士难打交道嗔火中烧，他们见到菩萨们不讲人情，只为启建道谊，令佛弟子转向大乘之道的婆心切切。

本来佛陀遣弟子们问疾应该依教奉行，然而一个个皆推辞不去：一来小乘人智陋劣，不堪与菩萨激扬斗法；二来曾经有过法上的交流，已见高下，所以不堪；最主要的是他们是护法，先作铺垫，为的是等待文殊菩萨大显身手，故称不堪问疾。

第一位不愿去问疾的是舍利弗，他曾在树林中坐禅，被维摩大士呵斥禅不是死坐，佛不是坐成的，应该把心交给一切法的当下，就是天然之坐，有坐与不坐的分别依然是二元法则；第二位不愿去问疾者是目犍连，他在为居士大众说法时，被维摩大士呵斥法不是说出来的，要“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才是真法，凡有法所说的皆不如法，如果有法可依则也有非法出现，依然是二元法则；第三位不愿问疾的人是迦叶尊者，他在行苦行乞食的时候，为了慈悲贫穷者而去乞食，给他们培福，维摩大士呵斥其偏心执念，应该住平等法，贫富同等对待，

按照次第乞食，挑贫舍富依然是二元法则。总之，十大弟子虽情形各各不同，皆走不出“有所得”的分别世界，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维摩大士的呵斥。

以舍利弗为例，舍利弗的坐禅是刻意追求的坐禅，所产生的禅定则是引发的禅定，必然有对待的属性，而不是天然本具的自性禅定。真正的禅不在坐，也不在不坐，坐也是禅，不坐也是禅，放眼望去万法没有一点缝隙，一心来看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分别，这才是维摩大士苦口劝诫的一片婆心。

《维摩诘经·菩萨品》略解（15）

十一 说说众所周知的弥勒菩萨

大家都知道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将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在此世界成佛，龙华树下三会说法广度人天。或许对弥勒过去的事所知甚少，现不妨在此略说一番。

弥勒翻译为汉语就是“慈”的意思。过去有一世作国王的时候，看到一位出家人，修“慈心三昧”而得十八种功德利益，因此生随喜心，发愿生生行慈，并且她母亲肚子里怀他的时候，突然心就变得十分慈悲，由于这样的因缘所以以“慈”为名。

他的字叫“阿逸多”，汉语意思叫“无能胜”，是波罗奈国宰相的儿子，相貌极为庄严。当时的国王害怕他夺位，就向宰相讨弥勒作为人质，其父有先见之明，就送儿子去外婆家，外婆家的人所受的教育都很好，素质也高，内外学兼修所向披靡。其舅父想显扬他的功德，欲设无遮大会，净财资金不够，就派遣两位弟子去弥勒家拿财物弥补。结果二人在途中听闻有称佛名号的声音，回头找去却被老虎吃掉了，由闻佛名号之善功德马上就生天上。舅父家等不及就把自己家的财产，连续行

了七天的布施。最后来了一位婆罗门见财已散尽，没有自己的份，生大嗔恚心，说我有咒力，能将你的头破成七瓣，舅父听了生大恐怖。这时生天的两位弟子在空中对他说，不用害怕，马上有佛出世，可以皈依。舅父知道将有佛出世，就派遣弥勒并十六人随佛出家，十六人都证得阿罗汉果位，但是弥勒是大乘种性，不求漏尽解脱而发愿成就佛道，佛随即给他授记，这便是本品中维摩大士呵斥弥勒的由来。

诸位知道“授记”这一法十分殊胜，他是由佛陀预授行者成佛之记，然而佛说法，十世古今全在现前一念中流出，我人必须依附于时间才能理解，时间本身就是凡夫的错觉，真如实相中三心皆不可得。所以弥勒菩萨为兜率天子讲不退转法时，便被维摩大士揪着不放，问他用哪个时间而得授记，因为有授记将来作佛之说，必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心而起分别。

本品中先从弥勒菩萨开始说起，其中也有用意，为的是从最上首菩萨说起，因弥勒菩萨既是一生补处的大圣，又将在此世界成佛。先呵斥得授记，再呵斥得菩提。前者说明无“人”可得，后者说明无“法”可得。人法俱空，即入不二法门。又呵斥被授记，说明无能得之“因”。再呵斥得菩提，说明无所得之“果”。因果俱寂，即入不二法门。

这一品的内容十分巧妙，也是本经将至最高潮的前奏，从几品连贯来看：佛派遣弟子问疾，先派小乘，再派大士，总之是为破大众的二元思维模式之病——前面破小迷糊，现在破大执着；而且为了衬托维摩大士之德行，只有小乘不堪问疾，不足以彰显其道高德盛，现在连菩萨大士都个个辞让，更显其已经是果地圣人；当然醉翁之意还在下品，声闻弟子个个不堪，菩萨弟子人人忌惮，只有文殊师利菩萨才能救场，更显法王子的地位超越大小，于大众中独居上首矣。

十二 光严童子问“何为道场”

第二位不堪问疾的菩萨是光严童子，有一次两人途中碰面，光严童子行礼问维摩大士从哪里来，本来是一句礼节问候，结果维摩诘答在法上，说自己从道场来。

光严童子进一步问“什么才是道场”？通常从我人佛弟子而言，则修行办道之场，才能称之为“道场”，否则就是轮回道、生死场。而维摩大士的回答则不断地升级，他并未从时空方位来定位道场，而是直接从心地出发，说直心、深心、菩提心等是道场，进一步说六度万行是道场，上述只是从因地而言。接着又说神通、解脱是道场，这是从果上而论。再说到烦恼、众生是道场，最后说一切法皆是道场。

修道人对于道场的认知也是如此，从境到心，从因到果皆是道场，乃至无一法不是道场，则无时无处无一念不是道场，从而皆在道上，维摩大士为说自己无有在道不在道之分别，一切当下就是道场，无有不在道场之念，故说“从道场来”。

十三 持世菩萨辨不出魔王波旬

第三位不堪问疾者是持世菩萨，虽然静室安坐，但道力不足，被魔王化为帝释天前来迷惑，毁其道业而浑然不觉，还自以为是给他们讲法。维摩大士前来出手相救，用神通道力摄受魔王与魔女，令其真正入道得度。

魔王波旬，汉译为“杀者”，他的业力就是经常欲断别人的法身慧命，所以称为“恶中恶”。恶通常有三种：一者叫恶、二者叫大恶、三者叫恶中恶。如果有人以恶对我，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第一种恶；如果别人不害我，我无故加害别人，是第二种大恶；如果有人来供养恭敬我，我不但不念报恩，反而加害于他，就是第三种恶中恶。魔王就是恶中恶的行家里手，诸佛菩萨常想让众生安稳，他反而喜欢坏乱众生，故称“恶中恶”。

上述内容增加一点知识，回到本品的法义来看：持世菩萨是定身菩萨，入定观才能知道真相，不入定观就不知道帝释天是魔王所变，所以有人定出定之别，还未得不二法门。维摩大士常在定中，无有不时。故而一眼便识得魔王魔女。持世菩萨认为魔女障道而不受，有障与不障、受与不受的分别，这才是真正的根本障碍。维摩大士没有此障，不但不拒绝，反而全部接受，令她们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并让她们回魔宫而广行度生事

业，这才是传说中的“佛魔空争是与非”，“行于非道，常在佛道”。

十四 平等布施才是法施

第四位不堪问疾的菩萨是善德长者子，他乐善好施，经常举行布施大会，供养一切修行人、贫穷孤独下贱之人。然而只是行财施多，不得法施。善德问“何为法施”，维摩大士说，平等无分别供养一切众生，才能具备法施的心量境界。并相续宣说法要。

中间有个情节，善德法喜充满，当下把身上价值百千的瓔珞供养维摩大士，开始大士并不接受，后来虽受而分两份，一份布施现场最下乞丐，一份供养难胜如来。并且普告现场大众，平等不二无分别心布施供养，施给最下乞丐与如来的福田质量一模一样。这就是法布施。

《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略解（17）

十五 再介绍一下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译为“妙德”、“妙乐”、“妙吉祥”。依照此世界的因缘，作为释迦如来的法王子，大家极为熟悉，“智慧”是菩萨所表的根本法，他应化在四大名山之首，上演着有人朝五台，会“接一千送八百”的真实佳话。

其实十方三世的法界中，皆有文殊菩萨的分身散影，我们还陌生得很。《首楞严三昧经》中讲，他是已成佛，号“龙种上尊如来”；丛林每天晚课的八十八佛中，文殊菩萨是“欢喜藏摩尼宝积佛”，现在正在常喜世界，示现为游方的菩萨；《华严经》中讲，他是从东方不动智佛金色世界来的菩萨；又讲到文殊菩萨为无量诸佛之母；《法华经》中也讲他已经给释迦如来当过九世的师父。

纵然说这么多，也只是菩萨化身的冰山一角而已，须知诸佛菩萨本迹不可思议，神通道力不可思议，随众生心示现不可思议。

十六 问在答处，答在问处

文殊菩萨作为法王子，与维摩大士可谓是家里人说家里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已在法身上相见，然而在场的听法众心中，都认为是一场难逢的共谈因缘，一路随行准备看一场好戏。然而犹如看风景的人儿也在看你一般，正中两位大圣的下怀，意在“只愿檀郎认得声”，为演法而展开一场激扬问答。

维摩大士一见文殊菩萨，便说“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不容分说直接坦露本地风光。是心性发挥而有“前来”，并不是从彼到此之来而来；也是心性发挥为此“相见”，并不是分别心中所见之见。这么一解释反而更不容易懂，故而佛法讲“不可说”、“不可思议”才是正经道理。

接着一段对话，正是禅宗公案中常见的“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的标准范本。文殊菩萨见丈室空空如也，就抛出一个话头，为什么“空无侍者”，丈室空是“法空”，无侍者是“人空”，大士答说，诸佛的国土悉皆为空。文殊菩萨又问空为什么会空，大士答正因为空，所以说空。文殊菩萨又问已经是空了还怎么空，大士答不起空与不空的分别即是空。文殊菩萨又问本身就是空还从哪起分别呢，大士答分别本身也是空。文殊菩萨问那怎么才能体会空呢，大士答就在烦恼中体会、体现空。文殊菩萨

问烦恼如何体现，大士答说烦恼就是解脱。文殊菩萨问解脱如何体现，大士答众生心行一直都在体现……

上述一段问答，左一下右一下看能否令我人一念相应，纵然不能，也令我人全心全意心在道上不得打岔，否则便隔千山万水，牛头马尾对不上号了。佛法无边，说多无益，故而经文说到哪，我们就讲到哪，大家即听到哪，要知道法无差别，我人迷悟有异……

《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略解（18）

十七、生了病当如何修行

俗话说“吃五谷生百病”，生、老、病、死是分段八苦的内容。在佛教中通常认为病有身病、心病之分。身病是由于“四大”不调，故而用“物药”来治疗，因缘所生法中有了病就去看医生进行治疗，有病不看则是外道，非佛弟子行为。物药有植物、动物、矿物三种，无非是为平衡“四大”，令身体轻安。如果是心病，或者是业障病，则要用“法药”来医。在听闻佛法时，也要求闻法者把讲法者当医生想，把佛法当药想，把依法修行当作治疗想。

修行人所得的定慧功夫，在静中练就十分，动中就只剩一分；在动中练就十分，在病中就只剩一分；在病中练就十分，在命终就只剩一分。可见在病中能够提起正念用功，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在本品中，就着维摩大士示疾的因缘，文殊菩萨就借机问：“居士，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也就是问生了病后应该怎么用功修行。维摩大士所作的一番开示，也有益于我人在病中用心。

大概意思有三点：生病以后，首先不要怨天怨地，应该先从事相上，也就是从佛法因果观中生忏悔，反

观这个生病的因缘，是由于过去世妄想、颠倒、烦恼而生，由迷惑而造业所感的果报；其次从理上观照，这个病是虚幻不实的，因有我，才有我所生病，而我的真实写照只是地水火风四大的假合，四大本来就是无主的，何处有我？由于有我，才有我生病，现在我都不存，病将何寄！既然知道病根是有我，就要破除下意识执身为我的思维，我只是四大五蕴之法和合而成，实际上生灭也只是法在生灭，聚散也是法在聚散，何来有我，既然无我，谁在生病；第三从发心上而言，当我人有病苦时，忆念一切众生都会受到病苦，以及恶道众生犹如常病常苦，发心救度一切病苦众生，代一切病苦众生受苦。

再进一步而言，维摩大士说因众生贪爱，故他有病，从根本上说明有求皆是病苦，所以饿了就是病，饮食就是药；困了想睡就是病，床榻就是药；感觉到冷的时候，烤火就是药，烤火过了头，着火就是病，凡一切众生所需皆是病，能满一切众生所需皆为药。纵观因缘中，就没有一个绝对有病，也没有一个定性的药。所以《华严经》中普贤菩萨让善财童子入山采药，他空手而归，说满山无不是药；次日让他把非药采回来，善财童子又空手而归，因为满山遍野皆是非药。

最后维摩大士说，生病的行者应当以“无所得”调伏其心！

十八 随缘与攀缘

我人在佛法中常会听到“随缘”二字，讲我们本具的自性清净心时，也会从理事无碍的角度，形容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在修行的观照时也讲“一任因缘”，劝人莫生烦恼时会说“随顺因缘”就好。可见，“随缘”是不作刻意追求，无为而应的任运状态。而“攀缘”则一定是主动出击，带着刻意执取而显现的心行。

所以本品中讲述的生病的根源是什么，正是攀缘之心。因为一念攀缘之心，导致真如不守自性，无端妄起无明，投入三界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具体如何断除攀缘之心，维摩大士说应当以“无所得正观”。什么是无所得正观？即断除内外分别之见，总而言之，就是终结一切二元对待的思维模式。

道理讲来容易上口，具体用心时则极其微细，难以相应。比如说攀缘属于起心动念，那么随缘应该是不起心动念，难道死寂的心态才是不二法门吗？并非如此。所谓随缘，就是只有一念任他念，并未有第二念对他念，如果有第二念对他念，则早已落入攀缘。随缘的效果是

无所得而无所不得，攀缘的效果则是有所得反而有所不得，凡圣迷悟就在此一念处成分水岭。古德讲“头上安头”、“岂有二文殊”都在表这个法，请闻者如理作意，法随法行。

十九 “方便慧”与“慧方便”

经文中的很多术语，乍一看过于专业，吓退很多有缘的发心，但如果稍作深入领会，就会发现并不艰涩难懂，反而会觉得是很精准的表达，用最适合的语言来表达最吻合的语境。

本品中讲到一个词叫“爱见大悲”，这是菩萨行者应该远离的一种心态。若存此心，一定会有疲厌生死苦海的立场，反而会被这种立场束缚，而不得大自在；如果离开这种法执，自己就可以生生世世不被束缚，自己没有束缚，才能解别人的束缚，是正因缘。

通常将菩萨的根本智，也就是“般若波罗蜜”称为“慧”；将菩萨的差别智，也就是“萨婆若”称为“方便”。“慧”就像黄金，“方便”就像黄金做的工艺品，依这个比喻又将“慧”称为“巧金”，虽有工艺巧而重在金；将“方便”称为“金巧”，虽是金而重在工艺之巧。到底是束缚是解脱，维摩大士说，看如何应用智慧和方便。

如果无方便慧则缚，有方便慧则解；无慧方便则

缚，有慧方便则解。什么情况叫“无方便慧缚”呢？行者以情见执着的心，积功累德利益众生，自己并没有解脱出来，所谓“但知外务，不究自心”，只获人天福报，不生如来之家，就是无方便慧则缚；如果不怀情见，不为自己，但愿众生离苦得乐，随缘任运心无疲厌，所谓“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就是“有方便慧解”；什么是“无慧方便缚”呢？行者以贪心、嗔心、愚痴心，也就是立足人情世故，而做所谓的功德，就是无慧方便缚；如果将所做的一切善法功德，纯粹不带贪嗔痴烦恼，平等回向无上正等正觉，求道之心坚正不却，就是“有慧方便解”。

上述开示条理清晰，因缘果报功德各异，具有此正见分明，反观我人整日所行功德、所发之心，则在道不在道，一目了然矣！

《维摩诘经·不思议品》略解（20）

二十 “不思议”是真的不思议

凡是圣人度化众生，都有两种最主要的方法，一个是说法，再一个是显神通。前面的《问疾品》把佛法说了个透，本品中大圣则尽情释放神通妙用。说法说的是不思议根本，神通显现的是不思议妙迹，从“本”到“迹”皆依“不思议”而成就。虽然不思议本身不可思议，但是不思议是怎么不思议的，可以假借文字理解一下。

从三个角度论“不思议”：第一是“不思议境”；第二是“不思议智”；第三是“不思议教”。如果把佛菩萨度化众生的功德链接一下，由正念观察当下的不思议境界，会同步引发不思议智慧，由此所具的不思议智慧，才称性宣说不思议的教法。让人借这个不思议的教法悟入不思议之真理，由此开发出我人的不思议智慧，讲的时候要次第而论，行的时候同步获得，修行就到位了。这就是佛陀设计的教育体系。

听起来好像一下子就懂了，然而真正实操才发现，心性的突破有太多的始料不及。比如说什么才算“不思议境”？这一路讲来都在说，所谓圣人所证的境界，所谓

不可描述的真理，所谓难以形容的心性。实际情况是真理境界一直就在眼前、心上，根本不必去打形而上的思议妄想，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为想清楚弄明白的道理，以为一切就是这样约定俗成的认知，其实什么都没有弄清楚，连天上的一片云都弄不清楚为什么是片云，那就不必纠结，实际上这就对了，因为一切境都是“不思议”的体现，只要是从思议中得知，百分之百都是错觉。如果真正较真认识这个世界，才发现“明白”、“知道”本身才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我人作为凡夫，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一直相信逻辑，从不相信直觉，这个直觉才是“现量”，也就是本品讲的“不思议”。用经典中的话来说，“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

二十一 什么是佛法之法

从语言阐述的角度来讲，为了让我人悟入实相，故而在确立世间法的同时施设了佛法。如果立足于法的本位，也就是说真如实相是绝对的真理，甚至与佛出世与否、有没有佛教都无关。我人首先需要建立这样的理念，才能从正思维中不断突破，直面真理。

本品中文殊菩萨一行进入丈室以后，舍利弗下意识动了个念头，这么多人往哪坐呀。这当然逃不过有遍知

功能的圣人心地，维摩大士就借机问舍利弗，你是为法而来还是为有地方坐而来？舍利弗回答，为法而来。一问一答引发了维摩大士一大段开示，到底什么是“法”？然而法非言语表达、非思维确定，在高维的表达方式中，没有办法说什么是法，一经确定皆会导致误以为是，已然偏离法的本性，所以会用“遮诠”的方法来进行说明，也就是虽然不能说什么是法而令人悟入法，但是可以说什么不是法而令人悟入法。

维摩大士首先反驳了舍利弗，既然为法而来，为何讲究这个色身没有地方坐？其次开始讲色身并不是法，所以求法的人当重法轻身；此法既不能立足于五蕴中求，也不能在十二入、十八界中求；既不能以三界的世间法范畴内求，也不能锁定佛、法、僧的概念中求；声闻知苦、断集、慕灭、修道的一套修学体系，在实相法中早已沦为戏论而已；真理是清净无为、不生不灭的，如果在一切生灭心行中去求法，求来的依旧是生灭并不是法。总之在一切见闻觉知的范围之内，见不到法，最后告诉舍利弗，真正求法的人恰恰是于一切法皆无所求的人。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在现场的五百天子，听了维摩大士的这段开示，马上就证得了“法眼净”的功德。如果我人能借此文字，用心行闪入到法的本位，就会明白本品以“不思议”为名的妙不可言。

《维摩诘经·不思议品》略解（21）

二十二 不思议的解脱境界

僧肇大师概括本经的不思议境界时，有四件不思议事，基本上有在本品的内容中出现，其中：借座灯王、室包乾象、手接大千、延促无碍最具代表意义。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一切众生被绑在轮回的两大错觉，就是“时间”与“空间”，修行者道业上最大的飞跃，就是突破时空的束缚，所以开悟者会觉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解脱境界则是“十世古今，不离当下一念”，《华严经》的十玄门中讲到“念劫圆融”，极乐世界的教主功德名号阿弥陀佛，翻译为汉语就是“无量光，无量寿”，解释为“横遍十方，竖穷三际”之意，实际上就是要众生打破时空的束缚。

先看空间“室包乾象”。因为舍利弗动了“坐”的念头，所以缘起中维摩大士问文殊菩萨，哪里有功德庄严的狮子座。文殊菩萨给提供了一个信息，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的须弥相世界，有须弥灯王佛，他的身形庄严高大，有八万四千由旬，诸位想想，一由旬往少了说有四十里长，这尊佛的色身有多广大！佛身如此高大，意

在说明床座也同样如此。于是维摩大士即显神力，须弥灯王佛往丈室里送来三万二千个狮子座。在座的从来都没有见过丈室如此广阔，竟然能有这般容量，问题是外形上看，这方丈室也没有变大。

这一情节的出现，旨在为令我人悟入空间不是实法，而是因缘所成的幻相。所以大的座入到小的房，从内看虽变广阔，从外观依然如故，是指“大小不思议”；一室内看是大、外看是小，也说明“内外不思议”。不但大可入小，也有小不能入大，其他菩萨都可以变为四万二千由旬身形，舍利弗虽小，但还是坐不到八万四千由旬高的座上，不能相应此大小不思议法境，全凭礼佛功德，才与法座匹配。

这个大小不思议，既不是高推为圣人境界无法解释，也不是因为空掉了大小相，故小能容大，如果没有大小相的话，又怎么体现小能入大呢？反过来说，大小如果是定相，那么小不容大也是定相，小决定不能容大。所以说比大小的小，能容比小大的大，实际上是因缘所生法，假名称“容入”。好比一寸见方的镜子挂在墙上，镜子里面可以容天下之物，天下万物也可现在镜中，物不会减，镜也不会增。故罗什法师说：“大小不思议，乃空之明证。”

再看时间“延促无碍”的不思议境，本品讲菩萨度

化众生，如果遇到喜欢久住世而可得度的人，就可以把七天拉长到一劫。如果遇到不喜久住而可得度的人，就可以把一劫缩短为七天。虽一劫促为七天，而一劫就是一劫，虽延七天为一劫，七天依然如故。所以才称得上“延促不可思议”。

时间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大家都在熟悉不过的利用时间来表达生活，但是仔细想想时间是什么，又陌生得完全弄不明白。佛说四天王天的一天，是人间的五十年；兜率天的一昼夜，则是人间的四百年，这是怎么回事？智者大师入定中时，一下子穿越到昔日灵山听佛说法，法会居然还没有散，古代有个周灵王子去山里找神仙，在神仙洞中过了七日，回到世上就过去了千年。这一切离奇的现象都是如何发生的？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时间不是定法，而是分别的错觉。

我们一天的时间不过是地球自转一圈的错觉，一年是绕太阳公转一圈的错觉。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也是分别心交错所组合成的构架。真正去了解，根本经不住推敲。我们一生好像是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再由三十岁到四十岁，好像一直在随时间流淌而变化，然而如果没有二十岁，三十岁对谁称三十岁？没有三十岁，四十岁又从哪说起？都要同时在线才能互相成立，又怎么会有流淌之相？可见“时间”也是因缘所生的宛然而有的

假名之法。好比有人做梦，一晚上梦见自己在梦中过了百年，而一晚上不会变长，百年不会缩短，这就是时间延促不可思议。

总的来看时空交错，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生活内容中，我们一生下来，父母亲就忙着登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哪里出生，一直被定性在时空坐标上终其一生。然而如果时空是铁定的，为什么有时候又可以互换？比如明明是北京到上海的空间距离，我人却常常说为得要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一种十分不思议的境界，悟透了就会明白一切不可能都有可能，何况空间大小互相摄入，时间长短也能圆融呢！

二十三 再说“众生”

关于“众生”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讲过数次，他有多重理解。一切有情皆名为众生；六道中都曾去生故名众生；前生后世相续不断故名众生；无缘无故不会遇到，正因宿世因缘导致“不是冤家不聚头”，大家一起往一个国土、一个时代、一团因缘中生，故名众生。

如果再从宏观角度来看，十法界生命质量的划分，无念的“心”唯佛才能拥有，九法界以回都是众生，所起的念头一定会变现在九法界，不同的是以罗汉圣人为分水岭，以上的圣人都是“变易生死”之生，以下的皆有“分段生死”之生，都称为众生；再从三界六道而言，共同带着业力牵引而翻入轮回，分别所造的业又是各种各样，故又在其中好坏苦乐不同，故称众生。

只单论得到人身，也可见六道众生大差别中之小差别，红尘中每个人的境遇完全不同：富贵者享天人般的福报；一般老百姓相当于人道；饥荒严重的地区受的是饿鬼果报；禀人身而行畜道之行的也大有其人；得了重猛恶病，在医院开膛破肚地治，相当于无间地狱，只不

过无间地狱受苦是一生无间，人身受苦则只受一场或者数次而已。

从身心世界来说，我人之一生，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临时组合，暂时有而终归空，色属于物质身体，后三者属精神层面，此五种紧紧相拥，从而产生“我”的感觉，成为一个众生；还有比较喜欢细究的人，佛说众生时则从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的相互作用讲起，也能反映出我人的生活，无非就是他们在作用；再细化一点，就是上述六根与六尘相互作用而产生六识，也就是佛法中讲的“十八界”，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综上所述，众缘和合而生故名为众生。

一个名字概念，佛有如此诸说，若能依其中一条而悟到“众生”之法，也能得道解脱。如果从佛说的三种世间来看，也是配套的修行体系，即能够在“众生世间”见到只是“五蕴世间”，就能悟入“正觉世间”。本品中维摩大士说观众生的具体方法，就像幻师在看所幻的人一样。

二十四 是法说是法，非法说非法

佛门中常说，“讲经要如经讲，闻法要如法听”。我人学习每一部经典，都是从“如是我闻”到“欢喜信受”，

佛所说经法中不管是直言相告，还是巧为施設，带给我人的利益，一定都是得解脱、成佛道的最终结果。所以全情依教奉行是最深厚的善根和最高端的智慧。

这样来看，讲法的人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就是“是法说是法，非法说非法”。意为如果是佛说的，我人就照着说，如果不是佛说，甚至于与佛说相违，则一定要楷定是非，若以人情长短而论则混淆视听，实际是坏乱佛法，为迎合大众无原则地信口开河，则属于贱卖佛法，故而古德说“宁愿老僧堕地狱，不将佛法作人情”，正是此意。

本品中文殊菩萨问维摩大士，菩萨行者如何看待众生，维摩大士说“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众生，直接把目光锁定在出世间法。为表明见地，他更进一步说，有智慧的人观看众生，如同水中月、镜中像、空中云、水上泡等等，来确定三界之外才是众生学大乘佛法的起跑线。文殊菩萨又问，如果菩萨如此观众生如幻如化，那么应该如何去行慈悲呢？维摩诘回答：我把这个教法如法说给众生如实听，正是在行真正的慈悲之行。教说给众生寂灭，众生不会起生灭心；教说给众生清凉，众生不会热恼；教说给众生平等，众生能等观三世；教说给众生佛所行的慈悲，众生能够觉悟众生……维摩大士从《弟子品》到《菩萨品》，完全依

法不依人，并未看在诸位佛的大弟子们的身份而背弃正见，反而立足大乘无所得、不二见地，遍破诸弟子所持“有所得”见地，可谓是“非法说非法”，本品中真心酬答文殊菩萨所问，可谓是“是法说是法”。

在佛陀的正遍知中，则法无定法，身为凡夫的我人在闻法及受持因缘中，应当观察得来的是善法还是恶法？是保养轮回还是追求解脱？是外道邪说还是佛法正见？是偏颇见解还是佛之知见？不论亲近善知识以及择法，我人应当有这样的见解：“是法说是法，非法说非法”。这并非在说是非，而是护持正法！

《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略解（23）

二十五 慈悲喜舍，无住为本

我人在诵《八十八佛大忏悔文》的时候，首句便是“大慈大悲悯众生，大喜大舍济含识”，可见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诸佛菩萨足斤足两的度生功德，也是众生仰信佛菩萨的四大渠道。

上一个问题，讲到维摩大士说菩萨行“慈”，首先要宣说真实不虚的佛法；文殊菩萨又问，如何才是“悲”？维摩大士说，把所作的一切功德不私心纳己，而是法喜充满地回向，与一切众生共享；又问如何才是“喜”？回答说无间地处在饶益众生的发心上，就不会有退心后悔，这是一种坚固的大乘定力；又问什么才是“舍”？回答说所有的付出，并不希望有任何回报。这四无量心的组合功德拳，才能在生死稠林中立于不败之地，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乘行门。

接着一段问答，又将一切事相功德推高至第一义谛境上：文殊菩萨问，菩萨在生死海中有怖畏要依靠什么力量？大士说依靠佛力，以舍为例，这是舍自向他；又问依佛功德当住在什么境地？回答说当住在度一切众生，

这是舍一向多；又问度众生应该令众生去掉什么，回答说去掉烦恼，这是舍凡向圣；又问去烦恼应该怎么做？答曰应该执持正念住心，这是舍解向行；又问如何才能执持正念？答曰守着不生不灭，这是舍有为向无为……最后直至舍有住向无住，以无住为本，依无住立一切法。

观照这一段话，两位大圣演绎得极限圆融、圆融极限，无住则无本，舍至究竟，才能立一切法而取至究竟。此刻我人听闻时切莫从舍等取、从取望舍，中间一取一舍，也未有一刹那非真如实相，能相应到此，则知什么叫“佛光普照”，体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真实感、“自性喜舍”之天然境。

二十六 现场版的“无住为本”

玄妙道理讲了半天，然而理论总是要用实践体验的。本品中方丈室内有一位天女出场，以散花供养来随喜说法。结果此花也在现场表了个法：当花散飘到菩萨身上时纷纷自落，表示无所得故无住；飘到佛的大弟子们身上时，花就粘在身上了，表示有所得则有住。有住的关键点在于这些声闻弟子认为此花不如法，想用神力去掉身上的花，反而更导致花粘着不落。

此处不由人想到我人断烦恼：如果与烦恼为敌，反而成刻意而为，则越烦越恼；若不见有烦恼，则不断而

断，真实现了断烦恼。所以烦恼“本自不生，今则无灭”体现在此处，就是花自己本来没有分别什么如法不如法，仔细想想到底谁定的如法还是不如法，就是我人的分别想在作祟，取种种相作种种分别想，非要在这儿招惹不可，结果“烦恼花”就不走了。原来真正的如法，就是没有如不如法，真正的断烦恼，就是没有智慧也没有烦恼。

我人并不知道我人其实是明白的，所以一直想要明白，正因“想明白”，从而导致了不明白。也即我们一直都是无住的，但此时为了“能无住”，反而就住在无住而成有住了。这几句话听习惯了，也就放过去了，如果不轻易放过，看看是个什么样儿！

《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略解（24）

二十七 八种“未曾有难得之法”

对于经文的学习，有些时候从浅往深了悟，有些时候深入往浅出了讲，还有些时候，真有此理、确有其事，就这么信就可以了。真能够直下承担，这个境界就已经到手了。

本品中散花的天女，说她在此丈室中已经修行了十二年，这个丈室道场中常会显现八件未曾有难得之法。

第一件，丈室内常有金色光明常照，并非是太阳、月亮的光芒，他没有昼夜的差别，纯属于自性光明显现，而不是业力招感的果报；第二件，有缘分能够入到此丈室的人，不会被染着而生烦恼。以上两种法是由内而外的组合，外有光明遍照任运加持，内则可消除身心罪业，说明维摩丈室已具净土的功德。

第三件，此丈室道场内常有天人护法护持，帝释天、大梵天、四天王天常行守护，他方国土的菩萨们来往不绝，说法不断；第四件，所说之法唯成就六波罗蜜，大乘菩萨之行，而且令行者具不退功德。这是缘、教殊胜，缘殊胜是来者都是菩萨，教殊胜是指都是大乘教法。

第五件，此丈室内常奏天乐围绕，为世间第一，所出音声并不是乱人心绪让人动情，而是入道、修道、证道的增上缘；第六件，室内有四大宝藏，内有众珍宝满足，可以布施、救济一切穷困，用之不尽。这是财、法二施具足，常奏法乐，财施无穷。

第七件，丈室内本师释迦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妙喜世界阿閼佛等十方诸佛，应念即来，广宣佛法、诸佛秘藏，好比是忆佛见佛的核心区域；第八件，在此丈室内，可顿见三界内外天人宫殿、十方诸佛净土，欲见则见，常在此大乘境界中行，谁还会乐听声闻乘之局限小教。这是正报、依报一双，正报则诸佛都如约而至，依报则佛国净土齐观。

从这八件事来看，维摩丈室已然是一个微型极乐净土，一切总持功德与极乐世界正等直通，能入此室、常住此室者无有小乘之缘，纯为大乘种性。

我人得闻这八件不思議事，若说是有，解脱境界与分别意识悬殊太大，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空间，试图通过理论则难以沟通；若说没有，活灵活现就在丈室中显现，纵然肉眼不可见，诸佛菩萨绝不会骗人，吐心吐胆也就是说了个稀有难信。所以佛境界并非不可能，想要人进去者先须仰信！

二十八 什么是佛道

菩萨发心唯有两种，一个是“求佛道”，一个是“度众生”。如果连贯一下前面的内容来看，上品已经讲“观众生”，本品则讲“成佛道”，“佛”是能证道的人，“道”是佛所成的法，故本品为《佛道品》。

开首文殊菩萨就问维摩大士，菩萨行者如何通达佛道？按照常规操作以及我人修行习气来看，要想成就佛道，当然要舍弃非佛行，屏蔽掉非佛道，才能通达佛道。平日里说了多少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然而惯性思维模式，还是把佛道推出老远，比如会先清除掉吃喝拉撒，或者身口意业等非佛之道再作商量。

维摩大士直接回答，菩萨如果“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接下来是更具体地说明，菩萨行在无间地狱道，而不生烦恼嗔恚；行在色、无色界诸天，而不生殊胜优越感；生在贪嗔痴中，而不起染着障碍，反而调伏其心；行在涅槃境界，而不断生死之行，如果能如此“行于非道”，便是“通达佛道”。

用大白话讲，如果依我人的意识心而言，那么非道

就不是佛道，行佛道是佛道，不行佛道就不是佛道，这样的分别心貌似正确，实际上把非道、佛道都处在了非道。如果善用智慧观照体察，道与非道就不是两种状态，不但佛道是佛道，非道也是佛道。正如祖师开示，以分别心看，不但造业感果、轮回生死是生灭法，连断惑证真、成就佛道也是生灭法；以智慧心观，不但断惑证真、成就佛道是涅槃境，连造业感果、轮回生死同样是涅槃境。诸位细品，每一句的开示都是为我人心地能够合二为一，而不执着一。

可能我们会生起一个疑惑，既然如此圆融周遍，为什么又只说“行于非道，通达佛道”，岂非又将“行于道而通达佛道”分别在外了么！这就关系到本经的定位，是在方等时给声闻二乘所说赞叹大乘的法，只因他们认为涅槃是道，生死是非道，针对此见解，所以说通达此非道，即是佛道。

二十九 什么是佛种

弘扬佛法有一个十分中国化的说法，叫“弘宗演教”。本品中的“演教”很是标准。维摩大士答毕文殊菩萨问何为佛道，又反过来问文殊菩萨何为佛种。

文殊菩萨的所答超乎寻常，并没有说当发菩提心、四弘誓愿、六度万行等等才是佛种，而是说“身见”是

佛种，又说无明、贪爱、四颠倒、十不善业等等，总之所有烦恼，皆是佛种。甚至连维摩大士都觉得这种说法十分令人诧异，文殊菩萨应机开示了所以然。

如果已经入无为涅槃的二乘行者，实际情况是再也不能发起菩提心，文殊菩萨作了一个贴切的比喻，犹如高原陆地虽然肥沃广阔，反而绝对生不出莲华，酸臭潮湿的淤泥中，才是养育莲花的天然环境一样，在众生烦恼海中，才能长养佛种、成就佛道。下海下得越深广，所得的财富越珍贵。

大迦叶听闻此法非常感叹，觉得他们声闻不发成佛之心，犹如焦芽败种，失去成佛的机会，从根性而言还不如五无间罪的众生，依然有种佛种的可能。实际上我们常听到“执着我见如须弥山”，佛都可以接受，“执着空见如芥子大”，佛绝不允许，也是讲的这个道理；二乘如而不来，故永远不能“如来”，凡夫来而不如，还能下如来种，也是讲这个道理；罗汉灰身灭智，菩萨入世度生，也是讲这个道理。尘劳烦恼处，才好种如来种。

本品的内容主要是这两个问题，从前者“佛道”着眼，从后者“佛种”着手。这也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真义。

《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略解（26）

三十 略解一下“入不二法门”

按照祖师的讲解，佛道一直是清净无分别的现量境界，就是“不二”；有这样圆满现成真理可以确定，就叫做“法”，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一念相应到那个境界，就叫做“门”；了悟通达无碍这个道理，就说明已经入了此门，成就此法，安住不二，就是《入不二法门品》所要讲的内容。也可以说不二法门，是释迦如来一代教法的旨归，诸佛菩萨的同一心愿，也是这次维摩大士示现生病的用意，以及文殊菩萨问疾的由来。

“不二法门”也是行者自行化他的根本法宝，能够证悟不二的真理，就可以当下起不二的正观，由于拥有不二的正观，在度化众生时就可以出生种种方法和形式，让所领受的人也能够入不二的境界。通俗点讲，正因为恒处于不二的现境界中，所以下意识会生起与不二境相匹配的观照，此观照的能力，并不单调刻板，它可以无时无刻不在一切因缘中，天然起到积极巧妙的作用，让有缘的众生回首到不二中来。

这里有一点疑情可以讨论一下，不二真理是根本法，

如此重要,为什么不在经文内容的开始就将其一语道破,而一直拖到第九品才说?这里有一个合理布局:前面的八品内容,都在为悟入不二做准备,属于依教而通达理,然后依不二之境界再起二元世间万法之用,所以后面会有《香积佛品》,这个脉落就是“摄用归体,再“从体起用”。就如同世间创业打拼,然后取得成功,再用成功经验,去带给别人成功,所以不能一开始就成功。因此没在一开始便讲入不二法门。

三十一 入道有多门

入不二法门所入的道是一个,但是入道之道可谓多姿多彩。维摩大士请在场的菩萨们各自说说怎么入不二法门,大家纷纷各抒己见。

其中有位法自在菩萨说到,生与灭的分别是二,诸法本不生,今则无灭,是入不二法门。怎么看待不生不灭,一种是观照一切都是因缘在生、因缘在灭,因为是因缘生灭,当体就是不生灭。犹如一个面团揉成这样搓成那样,面团一直是面团就没有变过。再者从生灭这个法而言,谁说它是生、灭是灭,生灭的根本状态就是不生灭,这个话听起来怪怪的,需要心往过透才能品味。

还有一位德顶菩萨说到垢净的分别是二,透过现象看本质,垢的自性清净,无有垢相,又何来净相?灭于

垢净分别，就是入不二法门。

另一位善宿菩萨，认为念有动就是二，不动则无念，无念就不分别，即入不二法门。我人的烦恼分别一起，就是“动”，贪着于相深深执取，就是“念”，始终处于二者相待的状态，泯灭此两种即入不二法门。

这里略举三位，是维摩大士令众人说；接着众人请文殊菩萨说，文殊菩萨说，什么也不说、也不问、也不答，是入不二法门；最后文殊菩萨请维摩大士说，大士悄悄的啥也不说，文殊菩萨赞叹道，没有语言文字，是真的人不二法门了。

祖师解释这三种“说”，开始众菩萨都是泯灭于二而得不二，但没辨明不二真理是无言的陪伴；文殊菩萨虽论不二无言，但还是言于不二；只有维摩大士默默无语，而能以无言的结局来表明不二。让有缘者从浅到深悟入不二法门。

说到这里又有疑问了，有深有浅难道不也是分别，未得不二法门吗？这个法要这样领解，不论从浅入还是从深入，只要一入便是入不二法门，犹如吃饭，虽有第一口与最后一口，但实际上每一口都在饱，这个“饱”是没有分别的。这叫入不二法门。

《维摩诘经·香积佛品》略解（27）

三十二 吃东西有多少种吃法

“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主伴互为，唯资大法”。每尊佛出世作为主角教化众生时，都有一千佛结伴来演配角，他们一唱一和，目的就是让众生依法得度。不仅仅是你问我答的说话方式才算，故意起心动念建立缘起，是更高层次的示现。

本品中舍利弗又打了一个妄想——饭点到了，大家的午餐怎么解决？维摩大士马上观到了他的心念，就说你不要老想着一口一口地吃那顿饭，真想吃点没吃过的好东西，等会儿让你胃口大开。意思是在欲界待久了，只知道用舌根来品味着吃东西，殊不知业已形成的未必是唯一的、合理的，十方国土中进食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可思议。

接着入到三昧中，以神力示现给现场大众，现见上方众香佛国中的清净大菩萨众，都是以受用香气长养色身，以香气宣布佛法。我人依本品的这段情节来了解一下，凡夫滋养色身，圣者滋养法身，在法界内到底有多少种“进食”模式。

佛说众生的进食方式总说有多达九种：第一种称之为“段食”，吃东西的时候要分分段段地咬碎了再咽下去，这其中要有香、味、触三法共同参与，形成感官体验的进食；第二种叫“触食”，当眼、耳、鼻等六识触碰到可爱的外境而生快乐感，能够长养身心，比如喜欢看球赛、听演唱会可以废寝忘食，就属于这么个情况；第三种叫“思食”，第六意识想着好事而生起进食快乐，滋养充益色身诸根，“望梅止渴”就是典型事例；第四种是“识食”，比如说地狱内的众生，还有无色界的天人，他们都是以阿赖耶识的相续不断，而自认为是当下生命的存在。以上进食虽分四种，但同都属于世间食。

下面五种都属于出世间食。第五种叫“禅悦食”，指修行的道人入到禅定中，此禅定就可以滋养诸根而不会坏，虚云老和尚一人定半个月不吃饭，还活得好好的，就是禅悦为食；第六种叫“法喜食”，道人听闻到佛法而生欢喜，便可以滋养慧命，连带长养身心，比如听讲《法华经》过了六十小劫，在场的人感觉只有一顿饭的功夫，就是法喜充满才能这样；第七种叫“愿食”，大道心的修行者，发起四弘誓愿而持心身，修六度万行精进不懈，比如有些行者，他能用超于常人的精力干许多利益众生的事情，也看不出来有多累，就是愿力在相资；第八种叫“念食”，修行之人常忆念执持出世间的善法

境界，护念不断节节攀升，滋长法身慧命者；第九种叫“解脱食”，断除世间烦恼之束缚，完全证得涅槃之究竟寂灭乐，而长养身心。

放眼法界，所进之食就有诸多种类，如果没有佛的正遍知功德，我人整日就只知道吃饱喝足，哪里意识到除了色身还有法身，除了靠食物、妄想、烦恼活着，还有禅悦、法喜、愿力之解脱之食。

三十三 莫轻初学，莫嫌染土

整部经的斗法情节中，一直是维摩大士在占上风，本品中他示现了点不如法的心行，被文殊菩萨反加呵斥，这也是大圣们互相加持、互为依止、互作增上的殊胜法门。

维摩大士用神力让大众目睹众香佛国的情景，就问大家谁能去到那儿，文殊菩萨也用神力嘱大家默不作声，维摩大士当场对大众的道行提出不满，文殊菩萨阻止说，不要小看初学之人。

这里并不是两位大圣当真互不买账，而是为了激发现场的初学行人，一方面让他们仰慕维摩大士的道高德重，另一方面也要对自己前面不能上座，此处不能取饭而心生惭愧，从而更加精进办道，这种正面呵护加反面激荡，为了让初学人增进道业，便是菩萨善护念众生的慈悲喜舍之心。

言语之间觉得还不够亲切，维摩大士以身试法，化出一菩萨前往众香世界亲近问候香积佛，并且希望香积佛能来娑婆演法，提升此土小乘行者的见识与发心。结果众香世界的菩萨见到以后，就如同我们人道不知道细菌所生存的世界一样，觉得十分诧异，问娑婆世界在哪？怎么还会有修小乘佛法的行者？香积佛便介绍了一下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以及释迦如来为修小法者说大乘佛法的情况。当场就有九百万菩萨愿来娑婆，香积佛嘱咐他们要随顺因缘，隐去大庄严身，既不要让娑婆的众生自惭形秽，也不许对娑婆众生起轻贱的想法。释迦如来并不是没有现净土的能力，而是为了度化乐小法的更苦众生，所以示现娑婆世界。正因此土如此不堪，所以在此土一世利益众生，比在彼土修百千劫的功德还大。

从这段情节来看佛意，前面讲了三不二之理，这里考核不二之行，正是让两国土众生相互对应，皆能摆平净秽的分别，证悟净秽皆空，即是平等实相之理。十方诸佛同一法身，怎么会有优劣？所以不应该生起有高下的分别心。同时又能依此不二而二，起无碍的方便而示现净秽，上方众香国是隐秽缘而现为净缘；下方娑婆世界为隐净缘而现秽缘。净秽本不二，方便有差别，这才是诸佛菩萨的根本道场。

《维摩诘经·菩萨行品》略解（28）

三十四 圣人之间的心照不宣

佛菩萨示现度众生，也得按照世间的秩序进行生活，虽然相互早已心知肚明，众所知识，但是还得装作若无其事，演着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这里到那里。本经的讲解一共是四会两个地方，其一是维摩诘所居的丈室，其二是佛所在的菴罗树园。

这一品开始佛在园中说法，突然间园内如极乐世界一样，都呈现出金黄色，阿难问佛是何因缘现如此庄严瑞相。佛即刻知晓，对阿难说，是维摩大士与文殊菩萨在大众拥护中想要来园中了，与此同时，维摩大士也对文殊菩萨说，要一起去礼拜世尊。为什么突然变成金色？原因有二：一是因有他方国土来客，故而要庄严道场；二是希望园中大众见此情景而生恭敬。

这样的开头有几点意义：首先，我们前面讲过，佛弟子所说的法要经过佛陀的印证，才能称之为“经”，所以前来佛所，希望此法会所说能有佛的印证，而利益未来末法时期众生；其次，维摩大士所现的种种不思議事，在方丈室现场的众生都已见闻，得受法义，而在菴罗树

园中的众生还没有耳闻目睹，为了表平等普度之法，所以从丈室来到园中；第三，众香国的菩萨来到娑婆世界，有两个目的，一是拜见维摩诘居士，这个心愿已满，二是拜见世尊，为满此愿故而前来园中；第四，前品展现了一下香积佛国以香饭而作佛事，这已经是大不可思议，然而这只是一个切片而已，十方国土中无限可能，以各种载体而作佛事者不可思议之不可思议，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第五，前品“请饭香土”只能算略微地示现神通，本品中还有掌中持一切与会大众前往见佛这样更大更广的神通妙用。

虽然示现凡情、显现圣境，但无一法一境不是在我人当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一念心中，如果凡情圣境都双向泯灭，在现场呈现的一切因缘，还有什么能超出不二的现境。若能如此经历，如此观照，如此受持，也就是本品所说的“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菩萨之行。

三十五 为何佛门总喜欢说的“七”

在佛教中，设置念诵功课数量，或者参加共修法会天数，总是会提到“七”这个数字，都会以七遍或七天为一期，念佛称“佛七”，参禅打坐称“禅七”，读诵经典也称“华严七”、“法华七”。一方面这来自于经典教证，

比如说《阿弥陀经》中说“若一日”乃至“若七日”，再比如说《地藏经》中讲念地藏菩萨名号“三七日”，所以才依教奉行，立“七”为一期精进修行，希望克期取证；另一方面，修行也需要松紧得当，否则太松懈、太紧都会退心，据说七天是一个凡夫执持所达的极限，故以七为基点。

本品中也出现了“七”的效应，大家吃了香积佛国的饭后见佛，阿难闻到一股未曾有过的香味，就问佛是何缘由。佛说是菩萨们毛孔散发出的香味，舍利弗说他身上也有，就是因为吃了维摩大士取来的香饭。阿难问维摩大士，这香味持续多久？大士说要等饭消化掉，又问多久能够消化，大士回答说要用七天。

这里之所以用“七”，就是指如果能修行得道的人，饭香味熏七天必然成道，就好比被七步蛇咬了的人，一定活不过七步，是一样的道理。当然这其中所得的成就亦有差别：凡夫感应浅薄，但要用七天才消，算是下根；二乘直至证罗汉果位，饭才得消，则属于中根；还有大乘菩萨能得无生法忍，饭方能消，当然属于上根。为表示三种根性差别，故而放在同一个七日下来衡量其效。

由此可见，佛门中的“七”，是一个与悟道证果息息相关的殊胜数据。

《维摩诘经·见阿閼佛品》略解（29）

三十六 如何见如来

几乎所有经典都会出现佛的十个功德名号，如来、应供、正遍知……那到底什么是“如来”，如果在心性上彻底证悟到“如”，便能八相成道示现着“来”，说明就已经是大圆满觉了。我们现在只是在字面意思上理解一下：“如”就是如如不动，“来”就是来成正觉；也可以说是“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所以叫如来；或者说后佛如前佛一样再来，称为如来。不管怎样解释，都万变不离“成佛”、“度众生”的两个功德。

另外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来有三种身：一种是“应化身”，应众生的机缘而化现的千百亿化身，比如释迦牟尼佛就是典型的化身佛；第二种“报身佛”，是修六度万行因果圆满之后，显现的极其庄严果报之身；第三种“法身佛”，这种清净的状态，已经超越了物质和精神的层面，完全是永恒不变、寂灭无为、遍一切时处的现境，因为实在没办法形容它，强名称为“法身”，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又说“佛佛道同”，就是指这个境界。

本品中佛与维摩大士的问答环节，就是以见法身佛为背景，来讨论怎么才能见如来。经中佛问维摩大士，你想见如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见如来呢？维摩大士回答了一大段来表明立场，总的来说就是“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这样才能真正见如来，否则就属于邪观，而不是正观。

当然，大家读诵本品，会觉得维摩诘回答“如何见如来”，仅是说了一大堆的名词概念，甚至有的我人听也不曾听过，更不要说理解。但是我们应当读懂维摩大士所说的用意，就是“言语道断”。看上去我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实际上我人世界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下意识的“名词概念”构成的。在佛教的观法中有一个法门，就是观“名假”，就是观察不管是心中的所思所想，还是物质世界面临的一切，其本质无一例外是以概念的形式存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想得到说得清的，他们的根本模样就是概念，甚至于我们现在讲法，要说明如来的真正意义，也必须不断地用概念来进行沟通表达，为了说明其只是概念，还要不停地运用概念。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然后用这个智慧进行反攻，不断除却并摆脱概念的捆绑，最后露出的就是我们的清净法身。如果这个道理此时能够明白，那么维摩大士对如何见如来的一大段回答，就能够理解了。不但这段回答明白了，整个佛法都

明白了!

道理说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难道见佛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空如也吗？并非如此，本品后半段的内容，将毕竟空性的境界不可思议地发挥在现象层面，维摩大士直接把无动佛的妙喜世界融入到娑婆世界来，之所以能够把外境随心所欲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摆脱了所有概念对我人心性的限制。

本讲内容虽少，义味甚深，请大家细品。

《维摩诘经·法供养品》略解（30）

三十七 诸供养中 法供养最

在佛门中，常说“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意思是说初学者先须培植福报资粮，所以劝诫其能发心上供下施；久行者则应该转向以法为本，令其渐渐入道。本品中也提出了有名的金句：“诸供养中，法供养最”。

具体情节是讲宝盖转轮王与千位王子，一起供养药王如来，一直过了五劫的时间，其中有一位月盖王子，他在思考还有没有比物资更殊胜的供养，空中就有天人说话了，告诉他“法供养”可以胜过其他供养。他听到后就去请问药王如来，什么样才算是法供养。药王如来的开示，我人可作现实参考，以便明了什么才算法供养。

先来看法供养的几个前提：首先，要自己认识到究竟圆满的大乘佛法极难以信受，不管他人信不信，反正我信；其次，从行门上认识到广行六度善行，一定能够随顺成就菩提道果，哪怕我现在功夫尚浅；第三，我在红尘中一定不能让众生把我度走，进而劝诫点化众生入这个法门，让众生也有机会证悟这个境界；第四，大乘经典决定能救济一切惑业苦众生，能令邪魔外道心生怖

畏。在此基础上，就能够对这样难信的经典，产生如实的信心，领受而起行持，作为功课读诵，有因缘的时候想方设法为众生讲解明白，一直如此坚持，就是圆满的法供养。讲得有点繁琐，行法供养实际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以道相交，依法而行”。

三十八 流通功德殊胜行

现前来看，佛说的每一部经，都是曾经的一场法会，也是佛与弟子们共同生活内容的展现。往深远里讲，每部经典的末端，都会流露出能够利益到末法众生的期望，这也是流通分的意趣。愿见闻者明了佛陀的用意，不但自己听闻、信解、受持，还能为人讲说、劝人学习了解等等，可谓是为流通本经而参与了自己的担当。

释提桓因本来也是一位善说般若的天子，因为常常亲近文殊师利菩萨，听完本经后由衷地赞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大显不可思议神通，而现证诸法实相的经典。从下面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总结本经的几点功德：一，关闭恶道，开启善门；二，常为诸佛之所护念；三，降伏外道，摧灭魔王，解宿世怨家；四，增上修行，安住道场，心不向外求；五，帝释天与其眷属前来供养，发心守护；六，功德等同供养十方三世诸佛。

凡事都有一个功德，就是信以为真。换成佛法专业

的话就是“信为道源功德母”，用大白话讲，只要相信这个法，这个功德就到手入心了。

《维摩诘经·嘱累品》略解（31）

三十九 最后关头还得是弥勒菩萨

许多时候我人把布袋和尚单称“弥勒佛”，并不如法，其实称为“弥勒菩萨”更贴切，因为他现在尚未成佛，正是一生补处的菩萨，也叫“候补佛”。如果要称弥勒佛，应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才算到位了。每部经典几乎都有弥勒菩萨在场听闻，本经的法会圆满后，又嘱咐他应当努力流通。一者是因他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娑婆世界成佛，这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人基本上都知道；二者他既然是一生补处菩萨，就可以分身散影到他方国土示现八相成道，也能弘扬本经，这是从空间上而言，但我人很少顾及。所以弥勒菩萨是释迦如来教法当之无愧的传承者，本经当然也不例外。

本品中世尊让弥勒菩萨在他灭度后，以神力在阎浮提广传本经，令其不灭。这是总而言之，具体还有几个细节，世尊也作了重要的说明，希望有缘学修的行者厘清思路，以防末法众生走入误区。

首先，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到此经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初学的行人，喜欢在文字上理解，则应该先授给

他经文，因为新学者智慧尚浅，以文辞优美修饰句型来结法缘；另一种是久修之人，乐学深法，则让其明白义理，知道本经忘言绝虑的甚深义趣。这是从深浅上来看，也是“依义不依语”的次第。

其次，就新学的行者来看，也可能会出现两种过失：一种是“谤法”；另一种是“谤人”。前者是指有些人听到从未听过的甚深法义后，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刚开始就特别抵触，不能接受，越想越觉得怀疑，终将开始说此法的过失，就是谤法；后者是遇到能够讲说此经甚深法义的善知识，不但自己不肯去亲近听闻，还要阻止别人去听，并且故意进行人身攻击，就是谤人。这两种过失不可不知。

上述两种是指的“学法人”，还有针对“说法人”而言，也能够信解此经甚深法义，但不能做有效的自我突破，就一直不能取得不退转的资格，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失”，就是虽然有深解受用，但是会被傲慢心所障而生偏见，不能如法教导来听闻的学修者；另一种是“内失”，也即虽然受持甚深法藏，但是不能“依智不依识”，还是用有所得的心去分别，执着法相，也会给自己带来障碍。

一部经典到这说到头了，可世尊还恐怕后来的弟子听错，走入歧途，还如此嘱累弥勒菩萨，真是婆心切切。

实际上也正是说给我人来听，佛恩难报，我人当依教奉行，真正行持法供养。

“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是学佛修行千古不易的铁律，就如同练习游泳一样，“闻”的阶段不能离岸，常要有闻法受持，有理可依；“思”的阶段，偶尔可去放手一搏，但还是不能走远，适可而止回头靠岸歇息；“修”的阶段才能彻底入海，浪越大修得越好。末班车上的我人善根浅薄，障碍无尽，常以闻法为营养，扶持尽力去领悟，最终导归净土之行，才是真正务实的正道，我们每天一段讲解，既不断现前法缘，又依闻思而增上信愿，这也是“客路溪山”的初衷。

为什么学佛？学佛要干什么？怎么才能学成功？要知道这是我人作为佛弟子须念念清晰的思路。依教懂得取舍抉择，才能解行并进，功不唐捐。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